

第一章

雪白色尖顶教堂外，那太阳正肆无忌惮的挥洒著它的热情！

广场上的男男女女都仰著头，望向那刺得人发昏的光线。他们并非有自虐狂或热爱那太阳光，而是新娘正依习俗准备抛捧花了。所以，每一个待嫁女孩莫不引领而望，期盼能在人海里夺得那代表幸运的花束。

随著一阵欢呼声，美丽的新娘轻柔、优雅地把捧花往后丢……飞起的捧花呈抛物线，在明亮的天空画了个漂亮的弧度后，终于在众目“睽睽”下乖乖地、极缓慢地落在一个适巧跑过来的少女身上，大家的惊叹声和哀号声也随著花落而一致漫开——“舒荷！恭喜！”“是呀！好棒！范舒荷！”“舒荷，明年就轮到你嫁了！”此起彼落的恭喜声，使原本庄严、肃穆的婚礼顿时活泼起来。

身著浅黄色带碎花纱长裙的少女反射性的接过捧花，整个人埋在花堆里还来不及抬起头，就被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恭喜声给淹没。

原来接到这堆花束的不是别人，正是这场庄重、温馨婚礼里，那个美丽、优雅女主角范舒莲可爱、俏皮的妹妹，也是范家的小女儿——范舒荷。

拨开花朵，范舒荷没好气的把花随手扔了出去，“谁喜欢就给她好了！”范家光嫁这一个女儿就够老爸、老妈伤心了，她可不忍心再“雪上加霜”。

范舒荷绝对想不到，她随手一扔的花会好死不死的撞进老妈怀里，范家的长子范修尧见状，开心的仰头大笑，那爽朗的笑声加上俊逸的脸庞，早就是在场所有女孩心仪的目标了，只是大家仍保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矜持，不敢正大光明的欣赏罢了。现在，他声如洪钟的笑声贯穿整个广场，让各位娇娃有了藉口，可以明正言顺的欣赏这位天之骄子了。

“妈，看样子荷娃是希望你和老爸离婚喔！”范修尧打趣的搂著比他矮上一大截的女士，纵然她脸上因为小女儿的动作而有了些微的怒气，她的大儿子仍是不怕死的缎缤调侃著，“唉！可怜的老爸。”“荷娃！过来。”忍著怒气，苏倩为维持范氏企业女主人的形象，脸上带著危险的甜蜜笑容，轻轻的呼唤著离她仅十公尺远的少女。

惨啦！范舒荷一看到老妈脸上那笑里藏刀的表情，就知道大势已去，都是该死的大哥，干嘛在那裹火上加油？！她得赶紧找个靠山，而且这个人不能是自己人。

想到就做！她立刻东张西望的寻找救世主。

啊哈，有了！

“孟克霖，陪我过去一下。”她的语气是“请求”，动作却是强迫性的拉著他就走。

孟克霖低头看看旁边的女孩，再看看目的地，立即就明白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了。

“又要挨骂了！荷娃。”他低沉的话中有著掩不住的笑意。

“闭嘴！知道就好了，还有，不准叫我荷娃！”对于他的戏谑，范舒荷不以为意，但是她可不喜欢再听到这个昵称，对于家人她已经没法子了，可是她就是不喜欢从同伴的嘴里听到它。

老是荷娃、荷娃的，又不是小孩子！

孟克霖再也掩不住那得意的笑，“你不觉得……呃……这个小名相当有创意？”范舒荷伸手到他的背后，用力捶了一下他宽阔的背部，表示她的回答。

孟克霖被捶得频频咳嗽，并不是他的身体虚弱，毕竟一个红牌刑警身手该是差不到哪儿的，只是范舒荷不同于一般少女，她在贴身保镖陆武的调教下，功夫可也了得。只可惜她这个保镖从今天起变成它的姊夫，也就是变成她姊姊私人专用的了。

“小姐 轻点！我还没娶老婆哪！”说这话时，他们已经来到苏倩的跟前，准备聆听训示了。孟克霖轻轻的朝苏倩和等著看戏的范家两兄弟点头，他的话自然也就落入他们的耳朵里了。

“阿霖，不知道你对我们家这个小鬼有没有兴趣？”范修伦搭著和自己一般高的大哥，两人一致推荐的望向正满脸杀气的小妹。

“是呀！我们家这个娃儿虽然活泼好动了点，你就将就就将就吧。”范修尧跟著一搭一“我也这么想啊！看来也只有我能解救众生了。”孟克霖刻意的搂搂已经气得浑身僵硬的范舒荷。

“臭美！”范舒荷从鼻子轻哼出声，用力甩开孟克霖。

苏倩静静的看著正和两个哥哥拌嘴的小女儿，实在舍不得女儿太快嫁，一个莲娃就够她和楚天伤神好久了，她可不想这个宝贝蛋太早离开他们两老。

望著跟前难得穿得这般淑女的小女儿，她是如此的漂亮、俏丽。不是她夸赞自己的小孩，而是她家的孩子确实是一个比一个英挺，一个比一个漂亮。

虽然莲娃和荷娃这两个娃儿是双胞胎，相像得让人难以分辨，但她们俩的个性又是如此的不同。撇开同样美丽的容颜不谈，莲娃的举手投足间永远散发著高雅的知性美，清爽舒服而不会给人压迫感；荷娃呢？她永远像个没烦恼的孩子，灿烂如夏日阳光的笑容和清新活泼的气质，让她不需刻意去经营，便能轻松而自在的融入人群中。

她不得不感叹时间流转得飞快，快得她来不及再好好的抱抱两个女儿，她们就已经大学毕业，甚至有一个已为人妻了。

女孩子总是较细心些，范舒荷在打骂间留意到老妈落寞的眼神，她仍为莲出嫁而伤心啊！

其实范家人有谁舍得莲出嫁？幸好莲和武哥住的地方离他们不远，不然他们可真的要难过好一阵子了。

“老妈，你叫大哥和小哥住口啦！自己不先管好自己，反倒先烦恼起别人了。”拉著苏倩，范舒荷刻意的撒娇。

女儿的贴心她怎么会不知道？苏倩收起了幽幽离情，本想责备女儿的心，反倒向著她。

“修伦、修尧，荷娃说得对，你们两个老大不小了，莲娃都先嫁了，你们还在那里打哈哈！”苏倩一想到他们游戏人间的态度就恼火，也管不了孟克霖这个外人在场，非得好好骂骂这两个小子，才能顺顺这股气。“你们办“单身汉俱乐部”和公开在杂志上发表不婚宣言的事，我还没找你们算帐，竟然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范舒荷眼见目的达到了，再偷偷的瞄著哥哥们不自然的表情，忍不住捂嘴偷笑。但是，眼底的兴奋可逃不过他们锐利的眼睛。

“老大，看来我们被这丫头反将了一军。”范修伦恶狠狠的瞪著幸灾乐祸的女娃儿，垮下有别于范修尧的俊脸，可怜兮兮的企图向老妈博取同情。

“妈，白伯伯和老爸过来了……”范修尧如释重负的看著范楚天身旁颇具威严的中年绅士。他虽然神情愉悦、状似轻松地 and 老爸聊天，但是他身上所散发出来异于一般人凌厉的气势，硬是让人忽视不得。

本来态度优闲的孟克霖看到他们所说的人后，脸色蓦然变得相当凝重。他是听说过范家和全省第一大帮“云天盟”有交情，却怎么也想不到会在范家大小姐和陆武的婚礼上，见到这位令人闻风丧胆的老帮主。

看来无风真的是不会起浪……。警察和黑道从古至今本就是对立的，为了不破坏这场婚礼和谐的气氛，他只好暂时先退开。

“范伯母，你们谈，我有事先离开了，中午我再直接过去贵府打扰。”分别和范家两兄弟握手后，孟克霖非常刻意的绕过白宏，矫健的离开了。

苏倩明白他的立场，所以并没有挽留，范修尧和范修伦也相当有默契的没有开口，只有范舒荷不明所以。

“孟克霖！你怎么突然……”她的话还没喊完，就被范修伦捂住了嘴巴。

“修伦，你又在戏弄妹妹了。”范楚天和白宏清楚的看到范舒荷明亮、灵活的眼里传递出的恼怒。

“宏哥，你早该来了。”苏倩原本的怒气在看到白宏后一扫而光，她欺上前愉悦的抱了抱白宏有感而发。

范舒荷用力的扳开范修伦的手，好奇的看著老妈的举动，从没见过老妈如此高兴，连大哥和小哥也好像很敬重这位长者，如果他对她家的意义有这么重大，那她怎么从没见过他？范楚天爱怜的搂过纳闷的女儿，今天虽然是莲娃的大日子，但是她的出嫁实在令人心疼和不舍。幸好还有这小宝贝在家陪他和小倩，基于这种心理，不由得就更令人想好好的宠宠这个女儿。

“天哥啊！这个就是你那双胞胎之一？”白宏被他们和乐的气氛沾染得笑意盈盈，这个女孩笑起来连眼睛都在笑，眉清日秀的，真是十足的美人胚子。“和新娘长得当真一模一样，实在分不出谁是谁。”“是啊！这个就是我家的开心宝贝——舒荷。”苏倩温柔的答著，任谁也看得出她是真的很高兴看到白宏。

“你们还不快向白叔叔问好！”苏倩回头望著儿子。

“白叔叔，欢迎！”范修尧和范修伦异口同声。

白宏是他们老爸的结拜兄弟，也是老爸和老妈的救命恩人，这件事他俩心知肚明，而且这种天大的恩情他们永志不忘。以前白叔叔为了怕连累范家人，一直都不和他们联络，主动的一方总是老爸，今天难得他会为了莲娃出嫁的事专程北上，他对老爸的情义由此可见。

“什么时候喝你和修伦的喜酒啊！”白宏欣赏的搭著范修尧宽阔的肩膀，这小子把范氏打理得很不错，范氏是由老哥打下基础，但却是这两个小子把它发扬光大。

白宏欣慰于老哥后继有人，可以功成身退，享受几年清福了。虽然他很少上台，但是对于范家的一动一静他可是了如指掌，更何况这两个小子常和天哥到他家，所以他和他们熟得很，倒是楚天的两个小女儿，他今天是头一次看到。

“等浩庭的喜酒，可能比较快！”苏倩不高兴的瞪著儿子。“他们啊！我已经不敢抱任何希望了。”“陈董来了，我和修伦先过去打招呼。白叔叔，我

们先告退了。”范修尧反正被念习惯了，他挺有兄弟情的拉著范修伦神色自若的跑了。

“这两个小子倒挺机伶的嘛！不愧是大哥的儿子。”白宏仍豪迈的笑著。

“惭愧！惭愧！这两个小子哪比得上你们家浩庭？”范楚天也好笑的盯著两个一溜烟就不见人影的儿子。

“对了，阿静和浩庭怎么没和你一起土来？”“最近家里有点事，他们留在家帮忙。”白宏轻描淡写的带过，但他越是这样，范楚天就越担心。

苏倩闻言担忧的问著：“没什么事吧？”白宏慈爱的摸摸苏倩的头发，就像以前一样，每当白宏要她宽心，总习惯摸她的头发，在他的心中，苏倩永远像是他的妹妹。“没事，别担心，浩庭会处理的。”“阿宏！如果还当我是大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说一声，咱们四、五十年的交情，不要太客套了。”范楚天诚挚的拍拍白宏的肩膀。

什么跟什么嘛！她怎么听得一头雾水。

“白叔叔和爸爸很熟吗？”范舒荷实在憋不住心里那份好奇，也不甘心被当成隐形人，这话问得当不会太唐突才是。

白宏暂时放下心中的感动，开心的把范舒荷拉到跟前看了又看，范舒荷也落落大方的任他观察。

姓白！慢著，他该不会就是老爸另一个响叮当的拜把兄弟吧！

“白叔叔认识武哥的爸爸吗？”范舒荷想到哪就问到哪，天性如此没办法。

“你是说陆刚啊！”见她点头称是，白宏才满怀感伤的继续说著，“他和你爸爸都是白叔叔的好兄弟。”这么说，这位白叔叔就是“云天盟”的帮主罗！范舒荷乌黑、浑圆的眼睛霎时像被通了电一样的亮了起来，难怪孟霖会溜那么快，原来是遇到“天敌”了。

顾不得初次见面所必须给的好印象，她高兴的抓著白宏雄壮的手臂，满脸兴奋的望著笑得像个圣诞老人的白宏，“白叔叔是“云天盟”的帮主对不对？”对这全省第一大帮派向往已久的范舒荷，实在没想到能见到它的头头。

苏倩对小女儿过于兴奋的神情大皱其眉，“荷娃，你就不能沉著点吗？”“算了！小倩，这孩子是直肠子，有话憋不住的，你就让她满足一下好奇心吧。”白宏喜欢这孩子，她算是对了他的眼了，不仅因为她孩子般的单纯性子，更因为她是天哥和小倩的孩子。

“对嘛！我又不常这样子。”范舒荷辩得有点心虚。

“是吗？”苏倩啼笑皆非的怀疑道。荷娃对每件事都有相当高度的好奇心，追求新鲜感对她而言简直就是座右铭。“把花拿去，去帮莲娃打理一下，中午的宴会有很多人会来，你也顺便去把那套蓝色的礼服换上。”苏倩怜爱的看女儿相当心不甘、情不愿的模样，荷娃不喜欢太拘束的打扮，但天底下有哪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漂漂亮亮的见人？更何况老天待她优厚，赐给了她两个天使般脸孔、模特儿般身材的女儿，不好好装扮一下，岂不可惜了？

“蓝色那件？”范舒荷声音蓦然提高了好几度，“老佛爷，您就饶了我吧！那件衣服穿上身，我哪还能走路！”一翻眼皮，她立刻作哆嗦状。开玩笑，那件衣服简直就像她的第二层皮肤，下摆紧得像木乃伊，穿上它以后，她还能动才怪！

“这就是我要的。”苏倩肯定的朝她点头，表示没得商量。

范舒荷实在快呕死了，今天她就像个时装表演的模特儿似的，衣服是一套换过一套，不知情的人羡慕死地，而她自己却觉得快被整死了。

“老妈，拜托嘛！不要换衣服、发型了，今天莲才是主角，我又不是。”范舒荷不得不展开柔情攻势，她挤进范楚天和白宏的中间，拉著他俩，早忘了和白宏是初次见面，“爸，白叔叔，你们帮我向妈求情啦！拜托她不要再整我了。”范楚天瞧女儿可怜的模样心里直发噱，这丫头真宝！“打扮漂亮有什么不好？何况你妈花了那么多的心血，你要是不领情，可是会伤了她的心喔！丫头。”他点点女儿微翘的小鼻子。

范楚天确实成功的触动她那根易感的善良神经，她马上充满愧疚的望著她妈妈，“好嘛！换就换！”反正就今天而已，勉为其难了。“白叔叔，您要住我家吗？”举步之际，她仍是不忘对“云天盟”的高度好奇心。

据她了解，“云天盟”裏有个相当厉害的组织“五色组”，是掌控该帮的重要脉络，范舒荷之所以会知道这么多，完全是因为这个组织太有名了，因此对于卧虎藏龙的“云天盟”她才会如此心仪，而对于他们是如何招揽这么多高手为他们效命，她更是相当有兴趣知道。

武哥现在已经不太可能和她过招了，而莲已有了身孕，就更不用说了。唉！可惜她空有一身好本领却无处可发挥，现在机会来了，她岂能轻易放过？白宏不知道天哥的心丫头为何满眼兴奋，他也不想扫她的兴，可是……“你白叔叔今天就要回台中了，你又想干嘛了！”苏倩对于女儿的高度好奇心不得不开始警戒，这丫头一天到晚满脑子胡思乱想的，这回不知又想算计什么了。

“白叔叔很欢迎你来台中作客。”白宏亲切的邀请她。他家气氛太过于严肃，而且规矩太多了，如果这不喜欢被约束的丫头能到台中住上一段时日，肯定会为他们带来不少的欢乐。

阿静会喜欢这个没有心机的丫头的。

“好啊！好啊！”范舒荷一听，高兴得差点没跳起来抱著他亲。能深入“云天盟”总部早是她梦寐以求的，为怕老妈反对，她赶快藉机离开。“白叔叔，一言为定喔！”范舒荷越想越高兴，最后仍然忍不住满怀感激的抱著白宏，用力的“印”给他一脸的唇印。

望著蹦蹦跳跳离开的范家小女儿，白宏这一代枭雄滑稽的就著一脸唇印，开怀的放声大笑，连范楚天和苏倩也因为女儿的动作，和被逗得乐不可支的白宏笑成一团。

“荷！终于找到你了。妈到处在找你！”新娘已经换上了高雅的黑色礼服，虽然已有四个月的身孕，但是她的身材仍是苗条得教人羡慕。

“莲，是你喔！”范舒荷想得太入神，竟没有察觉到姊姊的脚步声。

她轻轻的将莲拉坐在身旁，想起早上在教堂时她满脸幸福的美丽模样，内心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她很高兴见到姊姊找到了终生的爱恋，虽然武哥不是个懂得表达的人，甚至可说是个冷酷的男人，但是只要遇上莲，他就可以是个天底下最温柔、最体贴的人，莲嫁给武哥她没什么好不放心的，因为武哥会生生世世保护她的，他重视莲甚于他自己的生命，所以范家人对他是诚心诚意的接受，虽然他只是个保镖。

但是……范舒荷细细地、伤感的看著和她一模一样的脸庞，泪水悄悄的爬上了眼眶。她不想哭！真的不想哭，可是没办法，再过几个小时莲就要离开范家，展开自己另一段的人生，她该替莲高兴的，可是此刻她却怎么

也笑不出来。

荷放柔了平常总闪着活力光芒的眼神，看著从小一起玩耍、一起捣蛋、一起受罚，而每次都是被她怂恿的姊妹，她实在很舍不得这个温柔可人得像天使的姊妹离开她，可是天下无不散的筵席，纵使是最亲的人也不例外。

妹妹眼里合著晶莹的泪水，让范舒莲难过的搂著她，眼泪也不知不觉的淌出了脸颊。荷的感情本来就比别人丰富，可是要看到她哭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她当然知道荷内心的不舍，她也一样啊！打从自娘胎一起呱呱落地，到一起成长、谈恋爱，她们的命运其实早就注定相连，也就是如此，所以她们的感情比一般的姊妹好。

“荷，记得小学六年级那件事吗？”范舒莲轻柔的倚著妹妹问著。

“小学六年级？”范舒荷不明白的望著她，带泪的眼眸里闪著一个大大的问号。

范舒莲早想到她一定忘记了，淡淡一笑。“我们发烧一个礼拜没上学，你记得吗？”“嗯！”可是她不明白这件尘封的往事为什么会突然被提起。

范舒莲看出她的疑问，开心的把她搂近。“感到纳闷是吗？”范舒荷猛点头。

范舒莲轻轻的笑出声，点了点妹妹小巧的鼻子，“荷，双胞胎的命运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小学六年级时我们相继发高烧，往后的岁月里，每当我们俩其中之一发生了什么事，另一个必然也免不掉，这你总该有印象了吧！”忆及当初范家上下为了她们高烧不退，全家如临大敌的进入备战状态，范舒荷忍不住也破涕而笑。“是呀！这件事我记得，更记得我们一起长水痘，得麻疹，累熬了老妈，就连大哥和二哥也跟著倒楣。”这些愉快的往事，逗得她嘴巴越开越大，开心的气氛冲淡了不少离别的愁绪。

“你啊！就记得些整人的事。”范舒莲好笑又好气的看著挚爱的妹妹。

“哼！谁教他们出去老不让人跟，而且，我怎么会知道他们还没长过水痘和麻疹。”范舒荷晶亮诡异的眼神里，隐隐约约的透露出她的诡计。

范舒莲合著笑意，低声警告的盯著她。

别人或许很容易被她骗了，但她是她的双胞胎姊妹哪！岂是这么容易上当的？“荷！”“好嘛！也许我是有那么一点故意啦！”范舒荷死不认错。“可是，我实在不懂这些和你嫁入有什么关系？”“和我的婚姻当然没什么关系，却和你有关啊！”范舒莲一派轻柔的说著。

“我？”这下子她更加迷糊了，“和我会有什么关系？”荷老是认为她的容貌比不上她，而她好像忘了她们是双胞胎了，不要说是脸孔，就连身高、体重和三围也差不到哪儿去，她怎么会老是羡慕她美丽？范舒莲叹口气地摇摇头。

“你今天接到新娘捧花了？”“是啊，那又怎么样？”范舒荷无所谓的拿起放在身旁的花束，轻轻的嗅著，“这些香水百合真的很漂亮，待会儿我会让王嫂把它插在房间里，保证满室生香。”范舒莲无可奈何的瞪了她一眼，不知道她是故意装傻，还是真的不知道。“你难道不知道拿到新娘捧花的人就是下一个新娘？”“呃？”范舒荷假装讶异地把埋在花堆里的脸庞抬起，惊讶的看著她，一张粉红的小嘴张得好大好大，浓密微翘的睫毛也一直眨啊眨的，彷彿相当的震惊。

看这情形她，定早知道了……“荷！”范舒莲轻声的责备。

“好嘛！我只不过觉得那是一种无聊的传说罢了。”范舒荷提不起劲的说

著。

“好吧！撇开捧花这个无聊的传说不谈，那我们之间的联系又该怎么说？”范舒莲温柔的提醒她。她已经找到了终生的爱恋，也衷心的盼望妹妹能有个好的归宿。

是呀！她们之间确实有著一种莫名的牵系，这是她无法否认的。

“好吧！就算真有那回事，但凡事总有例外吧！我敢保证我不会太早嫁，不只是老妈无法承受这种打击，就算她舍得，老爸也不肯啊！”范舒荷站起身活动一下筋骨，一点也不把她话放在心上。“哎！反正现在说这些都还太早，毕竟我命中的另一半尚未出现啊！”“孟克霖呢？”范舒莲仍优雅的坐著，有趣的等著妹妹的反应。

荷对感情的事一向迟钝。

“他？！”范舒荷闻言，转过身把花扔给正等著看戏的姊姊，却不明白她的问题，孟克霖是她的哥儿们嘛！“我们是好朋友，不然你以为我们是什么？”突然，范舒荷像是领悟了什么，“难道你要替他介绍女朋友！”范舒莲大大的叹口气，她是其不懂还是假不懂啊？“我是说你对他有什么感觉！”感觉？”范舒荷歪著头十分认真的想著，“像是大哥和小哥啊！”“大哥和小哥！”范舒莲端起芳香扑鼻的捧花，也跟著站起身，“你难道不觉得他是个不错的男伴吗？”她挽起妹妹的手，两人往范家巍伟的建筑走去。

荷机械式的跟著莲移动脚步，不时和在花园里遇到的亲友打招呼，她真的被莲的话给弄得一头雾水。“怎么说？”范舒莲咯咯的笑著，怎么说？！亏她问得出来。“就是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谈话很很合得来，更甚的是有种互属的感觉。”银铃似悠扬的笑声也从范舒荷嘴裏溢出，“融洽？！哈！照你这样说，那我的男伴不是有“托拉库”那么多了。”她顽皮的扮个鬼脸，总算知道莲的意思了。“我和他现在根本没有那种互属的感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和他是怎么认识的，要不是他碰巧是小哥的高中同学的话，搞不好我们现在走在路上都还不认识哩！”“真不来电？”范舒莲可惜的看著在花园一角，适巧因同伴的戏语而仰头大笑的男人。

在那堆人里，孟克霖就是能让人一眼就注意到他。倒不是因为他傲人的身高，而是他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魅力，让他显得特别的跃眼、充满活力。

穿著一身深蓝色西装的伴郎服，孟克霖外表给人就是放荡不羁的玩家小子的印象。他和大哥、二哥是同一类的人，不同的是他更狂野，如果说大哥、二哥是玩家中的贵族，那他就是较为自然、狂放的游侠了，他和荷都是属于阳光下活耀的分子。

在他狂野的外表下看得到一颗认真的心，但是大哥和二哥的却看不到，所以她反对荷和他来往，就像所有范家人希望的一样，因为他们都有异于常人的阅人本领。

“不知道，我正在试验中。”范舒荷朝望向这边的孟克霖吐吐舌头，表示她现在被这身淑女的装扮给绊住了，苦不堪言。孟克霖距离她们少说也有两百公尺，竟然懂得她的意思，而恶作剧的朝她猛眨眼。

“真是的，一点怜惜之心都没有，这教我怎么和他来电嘛！”范舒荷一点都不在意的嘟哝，她和他闹习惯了。

范舒莲好笑的看著他俩龇牙咧嘴的模样，除了微笑还是微笑。这孟克霖对荷可能也没有男女之间的感觉吧！所以他能轻松自在的优游于她家中，和范家的人处得自然融洽。最难能可贵的是，武哥对他一见如故，而平常武

哥很少和人交心的，这个孟克霖算是他除了她大哥、二哥外，唯一的朋友了。他们的背景是如此的悬殊，孟克霖竟能获得武哥的信任，也确实不容易，也许正因为武哥的关系吧，她对孟克霖也有一种家人的感觉，所以她才会为荷不能和他进一步交往感到可惜。

“莲，你刚说老妈找我啊！”范舒荷和孟克霖闹够了，这才甘愿面对现实。“是不是又是关于大哥婚事的问题？”要不是头发被固定了，她真想用力搔头发以示抗议。“唉！莲，你出嫁以后我可惨了，老妈一定会天天逼我要儿媳妇的。”推开木造的大门，平常偌大清幽的客厅里，现在是人满为患，吵得很。“你赶快帮她找一个不就得了。”范舒莲拿起侍者端来的糕点递给荷，还忙不迭和人握手打招呼。

身为范家的二小姐，范舒荷不得不在已经疲惫不堪的情形下也帮忙招呼客人，她就是早上笑得嘴巴快抽筋了，才会来不及吃午餐就赶快闪到后花园纳凉，没想到休息不到一个小时就蒙老妈召唤。看著花园里陆续涌进的宾客，她不禁暗暗叫苦，看样子她的脸得僵硬好一些日子了。

唉！真是歹命。

“莲！以后我结婚一定要一切从简。”顾不得老妈恐怖的眼神了，范舒荷快活而毫无顾忌的吃著蛋糕，只想尽快喂饱已经饿得叽哩呱啦的肚子。

范舒莲心有戚戚焉的睨著她，“只怕天不从你愿。”

第二章

龙在中国是种地位极为崇高的动物，不论是它优雅的姿势，或是令人迷惑的外表，都在在显示出它的高贵与珍奇。

张牙舞爪的龙，极具威严的戏弄著彩云，它极速的追著那颗明亮、炙热的发光体，球体的烈焰辉映出龙的金色光芒，那是多么令人心动的跃动啊！这幅画深深震撼著白浩庭的心。

“听说雄老大最近从南美洲进了相当庞大的一批海洛英，根据我的调查，条子似乎已经注意到这件事了。”说话的人是个一看就知道是相当精明的男人，他简单扼要的几句话，引得室内原本活络的气氛倏地变得相当凝重。“依从前几次雄老大陷害我们的阴谋来看，我们不得不提防点。”蓝虎简洁俐落的报告完毕，偕同在场的另外两人一同看向坐在桌首背对著大家的年轻男子，大家都等待著他的指示。

看著墙上的画，白浩庭又一次的被龙那浑然天成的威严给感动。不能再欣赏了，正事要紧。他转过身，面对著前方的好友兼好帮手，处之泰然地轻轻点一下头，表示已经了解，随即微侧过头，向左手边另一个俊美得不可思议的男子发问：“黑豹，依你看呢？”“上次我们已经警告过他了，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位名叫黑豹的仁兄口气十分冷冽，眼睛里更蓄满了浓浓的肃杀之气，而他那俊美得流于阴柔的长相，也让人感觉不到一丝人气。那股让人不敢接近的杀气，和他的长相实在不相配。

白浩庭同意的又点了下头，才转向另一边询问另外一名男子。只见这名长相帅气、英挺的男子塞了满嘴的食物，没想到老大这么快就问到她，这会儿食物便在喉咙，吞也不是，吐出来又不雅，他的样子倒像个戏班里的小丑。

白浩庭看了觉得好笑，顺手把面前的茶递给青狼，免得他噎死，自己平白少了一个好帮手，也没什么好处可言。唉！这就是青狼，即使大难临头了，他仍能轻松的泡茶、聊天，可是一旦耍起狠来，又不输任何人。

“谢……谢！”青狼接过茶猛灌，大而化之的轻松神情，惹得一向正经的蓝虎怒视连连，都什么时候了，他还这般轻松。青狼当然也察觉到那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啦！他故意朝蓝虎咧开个大大迷死人的微笑，眨著他的浓眉大眼，调侃著蓝虎，“喂！虎兄，轻松点嘛！来杯消气茶如何？”青狼刻意的瞄了眼黑豹，想看他的反应如何，结果他仍是一副天塌下来也不关他的事的死人样！虽然蓝虎有时是过分紧张了些，但至少表示他尚懂得喜、怒、哀、乐，哪像黑豹，认识他少说也有十年了，就从没见过他笑过，更别说其他的表情了。

一板一眼、却绝顶聪明的蓝虎，看著气定神闲悠哉游哉的青狼，现在帮内问题重重，他竟像个旁观者般的轻松自在？静下心后，他平淡的回答：“无福消受。”“好吧！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气了。”青狼当真不客气的咕噜咕噜把整壶茶给“清”乾淨了。

白浩庭实在佩服青狼处事的态度，他也不是不欣赏其他人，只是青狼临危不乱的个性更让他欣赏罢了。实际上他们都是他的左右手，缺一不可。“云天盟”之所以能有今天这种号令全省的权势，这几个人的功劳不可谓不大。

自从他接掌“云天盟”后，他就知道黑道的生存不能再以力气搏斗，也不能再以家伙的多寡来决定地盘，兄弟们的生存方式和素质皆有改进的必要，于是他成立了主管帮内事务的智囊团，也就是道上兄弟闻之色变的“五色组”来帮他分忧解劳，这个构思同时也获得了老帮主白宏的大力支持。时代的潮流在变，他早已明白时势所趋。

而之所以命名“五色组”，就是因为这智囊团是由五个人组成，分别是首领——白浩庭，发号施令的总指挥。

军师——蓝虎，也是著名的医生，人称“赛华陀”是也。他的精明是白浩庭招他入阁的重要因素。

杀手——黑豹，机械专家，没有任何枪枝难得倒他，也是个易容高手。

情报员——青狼，以前曾是美国 FBI 的探员，对于资料汇集之迅速、完整，到目前为止仍无人可媲美。

另外一个不在场的电脑天才——红狐，是团内唯一的女性，不仅对电脑内行，更是一等一的赌术高手。

组里的每个人不仅有自己的专才，功夫更是一把罩。由于这几个人都是帮内重要的人物，于是为了他们的安全起见，白家向来只以绰号称呼他们。对于这几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厉害角色，多少人想窥其一二，但“云天盟”的保密措施实在太好了，所以截至目前为止，外界除了无法得知他们的真实姓名外，对于这几个身怀绝技的优秀人种，也无法一睹真面目。

想当年“五色组”成立之初，白家最有权威的长老，也是白浩庭的祖母白老夫人，还曾极力反对，直到“五色组”频频为“云天盟”立功，她老人家才稍稍消弭了反对的声浪，不过偶尔想到仍会念上几句。在她老人家的观念里，“五色组”的成员都太年轻了，而且她也舍不得孙儿过分劳累，因此她每当见到其他组员总也会叨念几句，藉以表示她的不满。

当初除了龙头白浩庭外，其余四人都为自己取好了绰号，并且相当有默契的均以颜色为字首。为了不破坏他们的和谐，白浩庭左思右想，终于在

有一天游泳时，无意间瞥见自己从小戴到大的传家之宝，取名为“龙王”的汉朝金链，而自己又刚好属龙，于是决定以自己的姓，取绰号为——白龙。

于是，冷静的白龙、聪明的蓝虎、杀人不眨眼的黑豹、帅气的青狼，和美丽、神秘的红狐就成了当今道上最闪亮的组合了。至今，道上的人仍不知享誉全省的“五色组”头头，就是现今“云天盟”的少当家——白浩庭。

“好了吧！”白浩庭诙谐的看著青狼，他正忙著擦拭溢出嘴角的茶汁。

白浩庭温文儒雅的模样，真的不容易让人相信他是个黑社会的大头头，青狼初次见到这号人物，还真吓了一跳，而且别说是他了，就连一向稳如泰山的黑豹也大吃一惊。

说真格的，他实在太斯文了，浑身上下充满了高贵的书卷气，说话也总是和气有礼，看起来倒像学校里那些文质彬彬的模范生，哪里像个“头头”？但是他偏偏又有种别人所不及的领袖气质，让人不知不觉就会信服他，唉！他的睿智和知人善用，以及对手下的交心，恐怕是非旁人所能及的。

再说到他迷煞所有女人的俊逸脸孔，和颀长、健硕的身材就更气人了。在没遇到蓝虎及黑豹这些俊逸得吓人的血性兄弟之前，他一直以为自己的面孔是无人可敌的，谁知……唉！时也、命也、运也！非他所能也……“你还发呆，大伙就等你回答了！”蓝虎终究是沉不住气。

“我赞成黑豹的话，什么事只要黑豹出马就没有办不成的。”青狼懒洋洋的回答，“但是为了怕雄老大耍小动作，我们还是得防著些。放心！这件事我已经部署妥当，连一只蚂蚁、蟑螂都难逃我的眼线，别烦恼了。”说完，青狼即起身冲茶，一点也没将雄老大的威胁放在心上，此时泡茶对他而言才是天地间最重要的事呢！

白浩庭从来不会担太多的心，因为他信任他的伙伴们。

“红狐呢？怎么没看到她？”青狼转过头纳闷的问著老大。

红狐虽是他们这里唯一的女性，但是办起事来可一点也不含糊，她著实值得让这些个大男人另眼相待。

“我让她暗中陪我爸到台北参加范家的婚礼了。”白浩庭对红狐的身手有相当的信心，最近道上有太多的腥风血雨，虽说没人敢动他们，但是现在道上的义气已可说是荡然无存了，他不得不防著点。

黑豹脸色凝重的听完白浩庭的话后，即若有所思的望向窗外。

“范家？”青狼对于老帮主专程上台北去参加一个区区的小婚礼感到不解。

白浩庭明白其余的两人也同样好奇他们和范家的关系，毕竟“五色组”的成立时间不够久，其他人当然不知道他们和范家的交情。

“范楚天是我爸的结拜大哥。”白浩庭解了他们的疑惑。“其实他以前也是“云天盟”的一分子，只不过为了一些原因而离开了。”他不想说太多范家的事，从小他爸妈曾训示再三，不得让任何人知道范家和他们的交情，以免为范家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今天要不是他爸爸北上参加他们的婚礼，否则即使对这班出生入死的兄弟，他也绝不会透露半个字的。

“说到婚礼，喂！老大，你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青狼当然清楚首领的保留，其余的两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哪！什么事该问，什么时候不能问，他们心里自然有分寸。

蓝虎放松了紧绷的神经，也感兴趣的追问：“是啊！老太君不是每天都放录音带给你听吗？怎么，难不成你要让韦湘湘等一辈子？”白浩庭对于兄

弟们的询问总是一笑置之，当然这回也不例外。“你们也不小了，每个都是三十而立之年了，自己不操心，倒先担心起我了。”总是闷不吭声的黑豹也难能可贵的开口了，“我们没有个跟前跟后的娘儿们。”黑豹的话虽少，不过每次说话总会获得大伙的共鸣。

果然，这些难得轻松的粗犷汉子都因他的话而爆笑不已。

白浩庭笑了，那温文儒雅又开朗的笑容，竟带了点孩子气，也莫怪那绝世美女韦湘湘会对他一往情深。

“多谢抬举了！”白浩庭幽默的回应兄弟们的取笑，幽深的眼光里泛著不易察觉的赞同。

蓝虎放松了时时警戒的心，洞悉而同情的看著老大，“你不懂得拒绝人，这样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又知道老大不喜欢那娘儿们了。”青狼拿著茶壶回座反驳。谁会讨厌那个温柔又娴淑的大美人？只有黑豹不发一语，迳自喝著青狼为他添加的茶水，这种儿女私情对他而言根本没必要，所以他也不想发表什么高论。白浩庭对于兄弟们的关心及争论，又是温和的一笑置之。

青狼正想再说些什么，就听见会议室响起轻轻的敲门声。

“进来。”白浩庭不卑不亢的命令著。

这间会议室设在白家的深院，除非经过允许，否则一般人若擅自闯进，是要受帮规处罚的。这帮规可重可轻，除非必要，否则白浩庭是不兴血腥暴力那一套的，最重的刑罚也只是将其逐出帮。但是道上的人心知肚明，一旦有人被逐出“云天盟”，那就是死路一条，因为任谁都知道“云天盟”相当惜才，若非必要或罪大恶极是不可能轻易被迫离开的。

这种罪大恶极被逐出帮的人，当然人人得而诛之，但是……哈！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众男子谈论的对象，“云天盟”资深长老韦之平的女儿大美女韦湘湘小姐是也！

韦湘湘识大体的站在门口，对著她心仪的对象轻柔的说著：“浩庭哥，奶奶说如果你开完会，就请到“茶院”一趟，茶叙的时间到了。”每天晚上九点是白家的茶叙时间，这规矩是白家奶奶定下来的，只要是白家人都不可有例外。照理说，白家是主持“云天盟”的重心，喝茶并不该占用了白家两位老少帮主的时间才是，但因白家奶奶从小受日式教育太深，对日本的茶道又情有独锺，就连白家的媳妇也要深谙这喝茶的艺术，想当初黎静也就是白浩庭的妈就是这样给磨出来一手泡茶的好功夫的。

所谓茶叙，其实也正是白家进修的时间。茶叙有著共通的特点，就是可以收定神养心之效，方可抹去儿孙身上过多的杀气，这是白老夫人之所以如此严格规定的原因之一。另外，她也认为全家一道喝茶不仅可促进感情，她又可以每天见到白天一大早就出门的宝贝儿子和孙子，一举数得哪！老人家年纪一大把，早已过了争名夺利的大半生，该有的都有了，儿孙自然而然就成了她唯一的生活重心了。

韦湘湘从小就喜欢白浩庭，多年来，韦家和白家比邻而居，她和白浩庭也等于是青梅竹马了。为了心仪的男子，也为了让老太君接受她，韦湘湘可是投其所好，下了好大一番工夫学习茶道，才让白老夫人心悦诚服的接受了她。因为和白家交情匪浅，所以韦湘湘也称白老夫人为奶奶。

白浩庭朝她点头，“湘湘，麻烦你转告奶奶，等会儿我就过去。”“嗯。”韦湘湘听话的离开，但在离开前，又回眸依恋的看了一眼日渐英挺的白浩庭。

“啧啧，可惜她喜欢的不是我，真可惜了……”又一次为她那无懈可击的美貌所倾倒的青狼故作埋怨道。他哪会知道这对白浩庭是要命的沉重负担。

“你是因为老太君的关系吧！”蓝虎同情的拍拍老大的肩。

老大是出了名的孝子，不但对父母言听计从，就是祖母的话也不敢违背半分。湘湘小姐漂亮得像个瓷器娃娃，她太柔弱了，不适合当这第一大帮的帮主夫人。如果他没猜错的话，老大可能是碍于老太君喜欢湘湘小姐，所以才不便表明自己的态度。

白浩庭站起来宣布散会，对于蓝虎的关心他只有心领了。

“台中的那块土地我们已经谈了两年，上次白叔叔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还谈得好好的？没想到现在一切都评估好了，却在最后关头遇到固执的白家老夫人反对！”范修尧坐在客厅里，一反常态、烦躁的扒著已经凌乱不堪的头发，他快气炸了。

范家的建筑事业已经独步全省，甚至扩展至海外了，白老夫人到底有什么不放心的？！

范楚天示意儿子稍安勿躁，其实他也正为了这突然的变化而伤透脑筋。

“白叔叔和老爸是拜把兄弟，五权路那块土地对他们来说，也不过是九牛一毛，为什么他们始终就不肯点头，和我们合资兴建商场呢？他们明知道这会为他们带来高于十倍的利润啊！”范修伦也不明白的直发牢骚，那白老夫人的固执实在无人能比。

“你白叔叔已经跟白老夫人说过，也尽力了，那块土地就是无法动。而且那块土地登记在白老夫人的名下，就算你白叔叔有心想和我们合作也没法子。”范楚天也百思不得其解白老夫人不肯让出土地的原因。“也许她对土地有别的用途也说不定。”“但是那块土地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范氏能不能多角化经营就靠这一战了，况且我们已经花费了太多的人力和物力，如果真要放弃，我怕公司的损失会相当惨重。”范修尧忧心忡忡。“据修伦估计，我们至少已经在这个案子上投入了两亿的资金！”范楚天的脸色因儿子的话而更加凝重，修伦是公司的财务经理，绝不会无的放矢。两亿对范氏而言虽不是很大的负担，但一下子去了这么笔钱也着实惊人。

“也许我们该再度南下，拜访一下白老太太。”范修伦也是一脸的愤慨。

范楚天太了解白老夫人的脾气了，如果他们贸贸然的行事，只会惹得她更加反感。“白老夫人不是这么容易就见得著的，前几次你们不是已经见识过了？”“那我们找白叔叔谈！”范修伦年轻气盛，硬是咽不下这口气。

“不行！白叔叔要是知道我们损失这么多，一定会拿钱出来赔偿的，这样反而让白老夫人有话说。”范修尧深知白宏的义气，他绝不会眼睁睁让他们损失这么多钱的。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要怎么办？”范修伦越来越沉不住气，虽说他们对范家有恩，但也不能欺人太甚啊！

“什么怎么办？”范舒荷顶著一头俏丽的短发，快活的跑进来。她讶异的看到范家的三个大男人都在家中，脸色却一个比一个黑。“你们怎么全在家？现在才三点耶！”范楚天喜欢女儿的新发型，虽然每个男人都喜见女人留长发，但是他例外，只要女儿高兴就好。“荷娃，把一头长发剪了，舍得吗？”范舒荷顺顺短了许多的头发，俏皮的眨眨眼，“当然舍得，这样洗头

快多了。”本来自顾著烦恼的两兄弟一听，赶紧转身看一下她的新造型。“荷娃，你越来越不像个女人了喔！”范修伦昧著良心说谎，其实他欣赏极了妹妹的新发型。

“乱讲！我倒觉得这样很有味道。”范舒荷不服气的拨著齐耳旁分的发丝。

“你该庆幸我没整个打薄，削得像个男生头。”“是喔！”范修伦挑高了眉。

“很好看！”范修尧毫不犹豫的赞道，顺手拉她挤坐在他和弟弟中间，温柔的抚著她柔软如丝的秀发，把一颗烦躁的心暂时丢到一旁去。

“嗯，还是大哥最好。”范舒荷高兴的抱著范修尧，眼睛却瞪著旁边的范修伦。

“不过，你最好先有心理准备！”范修尧低沉的声音从她头顶传来。

她不明白的仰著九十度的头望著他，“为什么？”“说你呆你还真是呆！你想想，我们家谁最希望你做淑女的？”范修伦暗示她。

经他这么一提，范舒荷真的开始担心了。她剪头发只是为了方便、轻松打理，根本没想到老妈那一关，这下子……“反正你们会帮我的，对不对？”范舒荷眼珠一溜，赖在范修尧的怀里撒娇。

“这……我可不敢保证。”范修尧逗她，“老妈发威的样子，连老爸都怕，你说我能怎么办！”“那老爸要帮我。”范舒荷移到范楚天的旁边，可怜兮兮的搂著他，好像他不帮忙她就死定了。

苏倩从厨房里端了水果出来，一时认不出背对她的女儿，只见老公亲密的搂著一个女人，她的醋缸子霎时打翻了。

“范楚天！”她喝了好大一声，“砰！”的把水果盘“砸”在桌上，准备算帐。

结果转身一照面，她才发现那女人……是她的荷娃！她竟然把一头美丽如丝的长发给剪了！

范修尧和范修伦都因老妈的醋劲而抿嘴暗笑。

“嗨！老妈。”范舒荷绽开个甜得腻死人的笑容，怯怯的打招呼。

苏倩气在脸上，笑在心里。她又不是专制的女人，虽说她很舍不得荷娃剪去长发，但是她现在的模样确实更好看，她岂有反对之理？“哼！”苏倩装模作样的坐在老公身边。

“敢问老妈刚刚可是在吃飞醋？”范舒荷到底是摸清了老妈的底细，明白她只是装个样子，于是她又开始调皮的天性。

她的问话问得让憋笑在嘴裏的两位兄长肆无忌惮的放声大笑，开怀得完全忘了刚才的愤怒与颓丧。

“你这死丫头，别的不会就学会贫嘴！”苏倩笑骂著，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你把餐厅送给了莲娃，以后有没有什么打算？”苏倩顺著她新出炉的短发，关心的问道。

“到公司来帮忙好了。”范修尧建议道。

范舒荷还没想过这个问题，也没想要到自家的公司上班。

“算了吧！她没办法好好的做完一件事的，还是在家安心当个大小姐吧！”范修伦和她闹惯了，就喜欢和她斗上斗。

“乱讲！你能做的我也能。”范舒荷最讨厌人家当她是混饭等嫁人的懦弱千金。

“而且我大学四年的寒暑假也大多在公司度过。”“修伦，不要老逗你妹妹。”范楚天实在拿他们两个没辙。

“不行，小哥老是看不起我，我一定要替公司做件大事，让他对我另眼相看。”范舒荷这次是铁了心了。

她之所以会如此坚决，一方面是因为没事做，另一方面则是她多多少少嗅出了家里有麻烦，而身为范家一分子的她岂可坐视不理？不过，最大的因素还是在于老妈天天逼她替大哥找老婆，弄得她心力交瘁，只差离家出走一计。这次正好逮到机会！她可以藉赌气之名，行逃避之实，多棒啊！

“大事？”范修尧对妹妹坚决的表情，突然有种说不上来的奇怪感觉。

“对啊！最好能是对范家最重要而且艰难的事，这样才能显示出我的实力。”范舒荷极力争取。

“好啊！爸、大哥，我们就把那件棘手的土地案交给她去交涉好了。”范修尧想也没想的顺口就溜了出来。

经他这么一提，范修尧才恍然大悟那股奇怪的感觉是什么了。对啊！他怎么没想到？荷娃玩心虽重，但是办起事来可不马虎，况且她天生就具有良好的外交手腕。还记得三年前，他们和长忆也是因合资而谈不拢，结果尚在大学就读的荷二话不说，就去找长忆的董事长谈判，到最后不仅促成双方合作，那位董事长更是极力的想收荷为乾女儿。

范楚天恰巧也想起和长忆合作的事了，既然他们范家的男人都搞不定这件事，也许这娃儿会创造奇迹哦！况且，自从莲娃出嫁以后，荷娃一个人也满孤单的，顺便让她出去走走也好。台中那边有阿宏照顾著，他没什么好担心的，倒是荷娃直来直往的率性让他有些担心，因那白老大人是位传统的妇人，一切喜欢按规矩来，偏偏他家丫头最不吃这一套。

唉！让她去那儿，也不知是幸或不幸？“好啊！”范舒荷不知是什么严重的事，只要能让她远离她妈妈的势力范围，别说是什么土地案了，就是上刀山、下油锅，她也愿意！

“小丫头，先别高兴得太早！这件土地案的主人可不像长忆公司那位董事长那么好打发。我们已经谈了好久都没结果，老爸和修尧及我也出动了好几次，仍都谈不成，你不要太乐观了。”范修尧提醒著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妹，她好像认为不管什么事，只要一个天页无邪的微笑就可以万事OK！

“反正我会尽力而为，如果真办不到，我也不会勉强自己。”范舒荷豁达的笑著。

天底下本来就没有绝对的事，虽说是和小哥赌气，但她仍坚持一贯的理念，凡事只要尽力就好。

范家的男人一听，皆相视而笑。这小姐活得的确实比他们豁达多了，至少她不会想争名夺利。

“小倩，你认为呢？”范楚天温柔的看向始终不发一言的妻子，经过了这么多年，她仍如少女般的美丽高雅。

“是老太太反对吗？”苏倩不避讳的询问丈夫。见他轻轻的点头，她才又沉思了一会儿。

白家老太太的固执和传统确实是世间少见。她担心的望著一派乐天的女儿，心中作了决定。

“也好，阿静还没见过我们家这娃儿，几次催她就是不肯南下，说是专程得太奇怪，好像让人选媳妇似的。”苏倩把当日这娃儿回答她的话，全都掀了出来。

“本来就是啊！哪有人自己去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家中作客，而且一待就

是个把月，又不是古时候皇帝选妃子。”范舒荷仍嘴硬的坚持著。不过说真格的，她现在倒很后悔没答应。

那时候她若知道是到“云天盟”总部作客的话，别说是个把月了，就是待上一整年她都愿意！

咦？……等等！

“妈，这件土地案该不会和白家有关系吧！”范舒荷为自己的猜测紧张得整颗心都揪在一团了。

“我们刚才没说吗？”范修尧纳闷于她突现的快乐。

“没有！”范舒荷没好气的回答，随即又快活的问道：“这么说真的和白家有关罗！”说完，高兴又满足的绽出个比花儿更灿烂的笑容，也管不了全家人异样的眼光了。

苏倩对于她的反应感到不安。不好！瞧她这副贼样子，准没好事，还是别让她去比较好些。“楚天，这件事我看……”苏倩轻轻摇头。

“让我去，让我去嘛！”范舒荷岂肯放过这难得的机会？她几乎是哀求的搂著苏倩了。

“如果你不让我去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小哥肯定会笑我一辈子的。”说话的同时，范舒荷一边拚命的向范修尧使眼色。

虽然不懂妹妹为何对白家这么感兴趣，范修尧仍及时发挥了不常表现的兄妹情，拔刀相助。“是呀！这丫头整天帮阿霖抓罪犯，难保哪天不会出事。我看还是让她到台中去修身养性好了，免得哪天真的出了什么纰漏。”范修尧不知道他的话已经在家里投下等于氢弹威力的震撼了。

范舒荷一听，真不知道该感谢他这么帮倒忙，还是一把掐死他了事。但是，她知道自己的心里已经开始呻吟了……“什么！”不同的愤怒声果然从四周响起。

苏倩从没这么恐惧过，她生气的扳开女儿环绕在她脖子上的手，顶著她的鼻子问道：“告诉我，你小哥说谎！”“我……”范舒尧讷讷的低头，不敢面对那么多双愤怒的眼睛，但是又说不出谎话。

“修尧，你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范修尧眼睛冒火的抓著弟弟的领子，一反平常洒脱无所谓的个性，家人至上哪！

范修尧也为自己的无心之过而后悔，“因为我晓得阿霖会保护荷娃的，所以我才没说范修尧放下手，握紧拳头转向范舒荷，生气的吼她：“荷娃！”

“你难道不知道这么做有多令人担心吗？”范楚天也压抑住心中的恐惧，严肃的语气吓得范舒尧头压得更低。

“我……我……”平常伶牙俐齿的她竟然无言以对，只能支支吾吾的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只是太无聊了，而且打击犯罪人人有责嘛！”“还辩！”范修尧的火气极大，范舒尧还真怕他一个不小心会把这个温暖的家给烧了。

她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能绞得双手痛得要命！

“本来就是嘛！而且我都已经大学毕业……毕……”范舒尧嘟著嘴巴咕哝，而且越说越大声、越理直气壮。可是当她扬起头，准备来一番长篇大论时，发现家人的眼睛都已气得充血了，只好再度垂下头，闭紧嘴巴，决定还是识相点好了。

“好！这件土地案就交给你去交涉了，但是你住在台中这段期间，我会要阿宏把你看紧一点，你也要答应我不做出让我们担心的事，如何？”范楚

天斩钉截铁的宣布他的决定，钱已不再要紧，女儿只有两个，不看著点怎么行？范舒荷一听，欣喜若狂的抬起头望著老爸，但是又不能表现得太明显，免得他又后悔。

“好！”她假装很有悔意的点点头。

“爸！”范修尧不赞成老爸的决定，荷娃好奇心太重了，难保她不会又在“云天盟”出什么乱子。

苏倩倒是颇能了解老公的想法，他是想让女儿离开台北一阵子，藉由白老夫人让她收收心。“修尧，我也同意你爸爸的决定，你忘了白老夫人了吗？”范修尧和范修伦的脑中顿时浮起一张老人家的脸孔，看起来很不好惹，这么说……“好吧！既然你和爸都这么决定，我也无话可说。”范修尧看似恼怒，其实内心正在窃笑，这丫头有苦头吃了！

“什么白老夫人啊！”范舒荷对家人态度一八〇度的大转变，感到莫名其妙，甚至有些恐惧。

“白家最有地位的老夫人，也就是你白叔叔的母亲，你去住人家家里可得守规矩点，不然白老夫人可会不高兴喔！”范修伦绘声绘影的要胁著。

“这样吗？”范舒荷用食指支著下唇，为难的思索著，“要不然我住在台中的别墅里好了，这样应当就不会打扰到他们了。”她快活的献计，一点也不晓得家人的计谋。

“不行！如果不住在白家，一切就免谈。”苏倩一口回绝。

范舒荷望向范楚天想寻求支持，无奈她老爸也是摇头。

“好嘛！”她只是不想造成人家的困扰嘛！既然他们这么坚持的话，她也没话好说，到时她如果和那老人家有什么摩擦，她可不管了。“那……我可以住人一点？”“你乾脆嫁到白家当媳妇算了。”范修尧取笑她这么喜欢住在人家家里。

“大哥！”范舒荷娇嗔的努著小嘴。

范氏夫妇也听得为之失笑。

“荷娃，你爱住多久就住多久，你白叔叔不会反对的。”范楚天明白女儿对“云天盟”的好奇心。“不过……”他还是留有但书的。

“不过怎样？”范舒荷紧张的问道。

范楚天没回答，倒是苏倩替他说了。“不过你要是做了什么令我们蒙羞的事，被我们知道的话，你就准备收拾行李回来。”“唉！我怎么有种感觉，你们好像在唱双簧，一个唱一个搭的，默契还真是好。”范舒荷好笑的对著父母发表感言。反正白家她是去走了，一旦大事底定，她也就跟著放轻松了。

苏倩伸手狠狠的在女儿脸上捏了一把，捏得范舒荷哀叫不已她才罢手。“你这丫头就爱作怪。”抚著红肿的脸颊，范舒荷假装呜咽的趴在范楚天宽阔的肩膀哭诉，“老爸，你老婆不仅爱吃醋，又好凶喔！”“范舒荷！”只见苏倩高亢的理音从屋里传出，紧接著是此起彼落的大笑声。

范家的欢乐，似乎数十年如一日……

“最近听说台中的帮派进了一批为数不少的海洛英，而且还听说最近台中地区有很多少女失踪，我担心她们是被卖掉了。”一位因操劳过度而早生华发的长者，忧心不已的对室内的人说道。而这批人正是中华民国最优秀的刑警，也是警界精英。

“克森，上面批示这件事必须尽快解决，桃园那次的事件绝不能再发生。”

主持的长者语气十分沉重。

孟克霖吊儿郎当的翘起椅子，顺势靠著墙，“桃园那次是因为我们内部出了些问题，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你老就别担心了。”孟克霖拍著胸脯大力的保证。

陈世生很难不担心，因为据消息来源指出，这次事件的矛头都一致指向他们的头号大敌“云天盟”。“不要太轻敌了，“云天盟”之所以坐大，可不是全靠力气而来的。”“云天盟”！孟克霖一听，立刻收起玩世不恭的表情。“不会吧！据我多年来的观察，“云天盟”应该不会做这种事。”现今已不再崇尚“盗亦有道”的黑道角头，在一些逞勇的小毛头乱放冷枪下，弄得道上人人自危。白家人之所以让他另眼相待，实在是因为他们相当重义气和江湖道义，要不是两边立场相对，他还真想结交白家父子这对叱吒黑道的人物。

他的回答立刻变成大家瞪视的焦点。

而虽然陈世生也认为不是“云天盟”所为，但是在罪证确凿前，每个帮派都有嫌疑。

身为组长也是孟克霖好友的陈世生不得不出声，“克霖，不要忘记你是警察，在证据没有齐全前不要妄下断语，免得落人口实。”他不避讳的当著一班兄弟面前训他，“而且根据线报，最可疑的确实是“云天盟”。台中市的警方已经密切在监视白家了，你是这方面的高手，上面特别指定要你南下擒龙，你可以不必受限于台中市的警局，上面已经去函要他们全力配合你了。”孟克霖当然知道他口中所说的龙，就是“云天盟”的老少帮主白家父子。“这么说，我得在台中耗上一段时间了。”“别埋怨了，这种天大的光荣别人可求之不得。”孟克霖旁边的同僚羡慕的拍了下他的肩膀。

“是这样吗？老头。”孟克霖双手优闲的交叠，那玩世不恭的注册调调又回来了。

“唉！也好，台北的女孩看够了，下去看看台中的美女也不错。”室内突然响起了一堆怪叫声，他的话所获得的共鸣可真不少……

第三章

什么跟什么嘛！范舒荷头昏眼花的看著地面上密密麻麻的标记，按照家人的指示，非常努力的寻找自家的所在。三个多小时都呆在那密不通风的火车上，实在闷死人了好不容易到了台中，又因为人生地不熟，而找了两个多小时的路，还摸不到她的目的地。

该死！都是大哥啦！要不是他限制她不准开自己的小跑车南下，而且要不是她嘴硬不要司机送她南下，也不准家人麻烦白叔叔，她也不致落到这么凄惨的下场。更该死的是，火车竟然因为有人想自杀，而误点一个多小时。

可悲！从这种种迹象观来，她的台中之行恐怕不是很顺利。

不过，没关系！范舒荷体内乐观的因子又开始发酵，至少她能深入别人所接触不了的“云天盟”，而且，说不定她会很幸运的看到“五色组”那几个她心目中的偶像。光是想像就足够她忘掉所荷的不愉快了，鸡怪莲会说她！很容易满足。

范舒荷当真就站在大马路上高兴的笑了起来，也不怕别人异样的眼光，反正她觉得自己现在很快乐。不过，高兴归高兴，找到自家还是当务之急。

摊开地图，她认命又仔细的研究著手上的地图。对啊！出火车站，沿著台中港路直走到五权路的交叉口右转，自家就在五权路上。

这是临出门时小哥告诉她的废话！

这岛上有谁不知道“云天盟”的总部在五权路，还用得著他说？他大概不知道五权路所涵盖的范围有多大，才会尽说些风凉话。

而她现在已经站在五权路上啦！也找好久了，但就是遍寻不著白家。怪哉！按理说，这目标应该非常明显啊！

孟克霖在车内远远的就看到东张西望的范舒荷，她提了个小行李，身上背著时下流行的心背包，牛仔外套下单著的是件俏丽的黑色长裙。

她来台中做什么？“漂亮的小妞，请你喝杯茶如何？”孟克霖把车停在她的身旁，怪声怪调的戏弄著正专心研究自家地址的范舒荷。

这会儿她已经烦得快火山爆发丁，这个不要命的登徒子送上门来，正好让她出出气！

转过身，范舒荷一脸不善的准备开骂，“你活得……”当她看到孟克霖对著她笑嘻嘻时，一肚子的愤怒很快地化作惊喜。

“……不耐烦了是不是？”依在窗边的孟克霖懒洋洋的替她说完。

范舒荷真是太惊讶了，她高兴的抓著孟克霖的衣服，好像看到了救星一般。

“孟克霖，你怎么会在这裏？”“那你呢？怎么跑到台中来了？”孟克霖左看右看，奇怪，怎么没看到她那辆法拉利跑车？“你的车呢？”“放在家里保养。”范舒荷没好气的答著。该死的家伙！哪壶不开提哪壶。

“保养？”孟克霖好笑的说著，颤抖的语调说明了他根本不信。

“还笑！要不是因为前一阵子跟著你跑进跑出的，我怎么会落到道种田地？”手叉著腰，范舒荷恼火的瞪著，乍见他时的兴奋之情荡然无存。

“好好好，算我不对。”孟克霖收敛起笑容，正色的盯著她。“你来台中自助旅行？”“也算是，因为自助这两个字用得很贴切……”范舒荷在家人的再三交代下，无法告诉孟克霖她真正的目的地，只好和他打哈哈了。“……但实际上我是来洽公的。”这也不算是骗他。

“洽公？”孟克霖以为自己听错了。

范家的二小姐不是最讨厌朝九晚五的刻板日子吗？她竟然说她来洽公！骗鬼啊！

范舒荷当然也知道孟克霖不相信，看他一双死鱼眼凸得老大，就不难看出他的怀疑了。

其实，连她都很难说服自己相信这种陈腔滥调。

“孟克霖，不准你笑！”这几天她已经受够了窝囊气，她可不敢保证自己的忍耐功夫，如果他再嘲笑她，一切后果他得自理。

“是，范小姐。”孟克霖对于她眼裏的警告可丝毫不敢忽视，因为这位小姐的功夫实在不可小觑。

“哼！算你识相。好啦！你快走啦！你的车子挡住后面的人了。”范舒荷不计较的催著。

“你要去哪裏？我送你！”孟克霖把旁边的车门打开，示意她上车。

范舒荷很想上车，可是又不能让他送自己到“云天盟”的总部去，她犹豫著不知该如何是好。

孟克霖倒是讶异起她的迟疑，什么时候这位小姐变得这么不乾脆了？

“快点啊！后面的车子在按喇叭了。”有了！让他送自己到自家附近就好了，反正他又不知道她要去哪儿。不过，她得想看看白家附近有什么比较有名的地方。唉！不管了，先上车再说了。

坐上车后，范舒荷突然舒服的想大叫二声，在走得脚快抽筋的此时，她真的非常强烈的怀念起自己的心跑车。其实在台北的时候，她倒是不常开跑车出门，因为不喜欢那种招摇的感觉，但是……唉！不要想了，不然会越来越难过。

“你要上哪儿？”孟克霖询问著一旁显然已经累坏了的范舒荷。

“这……我……”范舒荷拚命思索著家人曾提示的建筑物……对了！自家就在文化中心的附近。“文化中心，我要找的人住那附近。”“文化中心？”孟克霖把车掉头之后，好笑的看著她，“文化中心和你刚站的地方刚好一个在东，一个在西，难怪你会找不到。”“可是小哥告诉我，沿著台中港路至五权路的交叉口右转哪！”范舒荷一听，简直怒发冲冠。

“你是搭什么交通工具来的？”孟克霖一边开车，一边笑，如果他没猜错……“火车！”范舒荷气呼呼的回答。

果然！孟克霖一听，笑得更大声了。

“孟克霖！”范舒荷抡起拳头在他面前挥了挥。“你到底发现了什么？”“修伦……咳……修伦……他……”孟克霖费了好大的动才克制住。“我说修伦他没骗你。他告诉你的时候，一定以为你是开车下来的。你自己看地图，就知道从高速公路下来，要到文化中心，是在五权路口右转没错。虽然你和他常斗嘴，但他到底是很宝贝你的，你可别冤枉了你小哥。”不用看地图，范舒荷就被他取笑得满心愧疚了。再翻开地图一看，她就更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果真如孟克霖所说的，难怪她找不到。

“孟克霖，你不可以告诉小哥这件事喔！”范舒荷汗颜得直想往地上钻。

“这……”孟克霖把车停在文化中心前面，故意面带难色的留个话尾。

“别这样嘛！顶多我欠你一个人情罗！”范舒荷才不管他接不接受，雀跃的心早就把她的愧疚给挤走了。她兴高采烈的下了车，走了几步后像想起了什么，又跑回头，皱著眉头看著车裏的人，“孟克霖，你到台中来该不会是为了办案吧！”“不然还能为了什么？”孟克霖坦白的说著。这丫头又在担心了！她的心怎么这么容易烦恼，又这么容易快乐？“别担心，我的身手虽然不如你，但是保护自己却绰绰有余。”他自嘲著。

她才没心情跟他“纳凉”，孟克霖只是爱闹，他的功夫哪会比她差？陈世生绝不会大村小用的，这次的案件一定不是那么容易办，所以她不由得为他担心了，只要是她的朋友她都会担心，更何况孟克霖和她家又多了一层关系在。

“你知道我的呼叫器号码，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 CALL 我。”范舒荷不放心的交代他，“我会在台中待一段日子。”“去吧！侠女，我有难的时候会发出讯号的。”孟克霖绝不愿意她跟这淌浑水，以前会让她跟前跟后，完全是因为有百分之百的安全措施，又拗不过她！但是这次不同，这次的案子绝对有别于前几次的小儿科。如果让她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一定又会想要参一脚的，他可不敢冒著被范家人五马分尸的后果，而让她涉险。

“你自己说的喔！好吧，快去执行公务了，谢谢你的顺风车。”这就是她典型的感激法了，范舒荷不再强求，因为她盼望已久的自家就在眼前，这件事比帮他抓贼、抓小偷更让她兴奋。

她急急的再次谢过他后，一直等到孟克森的车子开远了，才敢回头找白家。

“奇怪，楚天的小女儿怎么还没到？会不会迷路了？”白宏看了看表，已经三点多了，随著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担心。

坐在他身旁的中年美妇人轻轻的安慰著急躁的他，“老公，别担心！小倩的女儿不是已经大学毕业了吗？不会丢的。”这教他怎能不担心？这丫头可是头一次来到他的地盘，而且又是他所敬重的大哥的宝贝女儿。“可是天哥是早上十点打电话来的，到现在已经过了五个多钟头了。”他著急得差点要叫兄弟们倾巢而出去寻找了。

那位体态略微发泄的美妇人，仍是一派优闲的吃著水果。“你从年轻到现在，我还真的很少看你这么惊慌过。”黎静被先生的举动惹得轻轻的笑出来。“都说别担心了，小倩生的孩子，我有绝对的信心。”“浩庭呢？”白宏问著自信满满的老婆。

“陪妈去拜访一些朋友了。”黎静把手上剥好的橘子往老公又想说话的嘴裏塞，他已经从十点念到现在啦！

难得这个小女孩能这么得他的缘。“老公，你不会怪我没帮你生个女儿吧？”黎静突然感慨的问道，她觉得亏欠白宏。

白宏暂时抛开了烦恼，见四干没人，才赶紧搂著自责的老婆，“你又在胡思乱想了，咱们家有浩庭这个优秀的儿子，就足够抵人家好几个小孩了，我还有什么好奢求的？”话虽如此，她仍是心怀愧疚。当年要不是白宏怜惜她生浩庭那么辛苦，坚持不让她再生而自己跑去结扎，也许今天她会多个漂亮宝贝伴在身边，陪著她和老公。

“可是你不觉得少了个女儿很寂寞吗？”黎静像小女孩似的赖在老公怀裏抱怨。

“老婆，以后我们就会有半个女儿了。”白宏安慰的低下头顶著她。

半个女儿？她不懂。“为什么会有半个女儿？”白宏就知道她会问。“人家说女婿是半子，那媳妇不就足半个女儿了。”黎静果然又轻轻的笑了。她搂著老公的脖子笑道：“那你得叫你儿子加油了。”“咳……咳……”突来暗示性的咳嗽声，让背对著门、正亲密的恩爱夫妻飞也似的拉开距。

没办法！好歹他们是“云天盟”的帮主和夫人，在手下的面前总不能太随便了。

“贵叔，什么事！”白宏不用转头，也知道这咳嗽声出自谁的嘴巴。

健壮、严肃的老人家假装没看到刚才的画面，神色自然的来到白宏跟前。“老爷等的小姐已经来了，现在在前院。”“来了吗？”白宏一听，如释重负的站起来就要往前院走，他老婆却不甘寂寞的喊住他，“老爷，等我一下，我也要见见小倩的小宝贝啊！”在人前，她一律喊白宏“老爷”，以示其地位之崇高；但在人后，可就没那么多规矩了。

黎静优雅的站起来勾住白宏，甜甜的朝老公一笑，她的笑容仍如以往的摄走了他的三魂七魄……“走吧！”

范舒荷端坐在垫子上，仍未回过神。

哇塞！白家真是美不胜收！虽然光是那日式庭园就走了将近二十分钟，但是这段路程绝对足赏心悦目。

首先，入了那传统式的木门，辄见到一大片的樱花树，没仔细肴，绝看不出树木的中间辟出一条小径，因为这条碎石小路上铺满了飘落的花瓣。由于现在正值花开季节，在粉红色的花海中，装饰了几株白色的樱花，煞是美丽！一路上樱花树夹道，又见那飘落的樱花随风漫天飞舞著，她敢打赌她的头发裹一定还夹著几片花瓣。她从没想到这世界竟会有如此美丽的景色，那“桃花源记”里所形容的落英缤纷，大概都还不及这儿的落“樱”绚丽呢！

走完了樱花林，她又被一大片的枫树给震呆了！

枫树林！天啊！她的最爱！还记得以前，她每年总是吆喝同学一起到奥万大赏枫。高中到大学总共七年，年年如此，那枫叶对她的吸引力由此可见一斑了。

所以啊！在见到这么大片的枫叶林后，她立刻情不自禁的又跳又川，吓得那位在门口等候她好久，像个一代忠仆的老人目瞪口呆，久久无法平复。

想到这儿，范舒荷仍为他震惊的表情觉得好笑。

然而，好笑归好笑，那位老伯伯把她带到这间和室后，就不见人影了。她已经跪了有十来分钟了，脚好酸喔！又不是日本人，干嘛要人家坐这种累人的玩意？范舒荷抱怨地想著。

她并不仇日，只是这白家未免日化得太严重了，不仅整片建筑物、庭院都是日本式造型，连里面的布署也不放过。

真是的！幸好他们里面的人不穿和服，不然她准发疯！

她实在好想把脚伸直，让血液流通一下，但又怕主人来了不好意思。临出门前，老妈交代了好几遍，不准她丢了范家人的脸，不准她到处乱跑，叨叨絮絮的提出至少十来项的“不准”，要不是她统统答应遵守，今天恐怕就无缘见到白家这庄严、气派的家了。

不过，白家的门真多，左边有门，右边也有门，而且前面、后面都有门，把她看得眼花撩乱。

在范舒荷“研究”右门的时候，左边的门被推开了。她倏然扭过头来，同时摆出很淑女的笑容，望向进来的人。但是，很快的她微笑的小嘴凝住！这来人……“我曾经见过你吗？”奇怪！这位妇人好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只顾著搜寻记忆，范舒荷早忘记老妈交代的礼貌了。

黎静也为讶极了，这个小女孩不就是……“阿静，你见过这小丫头吗？”白宏左右看著老婆和范舒荷的表情。

“你记得上次我去台北，皮包被抢的事吗？”黎静开心的放开老公，走过去高兴的摸著犹在发愣的范舒荷。

“你是说，就是这丫头救了你？”白宏不可思议的问道，看不出这标致的丫头身手这么好。

“是呀！”真没想到她就是小倩的小女儿。“范舒荷，你还记得我吗？”柔柔的问著杏眼圆睁的女孩，黎静的心裏有说不出的喜悦。

皮包被抢！对啦，难怪她会觉得眼熟。“我想起来了，你是上次一直邀我到台中作客的那位有气质的伯母。”范舒荷高兴的弹了下手指。

“是啊！很高兴这个诺言能实现。”黎静就是喜欢她的直爽。

“可是，伯母，很抱歉噢！我必须先在白叔叔家待一段时间，才能去打扰你”范舒荷为难的看著黎静，眼底堆满了歉疚。

什么！黎静错愕的望向白宏，不明白她的意思。她明明就已经在家里作客了！

倒是白宏听得哈哈大笑。“有人不知道你是我老婆啦！”笑不可抑的白宏提醒著一头雾水的老婆。

黎静总算明白老公笑得如此猖狂的原因了。

“老婆！你是白叔叔的老婆！”范舒荷总算会过意来了，她为自己的迟钝感到不好意思，“对不起喔，白婶婶，我实在没有想到你就是白叔叔的老婆。”笑呵呵的黎静慈爱的望著她，“没关系，我也不知道你就是小倩的女儿啊！所以我们扯平了。”白宏也跟著坐在老婆的旁边，望著范舒荷，“丫头，你不是搭十点的火车吗？”“是啊！你白叔叔担心得叨念了大半天。”黎静不当范舒荷是外人，乘机糗著他。

“这……实在是……”范舒荷不知如何起口，因为这事太丢人了。算了！反正她自找的。“事实上是我迷路了。”“迷路！”白宏和黎静异口同声。

“对啊！因为我没来过台中，路不是很熟，又听错小哥的意思，所以就……”范舒荷讷讷的说明。

“傻丫头，为什么不打电话来！白叔叔可以去接你啊！”白宏倒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天哥的孩子对他而言是很重要的。

“抱歉，让你们担心了！”范舒荷正经八百的低头赔不是。

“老爷！别让舒荷心理有负担，她好不容易才来台中。”黎静诤责著老公，一颗心都放在这女娃身上了，就怕她有什么不适应。

范舒荷转到黎静的话后，担心的抬起头，“白婶婶，请不要为了我和叔叔起争执。”“你白婶婶啊，自从被你救了以后，就一直挂念著你，三天两头就会提起你，巴不得你是我们家的女儿。”白宏向她诉苦。

范舒荷见他扭曲著脸的怪模样，不知不觉的笑逐颜开，总算知道他们俩只是在逗她笑，并不是真正的吵嘴，一颗悬在半空中的心总算得以松弛了。

“舒荷，我这样叫你可以吗？”黎静温柔的询问著。

“当然！总比我妈叫我荷娃好听多了。”范舒荷忙不迭的点头，顺便抱怨一下老妈为她取的小名。

“荷娃！小倩真的叫你荷娃？”黎静竟然高兴的笑著，“这小名倒也不错。”“白婶婶，你不是也想这么叫吧？”范舒荷的恐惧全写在脸上。

黎静当然懂它的意思。“不会，我和你白叔叔都会叫你舒荷的。”白宏见她们谈得这么融洽，终于可以放心了。不轻易表现自己感情的白宏，为了她救了自己老婆的事，特别紧紧的抱了她一下，并慎重的谢谢她。

“丫头，白叔叔很抱歉土地的事情，也很谢谢你见义勇为在台北救了你白婶婶，我们欠你一个人情。”白宏早就看出她是个善良的丫头。“你住在这襄，就把这儿当成是自己的家，要什么就告诉我，不然告诉你白婶婶也可以，不要客气。至于土地的事，我一定会给天哥一个交代的。”范舒荷很感动的回抱著他，这位领导“云天盟”的老帮主，确实是个有情有义之人。

“别这么说，爸说土地的事顺其自然，请白叔叔不要为了土地的事耿耿于怀，更不要提什么恩情，因为那种举手之劳每个人都会做，不足挂齿，希望你和白婶婶不要放在心上，你们就当我是来玩的就好了。”她感性的说著，然后趴在桌上闪著神秘的美眸，明知这裏就他们三个，仍故作玄虚的左右观看，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告知。

范舒荷特别压低了声音，笑得十分狡猾，“告诉你们，可是你们不能让我妈知道喔！”她寻求保证似的看著他们微微一笑，才放心的继续说：“其实我是为了逃避妈的逼迫，才假装和小哥赌气逃到台中。”“什么样的逼迫？”

黎静笑吟吟的爱极了她俏皮的模样。

“还不是为了大哥的婚事？老妈急著抱孙，整天叫我想办法，逼得我差点没发疯。莲可好了，嫁了人就一了百了，真好！”范舒荷不怕他们笑，大吐特吐心理积压已久的苦水。

“莲就是你的双胞胎姊姊啊！”黎静用手梳著她柔软的头发，心想她把头发剪了真可惜。

“对啊！莲很漂亮的，才不像我”在她心中范舒莲永远是比自己美丽。

“别听她胡说，她和她姊姊长得一个样，而且她绝不会比她姊姊逊色。”白宏替她发出不平之鸣。

黎静当然赞成老公的话，这女孩在她眼里可是举世无只的。

“小倩也会急著抱孙啊！”可见天底下的父母都逃不过抱孙情结。

“当然啊！难道白婶婶不急著抱孙吗？”范舒荷来之前就已经打听好一切，所以也当然知道白家有个独生子白浩庭，他只比大哥小三、四岁而已，该也是适婚年淤了。就不知道“五色组”裏那个白龙是不是也是白家的一分子？“急哦！你白婶婶的个性跟你妈差不多，只是没有像你这么个女儿可以逼。”白宏开玩笑的看著老婆。

“你难道就不想抱孙吗？”黎静不服气的回嘴。“我看你念浩庭的次数比我多哩！”范舒荷双手撑著下巴，笑迷迷的看著他们拌嘴，这种感觉和她家那对老夫老妻一样！挺温暖的。

黎静从眼角瞄到范舒荷的表情，不好意思的朝她笑了笑。“抱歉！让你看笑话了。”“哪里！”范舒荷连忙挥手，表示她没有那种意思。“老爸和老妈也常和你们一样拌嘴，我早就习惯了，反正那是他们表现恩爱的一种模式。”“对了，你还没吃饭吧”黎静的母性又发作了。

“还没，我光是顾著找路，就忘了要吃饭。”范舒荷倒是相当老实。

“这怎么行？”黎静一听，连忙示意白宏替她张罗吃的。

只见白宏接到老婆的指示后，顺手拿起手边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下了一道命令，“贵婶！麻烦你准备些吃的送到南边的客房。”“白叔叔，你们家不会连吃的……都是日本料理吧！”范舒荷等他放下电话，才提出心中的疑问！

“怎么说？”白宏不明白她这突来的问题。“你不喜欢吃日本料理吗？”

“这裏的建筑物有种让人置身日本的感觉，有美丽的庭院、小桥、流水，建筑物也相当壮观，可是一切都是那么日本化。不瞒你们，我刚进来的时候，还真担心自己必须穿和服呢！幸好看到白婶婶并没有穿，这才释怀了。”要是真让她选择，她情愿穿旗袍，也不愿被包裹得像颗肉粽。“我不是不喜欢吃日本料理，只是偶尔吃吃还可以，要是每天吃的话，我可能会受不了的。”虽然日本料理和中国菜并列世界四大美食，但她可是道地的中国人哪！到底是自己国家的食物吃得习惯。“对不起！你们一定会觉得我很挑剔吧。”拉拉杂杂高谈阔论了一堆，她才不好意思的笑笑。

白宏和黎静笑著相偕站起身。“不是日本料理，是你爱吃的中国菜。”白宏向她保证。

“是啊！虽然我们这里是日化了点，但是清粥小菜仍是我们的根本。走吧！吃完饭你可以休息一下，晚餐会有人去带你的。”黎静体贴的看著仍一动也不动的范舒荷。

“等……等一下好吗？”范舒荷不好意思的回避黎静温柔的眼光，

“我……我的脚麻了。”黎静一听，错愕得瞪大眼睛，忍著不笑出声，倒是白宏不忌讳的哈哈大笑。

范舒荷也好笑的看著黎静，自嘲的吐吐舌头，“没办法，我在家很少被罚跪，都是罚站比较多。”这会儿黎静的笑声可是再也隐藏不住了。

第四章

晚上九点？！完啦！

范舒荷匆匆忙忙的滚下床，反正这软床下就是地毯了，摔不死的！

奇怪！白婶婶不是说有人会来叫她吗？范舒荷一边快速的换衣服，一边怀疑是不是自己睡得太熟，所以白婶婶不忍心叫醒她。

不管了，等会儿要见白家那最固执的老婆婆，为了替自己争点面子，她一定得给她老人家一个好印象。

好了！范舒荷照著镜子，检视自己。深紫色短毛衣配上白天那件黑色长裙，应该可以了，这已经是她最大的限度了。

总不能叫她穿淑女装吧！放下梳子走下床，范舒荷随便跟著一双拖鞋就走出房门。

一出房门，范舒荷立刻呆住了。天啊！刚来时没注意到白家的回廊竟然一大堆，房间这么多，而且都是一模一样，可把她搞迷糊了。

慢著！范舒荷像是想起了什么，又很快的回到房间，她爬到另一边把门一开——果然被她料中了，这边也是回廊！

这么说，这白家的每个房间都是四通八达的，宛如一座迷宫！

真不愧是一大帮派，连房间都盖得这般神秘。

走出房间，范舒荷一边想一边兴奋的偷笑，顺著屋檐下的灯，她细细的品味著白家异国风情的建筑。奇怪！白家没佣人吗？范舒荷没看到任何人，本想找个人问路的。算了，乾脆自己摸索比较快，也有趣多了。

边走边欣赏这奇妙的世界，范舒荷悠哉悠哉地当自己是在逛街。

不过，走了将近十分钟了吧！她怎么老觉得在原地打转，好像有走不出去的感觉？现在她真的相信这里的房间之多，已经可列入金氏纪录了，这是范舒荷走得脚快断掉的心得。而且她还发现了一件相当有趣的事——他们的门框竟然有好几种颜色！逛到目前为止，她看到分布最广的是原木色，偶尔会看到一、两间蓝色的，还有别的颜色吗？答案是有！因为她看到一间非常特别的房间，门上不仅是雕了条龙，它的门框还是金色的呢！

这间神秘的房间就伫立在那，等著她去探索了。

范舒荷实在好奇死了……看一下就好了，真的是“一下”。

“小姐，你到底是谁？”黑豹冷冷的看著正偷偷摸摸打算打开房门的女子。他们已经跟踪这个好奇的女孩好一段时间了。

可恶！还差一点！差一点她就成功了。范舒荷没被他吓著，倒是可惜的成分多些。

范舒荷相当无奈的转过身，看到的是两堵“墙”立在前面。他们站这么近想干嘛？她下意识的后退，隐约嗅到一丝不善的气息，好吧！看他们想怎么办了。

“喂！这小姐长得真漂亮。”青狼惊艳的顶了顶旁边视若无睹的兄弟。

范舒荷一听，心里的警报很迅速的拉起，虽然她有些惊慌，但仍告诉自己冷静。这两个人的身手铁定不错，因为他们给她的压迫感太大了，而且能神不知、鬼不觉的站在她后面，在这个宁静得闷死人的夜里也确实不简单。

“小姐，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黑豹冷硬的口气，在今天这种冷得冻人的天气里，更让人不寒而栗。

范舒荷转向说话的人，哇！这男的真让她大大开了眼界。“喂！你长得好漂亮”她羡慕的口吻，让站在一旁的男人高兴的咯咯笑，不过他显然在压抑，因为他的笑声实在太奇怪了，忽高忽低，真像小哥恶作剧时的样子。

“兄弟，这是我头一次听到人家这样称赞你口也！是不是觉得受宠若惊？”青狼口气轻松的调侃著面不改色的黑豹。

黑豹对这种赞美既不觉得高兴，也不觉得快乐，他已经麻痹了。

范舒荷走近他们，想把另外一名一直待在暗处的男子看清楚。他长得也不错，就是被旁边的人给比下去了。

“你们是谁？”范舒荷睁著大眼反问道。

“我们是谁？”青狼越来越佩服这名小妞了，站在人家的地盘上，竟然反客为主。

“好嘛？我叫范舒荷，这样你们可以自我介绍了吧！”范舒荷不懂这有什么好计较的，既然他们这么小气，那她就大方一点好了。

“你就是范舒荷？”青狼对于她的底细早摸得一清二楚。

黑豹知道她的身分后，很快的在黑夜里消失了。他来无影、去无踪的俐落手脚，让范舒荷连连叫好。

“喂！你当这是在唱戏啊！”青狼打趣的看著她童心未泯的动作，没想到堂堂“云天企业”的二小姐会这么纯真、漂亮。

“喂！我是比你矮，但是你可以叫我范舒荷。”范舒荷没好气的瞪著他，随即又兴致勃勃的说道：“你们是一伙的，你的功夫一定也很棒。”受到了小姐的赞美，青狼当然懂得礼貌，他绽出他最迷人的笑容，打算使出浑身解数来博得这位美女的好感，“好说！”出其不意的，范舒荷劈出一掌，快得令青狼差点躲避不及。迅速的闪到一旁后，他异这位小姐的功夫居然这么好，因为她那凌厉的招式绝不是乱打的。

“小姐，偷袭人家稍嫌小人了点吧！”青狼倚著柱子轻松的笑著。

范舒荷收回了手，笑得合不拢嘴，这里果真卧虎藏龙，她真幸运第一天就遇到两个高手。

“喂！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范舒荷一向崇拜功夫好的人。

青狼玩心大起，“好，只要你能打赢我，我就告诉你。”“真的？不骗人！”她当然好，可是……“我穿裙子，稍嫌吃亏了点。”“我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当然不会占小姐便宜。这样吧！我不动脚只动手，可以了吧！”青狼摆开架式，“但是如果你输了，可得亲我一下喔！”“色狼！”范舒荷骂道。

“要不要随小姐了，我可不喜欢勉强美女。”青狼装出一副欠人扁的色狼模样。

“好！”范舒荷答得乾脆。她现在只想教训这个不要脸的人，早将会见老夫人的事忘到一边去了。

“范家的女儿呢？”白老夫人拿著杯子，淡淡的问著身旁的儿子。“晚饭时没见到她，连现在也不见人影。”话裏的不满已经相当明显了。

“可能是太累了，刚去叫她时，见她还睡得熟就没叫她了。”白宏把手上的杯子轻轻的放在茶盘里。

“女孩子家这么贪睡！”白老夫人一听，心里面对这个尚未谋面的女孩的印象更差了。

白浩庭见奶奶不高兴，体贴的说道：“奶奶，人家耗了五个多小时才找到咱们家，难免会累坏了。”“是啊！妈，舒荷的确是累坏了，我想她等会一定会来向您请安的。”黎静也帮著解释。

白老夫人沉静的喝著茶，不明白为何一家老少都向著这女孩。“你说这女孩就是上次在台北帮了你的那个吗？”“是的。”黎静点点头，接著向老公使了个眼色。虽然她和婆婆处得极好，但有时她们会怕她。

“妈！这丫头是楚天的孩子，不会差到哪儿的。”白宏提醒著老母亲。

白老夫人终于点点头，“等见到那孩子再说吧！”才刚说完，他们就听到外面像有人在打斗的声音。白老夫人锐利的眼睛扫向孙子，生气的命令著：“浩庭！出去看看怎么回事”“好！”白浩庭很快的爬起身，朝声音的来源走去。

眼见他就快劈到自己了，范舒荷眼明手快的纵身往后面翻。结果一翻，却翻进了一个男人的怀里。

白浩庭刚踏出房门，就被范舒荷突然的动作吓了一跳，很直接的反应，他迅速的伸出手接住了那个从空中落下的精灵。纳闷的看著怀里的人，待他看清怀中的人后，白浩庭心里的惊讶变成了诧异，这不是上回在台北碰到的那个落难女子吗？她的身手似乎满俐落的嘛！

很结实的身體……范舒荷现正躺在人家的怀里，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白衬衫，她把视线慢慢的往上挪移，竟看到一双深不可测的眸子，而她生平见过最斯文、俊秀的脸孔正好好玩的盯著她看。

但他看到她后的第一句话竟是“我们又见面了。”他头壳坏了啊！她什么时候见过他了？范舒荷莫名其妙的看著这位陌生男子。“喂！你先把我放下，有什么事等一下再说，我和他还没比画完。”顺著她手指的方向，白浩庭总算注意到在一旁偷笑的青狼了。“这是怎么回事？”他问著倚在柱子上看戏的人。

“范舒荷，这场比赛延期。”青狼接到老大的暗示，只好延期，而且这里是老太君的地方，为了这小妞好，还是算了。

“喂！：等等……”范舒荷挣扎的喊著已经走了老远的青狼。她气煞的瘫在白浩庭的怀里嘟著嘴，“真不够意思。”原来她就是范舒荷啊！她和他家可真有缘，首先是他替她解了灾祸，然后是她救了他妈妈。

不过，白浩庭觉得她似乎和上次看到的不一样了，好像活泼、俏皮多了，和上次落难时的娇柔模样真有著天壤之别。一个人真能变得这么快？还是因地而异？范舒荷没好气的拍拍他的胸膛，不悦的瞪他，“喂！看够了吗？可以放我下来了吧！”“你真的不记得我了？”白浩庭轻轻的放下她，仍不死心的追问。

“不是不记得，是根本没见过……等等！”范舒荷经他这么一问，才蓦然想起自己有个双胞胎姊姊，“等等！你确定以前真的见过我？”“小姐，没想到你贵人多忘事。”白浩庭不想再自找苦吃，只是淡淡的笑著。

范舒荷为自己的鲁莽感到不好意思，也对今天太多的巧合觉得有意思，她的眼睛闪着笑意，望著他，“对不起，刚刚我是凶了些。”“嗯……还好。”白浩庭替她找台阶下，她倒满有自知之明的嘛！

“是吗？”我怎么觉得你的语气很勉强……”范舒荷瞅著他贼贼的说著。

白浩庭没料到她会这般调皮，她的改变真的让他一时无法适应。

“喂！你说你看过我，在哪裏？”唉！这人可真好心，只不过一句俏皮话就把他给定住了，乱没意思的。

“台北！”白浩庭含笑的望著她百变的表情。

“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范舒荷突然把话题扯得老远，不痛不痒的蹦出了这一句。

她可真会不按牌理出牌。“我是白浩庭。”他很正式的伸出手，介绍著自己。

“白浩庭！”范舒荷的眼珠子差点没蹦出来。别开玩笑，他的样子哪像个老大？说他是温文、儒雅的学者还差不多。

白浩庭很有耐心的伸著手，了解她的惊讶，只能苦笑自我嘲解了。“这种反应是恭维，还是讽刺？”范舒荷接过他的手掌握著，笑得活脱脱像个小天使，原来他就是白叔叔的宝贝儿子，在他那古板的奶奶教导下，难怪会这般斯文。唉！她左看右看，还是看出来他是个在黑道混的人，而且还是角头大哥，真是……“我叫范舒荷，上次我曾自我介绍过吗？”范舒荷懒洋洋的瞅著他，她的惊讶期已过。

白浩庭轻点头，表示有，但是他向来很少刻意去记女孩子的名字，只依稀记得她姓范。

“抱歉，我忘了。”“所以……你才是贵人！”范舒荷放开他的手，努努嘴取笑他。“如果你仍记得上次的名字，你就会知道我们不是同一个人，少帮主。”“你是说……”白浩庭听到少帮主的称呼，皱了皱眉头。

“我是说，那个人是我的双胞胎姊姊范舒莲。”范舒荷斜著眼睨他，水灵灵的眼睛里闪着明显的戏谑，“不过，很可惜她已经嫁人了。”“你还有个双胞胎姊姊？”白浩庭惊讶的看著她。

“不要怀疑了，下回你到我家作客时，记得通知我，我会要莲和你相认的。”范舒荷不安好心的说著。

又在调皮了！白浩庭无奈的摇著头。难怪他会觉得不对劲，原来她们是双胞胎，这么说，那个范舒莲说有个妹妹和她长得一个样是真的罗！而她说要把妹妹许配给他，也不是开玩笑！

白浩庭再次仔细地把范舒荷看过一遍。难道他们果真有缘……范舒荷不知道他眼底那簇光彩代表什么意思，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的笑容让她打心里发麻。“白浩庭，不要笑得跟只狐狸一样。”“狐狸！”白浩庭听得仰头哈哈大笑。从来没有人这样形容过他，她真有趣。

“太抬举你了是吗？”范舒荷淡淡的眯著眼睛，看他要笑到什么时候。

“走吧！大家都在等你。”白浩庭难掩笑意的说著。

大家都在……范舒荷心念一转，糟糕！她忘了向白老夫人打招呼了。

“对不起，我本来是要来向老奶奶打招呼的，谁知遇到了刚才那个人，就……”她十指交叉，不好意思的向白浩庭解释著。

“奶奶不会在意的，走吧！”白浩庭向她保证。

“你说的喔！等会儿要是老奶奶不高兴，你一定要帮我。”范舒荷拉著白

浩庭的袖子跟著走，想到那传统的老夫人就怕，语气中不知不觉流露出撒娇的味道。

她的撒娇和依赖突然触动了他的心，从没有人能让他有这种感觉，即使是比她柔弱许多的湘湘也不例外。

白浩庭低头温柔的看着身旁的人，眼神分外明亮的殷殷交代著，“奶奶要是不高兴，你就乖乖的不要说话就没事了。”对于他的异样，范舒荷没感觉，她佯装火大的扯著白浩庭的袖子，“你的意思是指我很聒噪？”“岂敢！”白浩庭含笑的看着她。

他这人怎么这么温和啊！一点都不好玩。唉！想到以后要跟这些人相处就没劲了。

“到了！”白浩庭不懂她突然的静默，他以为范舒荷还在担心。“别担心，我奶奶虽然传统了些，但不至于那么吓人。”这个人哪会知道她在想什么？范舒荷看了他一眼，然后就把视线移到门上，红色的门框！她好奇的放开手左右来回的看着，头也没回的，范舒荷伸手朝后面的人挥著。

“白浩庭，你家的门框怎么那么多颜色？”范舒荷等他走上前，才说出心中的疑问。

白浩庭还来不及回答，门就开了。

是他妈妈！

“舒荷！”黎静被弯著身观察门的她吓了一跳。

不只是她，连和她面对面的范舒荷也吓了一跳，倏地往后退一步拍著胸脯，驾魂未定的说著：“婶婶！你吓了我一跳。”“你还好吧！”黎静好笑的看著她，“肚子饿了吗？”“不是挺饿的，谢谢婶婶关心。”范舒荷开心的望著黎静。

“进来吧！奶奶正在等你。”黎静温柔的拉著她，暗示道。

“丫头，醒了啊！”白宏看见进来的人后，放下杯子高兴的问著。

范舒荷不好意思的点头，就赶紧跟著黎静坐好。这房间里的茶具可真多，而且整齐的分成两排，每排共有两份茶具，白浩庭就坐在她面对。幸好她的前面没有茶具，不然面对那复杂的东西，她还真不知道该怎么用。

不过，这些人的兴致真不是普通的好，舒荷不安分的眼神飘到了前面。

天啊！她还真的穿和服口也！

中间坐著的那位乾乾扁扁的老婆婆，应该就是白奶奶了，但是……她好像很不高兴的瞪著她，她眼神中自然而然流露出的威严，真的骇著她了，范舒荷不明白自己哪里不对。

“妈，她就是楚天的小女儿舒荷。”白宏向前面的老人介绍著。他介绍完后，侧过头朝范舒荷说著，“丫头，快叫白奶奶。”范舒荷回过神，赶紧起立，有礼的弯著柳腰，“白奶奶您好，我是范舒荷。”日本人都是这样子的。

白浩庭好笑的望著她必恭必敬的正轻模样，她真的这么怕奶奶啊！

老人家看也没看她，只是轻轻的哼著，“刚才在外面吵的就是你？”“对不起，吵到您了。”范舒荷坦诚的望著老人家。

白老夫人喝著最后一口茶，不高兴的放下杯子，“女孩家贪睡又爱玩，一点都不知道要收敛。浩庭，扶我回房间。”说完，她竟然站起来，头也不回的走了。

白浩庭站起来，同情的看著一脸错愕的范舒荷，不知该说些什么。

奶奶的确不太友善！

“浩庭！你还在磨菇些什么！”站在门外的老太太吆喝著。

范舒荷愣愣的看著白浩庭走出去，头一次知道什么叫忽视，这个老太婆根本从头到尾没正经的看过她一眼，而且她敢发誓，她甚至可以感觉到这老婆婆根本不喜欢她。

黎静知道婆婆个性喜怒无常，但并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喜欢舒荷。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丫头想要和婆婆谈土地的事，简直是天方夜谭。

“丫头，抱歉，白奶奶脾气就是这样，你别见怪。”白宏安慰的搂著犹在发呆的女孩。

“白叔叔，是不是我睡太晚了，惹得白奶奶不高兴？”范舒荷担心的问著。

“婆婆的脾气很难捉摸的，也许明天就好了，你别想那么多了。”黎静的心里其实并不乐观，但是她又不忍心见这丫头难过。

“你白婶婶说得没错，也许你白奶奶明天就搂著你又叫又跳的。”白宏打趣道。

范舒荷试想著她那瘦巴巴、满头白发又叫又跳的样子，就觉得好笑。“我很难想像白奶奶又叫又跳的样子。”她快活的朝著白宏说著，刚才的失落感这会儿又很快的不见了。

黎静和白宏见她乐得笑呵呵，总算释怀一些。这孩子很乐观，这是个好现象。

天刚亮，她就醒了。看了看表才五点半，不能再睡了，等一下睡过头，那个老奶奶又有得念了。

范舒荷在被子里窝了一会，仔细的反省自己，她昨晚的确是贪睡了点。

翻来覆去想了好久，唉！越想越烦，她乾脆爬起来把门打开，就著破晓欣赏外面庭园的景色。经过昨晚勘查的结果，她发现白家的每个房间都有两面不同的视野，而且几乎是一个转弯就一个景致，那景色之美直让她目不暇给。

天还灰蒙蒙的，范舒荷撑著头看了一会儿，觉得够了才把门关上，跑到另外一边欣赏。

看著看著，她突然发现在前方一百公尺远的地方闪了个人影，心想“云天盟”规模庞大，难免会有一些不怕死的宵小覬觐。

正义感又开始作祟的她爬出棉被，随便披了件牛仔外套，也不用换衣服了，反正她的睡衣是休闲服，没什么好见不得人的，倒是捉贼要紧！

她非常轻巧的走过回廊，尽量不出声的跟著前面的人。直到见他进了一个房间，她才小心翼翼的贴著墙走。范舒荷总觉得自己还比较像贼。

这间就是昨天她被人捉到在偷窥的房间嘛！

因为门框是金色的，而且门上有条活灵活现的木雕龙，不会错的！就是昨天那间。

“老大！有个人在门口张望。”蓝虎就是被范舒荷跟踪的那个“贼”，他当然也知道有人在后面紧跟著，而他之所以不采取行动，只因他一直认为白家的严密措施已经无人能匹敌了，别说是人了，就是连只蚊子想进白家，都不是件简单的事，所以起初他并没有放在心上，却没想到这个人竟一路跟到底。

“你看著办！”白浩庭对于这种事情根本不在意，他和其他三个人继续研

究手中的资料。他们正在研究雄老大最近一连串诡异的举动，为了这些问题，他们已经讨论了一个晚上。

“条子最近一直在这附近走动。”青狼提醒著兄弟们。

蓝虎走到房间的角落，打开了一间密室，启动开关，随即一大片电视墙从天花板降下来，准备让他们看看这位神秘客。

他打开监控系统，这套系统是青狼安装，红狐设计的，设计之灵活度到目前为止仍无人可比。透过它可以看尽白家的各个角落，只除了几个特别的房间！当然，它也可以外接到白家的各个分支机构。

现在一大片萤光幕上都充满了各个角度的范舒荷，近的、远的、全身的、半身的，甚至侧面都照出来了。

青狼不在意的扫了萤光幕一眼，这一看，他差点把嘴里的水喷了出来。又是她！她的精力可真是无穷，青狼好笑的盯著萤光幕上的女郎，她还真上相哩。

“这个女孩的功夫不输红狐。”青狼对旁边的黑豹说著，他的眼睛有意无意的瞄著正在埋头研究的老大。“说不定比她还好。”红狐也抬头看著萤光幕，冷艳的脸色没有丝毫表情。“没见过她。”她冷淡的说著，彷彿事不关己。

白浩庭本来正在研究蓝虎的报告，听到手下们的讨论，终于也好奇的抬起头，看著正对面的萤光幕。

范舒荷！她又想干嘛？！白浩庭失笑的盯著东张西望的她。“你们先讨论，我出去一下。蓝虎，把萤光幕收起来。”白浩庭放下手边的资料，起身往外走，顺便交代从密室里出来的人。

“这女孩是谁？”蓝虎盯著萤光幕和老大从容不迫的背影看了一下，才回头把萤光幕关掉。

“范楚天的女儿范舒荷。”黑豹冷冷的回答。

白浩庭一打开门，就看到清新如朝露的范舒荷神情紧张的防备著，直到看见他才放下防备。

“早安！”他彬彬有礼的向她道早。

这回范舒荷没被吓到，她有些讶异的看著他，刚刚那个人不是他啊！

“早！”范舒荷心不在焉的敷衍著。她探头探脑的想瞧瞧裏面究竟是干什么的，可是白浩庭偏偏很快的出来，并且随手就把门给拉上了。

“你在找什么？”白浩庭明知故问。

范舒荷为了怕打草惊蛇，示意白浩庭弯下身子，然后附在他的耳边悄悄的说著：“我发现你们家有贼。”“贼？”这会儿他的目光和她平视，从没这么近看过女孩子的脸，白浩庭发现她的皮肤相当光滑、细致，难道女孩子的皮肤都是这么嫩的吗？范舒荷没注意到他的凝视，仍一心一意的想著刚才那个贼。“嗯！刚才我看到一个男人鬼鬼祟祟的进了这里。”她直起身，比比门。

白浩庭很想笑出声，可是他还是维持风度的闭上嘴。

他不想再让她心里有牵挂，便轻轻的告诉她，“他是我的手下。”“手下！”范舒荷没有泄气，反而张大了眼睛，急急的问著他，“是昨晚那位吗？”她对青狼的挂记，让白浩庭的心里突然感到强烈的不舒服。“不是。”“可惜！”范舒荷轻跺著脚。

白浩庭皱著俊逸的脸庞，定定的看著她，“你……喜欢他？”范舒荷闻言，当著他的面哈哈大笑，“你在胡说什么？我才看过他一次而已，怎么可

能！”她笑的样子真漂亮，整个人好像个小太阳。“不然你为什么觉得可惜？”范舒荷伸了伸懒腰，含笑望著他，相当老实的回答：“他的武功好，可以陪我过招，自从武哥娶走了莲后，就没人可以陪我活动筋骨了。小哥没空，大哥更不用说了，他光是约会就来不及了，哪有时间陪我？”“听说你的身手不错，谁教你的？”白浩庭感兴趣的问她。

“武哥啊！他是我和莲的保镖。”范舒荷骄傲的对她说明。“这是你的房间吗？”她还是对这扇门充满了好奇。

“你常常这样吗？”白浩庭无奈的问道。

“怎样？”范舒荷不明白他的话意。

“话题转得比什么都快。”白浩庭仔细的看著她生动的表情。

“呃……”范舒荷微张著嘴，努力的想著，好像真如他说的一样。“那……这间……到底是不是你的房间？”白浩庭没想到她这么锲而不舍，只有笑笑的摇著头，他实在拿她没辙。“不是，这间是会议室，任何没有经过允许的人，不得擅入。”“会议室！”原来是这样，她终于知道金色门框是表示任何人不得擅入了。“好！我知道了，以后我不会再这么无礼了，很抱歉打扰你。”她毕竟是懂得礼貌的。

范舒荷朝他笑了笑，转身就走。

“范舒荷！”白浩庭叫住她，突然强烈的想再和她谈话。“昨晚的事，希望你别介意。”范舒荷转过头，看到他眼底的歉意。

“什么事？”范舒荷不懂他的愧疚何来。

“奶奶的态度不太好，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白浩庭扒著头发的样子，好像个做错事的小男孩。

“那个啊！我早就忘了。”范舒荷大而化之的挥挥手，表示她并不在意。

“如果她真不喜欢我，难过也没用不是吗？”她朝白浩庭轻眨著眼，再度挥挥手，然后轻松的踱著脚步往回走。但是踱几步后，范舒荷就停了下来。

“呃……白浩庭，”她为难的转过头，若有所求的望著仍伫立在原地的男子。“可不可……带我回我的房间？”他刚还在想她怎么这么厉害，才来第二天就把家里的位置摸得这么熟，没想到……白浩庭相当乐意的走近她，一点也不像个角头大哥的笑道：“我的荣幸。”“很抱歉，老是给你添麻烦。”范舒荷见他老是这么斯斯文文，她的心里就很过意不去。

白浩庭挑高了眉，很惊讶听到她这么说。“看不出来你会这么多礼！”原来他也会损人的。范舒荷笑靥如花，“没办法，住在人家屋檐下，总得入境随俗！”她的言下之意，是白家太多礼教了吗？“你这么觉得吗？”范舒荷知道他的意思，她淡淡的看著庭院，声音里隐含蓄笑意。

“是这么觉得！”范舒荷老实不客气的回答，知道白浩庭不会生气的，不像他那不苟言笑的老奶奶。

“告诉我，你们家吃早餐有没有什么规定？省得我又不知情，触犯了老奶奶的戒条。”范舒荷随口问道。

“你的服装……最好整齐点。”白浩庭竟然认真的看著她身上的衣服。

他难道真以为她会就著睡衣上餐桌吃饭，他当真以为她是这么随便的人？也许在家里她会这么做，但是经过白奶奶昨天的训示后，她可变聪明了。

“放心，再怎么随便，我也不会穿睡衣去吃饭的。”她大大的叹口气，想到自家老奶奶那种古怪的脾气，她恐怕得出去买几件像样的长裙了。

第五章

他总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单纯。

孟克霖已经观察好一阵子了，他的直觉告诉他？有人要栽赃给白家。因为证据太容易到手，也太明显的指向白家，这不是白家的作风，所以一定有问题，他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他远远的盯著白家门禁森严的大门，今天已经监视了大半天，也没见到白家的龙头出来过，只是些小喽罗进出。

又有人出来了，是个女的。远远看她好像……范舒荷？孟克霖嚼著面包的嘴巴顿时暂停，并随著越走越近的人儿而越张越大。

真的是范舒荷！她怎么会从白家出来？孟克霖等她经过时，才飞快的下了车喊著她，“范舒荷！”谁啊！叫那么大声要吓死人啊！范舒荷转过身，不悦的搜寻日标……孟克霖！？范舒荷很快的走到他面前，不客气的质问他，“孟克霖！你在这里做什么？”他没问她，她倒是先开口了。孟克霖皱眉的看了看自家，把她拉进车里，很快的开走车。

“孟克霖，你还没回答我！”范舒荷担心的看著他，难道他这次要办的案子和白家有关？“你呢？怎么会从白家出来？”孟克霖把车子停在路边，神情凝重的盯著她，这丫头太聪明，一定猜到了八、九成。

而他如果没猜错的话，当日她要找的地方就是白家吧！

“你已经猜到了，何必再问？”范舒荷虽然单纯了点，但也不是笨蛋。

“这就不太好了。”孟克霖沉吟道。

不太好！？范舒荷紧张的抓著他，“孟克霖，你这次的任务真的和白家有关吗？”孟克霖点点头，他相当信任她，决定这件事让她知道也无妨。“根据线报，白家近日将会进一大批的海洛英……”范舒荷原本红润的脸色因为他的话而刷白。不会吧！白家除了白奶奶个性怪异了些，其他的人都不像是踏著人命赚黑心钱的人啊！

“更糟的是，最近几宗少女失踪案件都和自家有关！”孟克霖也不愿意看到她为难，但是到目前为止，白家的确是长可疑的。

“你是说贩卖人口！？”范舒荷失理的嚷了出来，“我不相信！”范舒荷坚定的看著孟克霖。

“别说你了，连我对这案子都有些怀疑。”孟克霖也提出他的质疑。

“你是说……”范舒荷充满希望的紧抓著他。

“你愿意帮我吗？”孟克霖望著松懈的瘫在椅子上的范舒荷。

范舒荷眉头皱得紧紧的，充满不屑的声音抑扬顿挫，“我不可能出卖白家！如果站在相同的立场，我也不可能为白家出卖你的，我希望你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这个小忠贞者，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孟克霖取笑的拉拉她的头发，“唉！我实在很不愿意让你涉险，但是目前除了你，我也想不出更好的人选，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是说要我当助手？”范舒荷的兴趣又来了。

“嗯，只在必要的时候。”孟克霖不想被范家给人五马分尸，可是他需要个饵来引出那些人口贩子，而清新的范舒荷正好切合他的需要。

“好！我一定会为白家洗清罪嫌的。”范舒荷一口允诺。

“劝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以免失望越大。”孟克霖好心的提醒她。

他的话引得范舒荷怒视连连，“哼！你看著好了，结果一定如我所料。”
“好，好，咱们就别争了，你要去哪里？让司机？我，替你服务如何？”孟克霖轻松的问著她。

“好！我要去中友百货。”范舒荷也不想太小气，笑笑的对著他说。

“你啊！翻脸比翻书还快！”孟克霖无可奈何的开车上路。

黎静从半小时之前就一直在等范舒荷，但是这孩子下午只说要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结果现在已经到家里开饭的时间了，等会儿婆婆看不到她，又要不高兴了。“夫人，范小姐刚打电话回来交代，说她晚上不回来吃。”贵叔一板一眼、恭恭敬敬的朝坐在餐厅上张望的黎静说道。

黎静诧异的问著老人家，“贵叔，范小姐有没有说她人在哪襄？”“没有，她只说遇到了老朋友，可能会晚点回来。”贵叔依照范舒荷交代的话回答。

遇到老朋友？“妈，谁会晚点回来？”白浩庭适巧扶著白老夫人进餐厅，他见餐厅里只有母亲一人，好奇的问著。

“你爸爸。”黎静等贵叔走出去了，才轻描淡写的回答儿子，顺便朝儿子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别再问，因为她不想让婆婆知道舒荷还没回来。

聪明的白浩庭当然也知道母亲的意思。

结果，大家才坐好准备吃饭，白老夫人就冷若冰霜的问著：“范家的姑娘又在睡觉了吗？”唉！她终究还是没忘记……“没有，舒荷人现在在外面买些东西，可能晚点才会回来。”黎静极力想扭转婆婆对范舒荷的印象。

“才来第二天就急著逛街、买东西，真是好吃懒做的大小姐。”白老夫人依旧对她存有相当的偏见。

“奶奶，范舒荷并不像您说的这么一无可取，为什么您会这么排斥她？”白浩庭低沉有力的声音里充满不解。

“这个女孩一看就知道是个野女孩，她还不是对咱们那块土地有所贪图，才会住进咱们家。”白老夫人不明白为什么家里的人都向著范舒荷。

原来婆婆仍为土地的事耿耿于怀。“妈，您误会了，其实舒荷……”“不要再说了，好好的吃顿饭，有事等喝茶的时候再说。”白老大人冷著声音，不愿再为这个丫头坏了自己的胃口。

深谙婆婆脾气的黎静不敢再多说些什么，只好领命的闭上嘴。

“奶奶！”韦相湘甜美、乖巧的探头进餐厅，她知道现在是白家的晚餐时间，但是她已经几天没见到浩庭哥，心里满挂念的。

“湘湘，吃过饭了吗。”老夫人高兴的问道。

黎静总算看到婆婆难得展现的笑容了，她对韦湘湘和范舒荷的态度可真相差十万八千里，幸好舒荷不在，不然她看了铁定会很难过。黎静心里颇替范舒荷感到不平，她冷眼旁观婆婆对韦湘湘和藹有加的模样。

“吃过了，我只是帮爸爸拿东西过来给浩庭哥。”韦相湘不疾不徐、甜甜蜜蜜的回答老夫人。

“坐下来陪奶奶聊聊。”白浩庭替她拉开椅子，亲切的对她说著，心里也对奶奶的差别待遇有诸多不解。

韦湘湘美丽绝伦的脸庞因为白浩庭的话而显得快乐洋溢。她在意他的一切，不管是他的笑、他的冷静，或是他的亲切，他的一切都是她所深爱的。

黎静把韦湘湘明显的感情看在眼里，但她太柔弱了，不适合浩庭。并不是她不喜欢韦相湘，而是站在帮主夫人的立场来看，浩庭未来的妻子必须要能分担他的重担，而韦湘湘太需要人家保护了，她若真嫁给浩庭，绝对会造成他的负担。

其实黎静是个活在二十世纪的人，思想也颇为开通，若是儿子真的选择了韦相湘，她绝不会反对，毕竟儿孙自有儿孙福。但是如果浩庭对湘湘没有丝毫情意，她可真的担心相湘的反应了，因为她用情太深，能否接受这种打击是一大问题。

唉 她必须赶快提醒这像个呆头鹅的儿子，尽早表明自己的态度，省得日后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

“这个社会像湘湘这么知书达理的女孩不多见了。”白老夫人意味深远的提醒若有所思的媳妇。

“白奶奶，不来了，您取笑我。”韦相湘轻声细语的撒着娇。

“你在奶奶心中的地位，已经超过我这个孙子了。”白浩庭始终斯文有礼的笑道。

韦相湘闻言，转头看著心仪的人笑得那么的温文，他那贵族般的脸孔不知迷煞了多少道上的女孩子，但是却从没见过他对哪个女孩表示欣赏，他心目中爱恋的女子到底该具备哪些条件？为什么从没听他提过呢？“浩庭哥乱讲，奶奶最疼你了。”韦相湘依旧是柔柔地低声嚷著，勉强的收回视线。

“是吗？我怎么没这种感觉。”白浩庭笑笑，一脸的不苟同。

韦湘湘担心的看著他，他不会真的这么想吧！“浩庭哥……”白浩庭听见她明显的担心语调，就知道她又在杞人忧天了。“开玩笑的！”他放下碗，笑著朝这个爱忧愁的女孩解释著，随即起身朝在座的人点点头，“我先走了，等会儿还要去几个分堂巡视。湘湘，留下来陪陪奶奶。”白浩庭临走前，摸摸韦湘湘的头发吩咐著。

不管他是客气或是什么的，反正韦湘湘因为他的一句话决定留下来，等他回来，她愿意为他做任何令他高兴的事。

“好啦！你真罗唆！”范舒荷神情相当愉快，整个心也跟著跳起舞来。她侧过身，笑骂著旁边的大男人，“你快变得和大哥、小哥一样烦人了。”今天孟克霖陪她逛了一下午的街，也听她吐了一天的苦水，好不容易一肚子不快终于得以舒解，她怎能不快乐？不过，他也为了担心她的安危而叨念了一整天，甚至后悔不想让她参与他们的计画。开玩笑！她怎么可能轻易让他反悔？于是，在她的坚持、威胁下，孟克霖只好乖乖的投降了。

但是他仍不放心，一路上一直教她要如何小心，黑道有多可怕、多黑，好像他已经忘了她正住在这全省最大、最有势力的帮派里！

“没心肝的女孩！多少女人希望我这么关心她们，你却总是不屑一顾。”孟克霖语气轻松的把车停得离白家远远的，扭过头却看到范舒荷一张小脸皱得死紧，直盯著门禁森严的白家。“嗨！你怎么了？我是开玩笑的啦，你不爱我又不是什么滔天大罪，不用这么内疚的。”孟克霖和她打屁，企图振奋她的精神。

“神经！”范舒荷赏给他一个大大的卫生眼，才打开车门下车。顶著夜的凉意，她望著天空，低哑的问著也跟著下车的孟克霖，“你知道我在担心什么。说真的，孟克霖……白家不会这么坏吧！”“奇怪，下午是谁很肯定的告

诉我，他们绝不是坏人的？”孟克霖把她的话丢还给她。

“傻丫头，你一向很重视朋友，而且你家和他们的交情又不同，所以你会担心是正常的，照理说身为警务人员的我，态度应该保持中立，但是身为朋友的我又不忍见你难过，所以现在我能说的只有？相信你自己。”这就够了！范舒荷感动的投入孟克霖的怀里，紧紧、紧紧的抱著他，感谢他的友谊。

“谢谢！”“好了！肉麻兮兮的。快进去了，省得等一下那位看你不顺眼的老太婆又找碴。”孟克霖轻轻的推开满心感激的她。

“说得也是。好吧！谢谢你听我诉苦。”范舒荷果真潇洒的挥挥手，轻盈的迈开脚步走孟克霖好笑的看著一蹦一跳的情影，她总算又回复到原先那个充满朝气的范舒荷了，不过白家那个古怪的老太婆也的确有她受的……此刻，孟克霖的注意力全被范舒荷占据了，因他无法完全放心她，殊不知他俩的一举一动，一直在另一部车的监视下“老大，那个不是范舒荷吗？”青狼撞撞身旁的人，擅作主张且有技巧的把车停在离他们不远处。

“青狼，范家小姐关你什么事？”蓝虎八成和青狼犯冲，才会处处和他作对。白浩庭没听到他们的话，注意力都放在外面的人身上了。“那个男的似乎很眼熟。”他沉吟的敛紧了眉头，问著一班兄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就是这几天一直在监视白家的条子？孟克霖。”黑豹冷冷的说著，目光阴冷的停留在范舒荷的身上。

孟克霖这个人警界的包青天，不收红包、不走后门，一切秉公处理，是一个相当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的人。他的破案率居全省之冠，任何案件只要他出面，没有破不了的，也因此能使他的行动自由，不受任何长官的约束。

他是个棘手的敌人……白浩庭英雄惜英雄般的望著前面那个英挺的男人。但是他怎么会认识范舒荷？范舒荷仰著头，像在和孟克霖说些什么，只见孟克霖很正经的回著，按著就看到范舒荷冲进孟克霖的怀里，两个人像爱人般的拥抱著。

车里的人看到这一幕，心里大都有了不同的答案，也相当有默契的噤声，等候老大的指示。

白浩庭等到孟克霖离开了，才冷淡的指示手下，“青狼，等一下你们从侧门进去。”说完，白浩庭就下车，朝范舒荷的方向走去。

“老大似乎不太高兴。”青狼研究著白浩庭僵硬的步伐，他是为了范舒荷呢？还是为了孟克霖在生气？范舒荷一直对著完全由电脑控制的对话机说话，这些让人眼花撩乱的按键到底是什么意思嘛！下午贵叔明明教过她的，可是她还是“叫”不开门啊！

“开门，我是范舒荷！”大门根本不“理”她，依然紧闭如墙。

搞什么嘛！她的音调少说也变化了十几种了，从最高到最低，应有尽有，幸好白家的幅员广阔，不然以她这种怪声怪调早被K死了。

什么最现代化的鬼音控嘛！范舒荷烦得想大声尖叫！好？卯上了，今天她不摸个清楚绝不罢休！

白浩庭走近她的身后，见她逞强的直瞪著对讲机。他伸出手，越过她的头顶按了一个钮，然后稳健的命令著：“开门！”才说完，那扇厚重的木门“乖乖”的“卡！”一声，门锁一松，就“进开”一道缝。

范舒荷先是一愣，然后大喊一声：“哇呜！”随即回过头见到白浩庭，高兴又“崇拜”的拉著他的衣服，好像看见“超能力者”般的惊喜。“怎么使用？快教我！”如果今天遇到的不是他，她一定不好意思强拉著人家教。“白

浩庭……你怎么了？好像不太高兴。”范舒荷看他的脸色似乎不太好。

“你今天很晚回来？”白浩庭不知道心里面为什么觉得很不舒服，冷著一张俊逸的脸，他仍无法释怀刚才看到范舒荷和孟克霖拥抱时心中的异样感受。

等到门关上了以后，范舒荷才高兴的举起手中大包小包的袋子，“要不是为了你奶奶，我才不用浪费这大半天去逛街呢！”“我来拿吧！”白浩庭体贴的接过她手中的负担，口气中仍充满了不快。

“嘿，高兴点嘛！瞧你这副样子，我还以为要世界末日了。”范舒荷挡在他前面不让他走。“白浩庭，你不觉得你家的庭院很美吗？”范舒荷见到樱花树的花瓣随风飘舞，在今天这样漆黑的夜里，好像白雪一闪一闪的，那飞舞的姿态是如此的轻盈、曼妙，冬天对白家而言是个起舞的季节吧！

她实在爱极了这片难得一见的天然美景，感动的走向白浩庭的身边，快活的勾著他的手臂，“你不觉得这些花瓣好像在跳舞，像是在取悦不开心的你？”白浩庭细细地、灼人地用幽黑的眼睛直直看著她，始终不发一语。他住了三十年的家，这种景色对他而言已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早已不觉得有何美感，但是范舒荷的话却让他再次回到第一吹看到花瓣漫天飞舞时的兴奋，她的生活中是不是没有所谓的一成不变？她总算见识到他威严的一面了，不说话、紧抿著嘴巴的白浩庭，的确有种领袖的架势，天生浑成的气势很吓人，老实说，她心里直被他看得毛毛的。

“白浩庭，”范舒荷仍然神采飞扬的想替他打气，“是帮里的事吗？”“刚才在门口那个人是你的男朋友吗？”白浩庭炫惑的望著她的笑脸，突然冷冷的蹦出了这么一句。

“刚才……喔！你是说他呀！”范舒荷很惊讶他突然提起孟克霖，他不认识孟克霖吧！她开始有些担心了。

“范舒荷，你还没回答我的话。”白浩庭急躁的口气和平常冷静的他判若两人。

“不是。”范舒荷呆呆的回答著，他到底哪根筋不对劲？“真的？”白浩庭小里不是滋味的想起他们刚才亲密的动作，不放心的怀疑著。

“白浩庭！”范舒荷警告的叫著他，“你怎么老是问我这种问题？我说不是就不是。”她说得这么肯定，让他积压在心里的大石顿然落下。

“好，换我问你，你为什么心情不好？”范舒荷拉住他，不服气的质问他。

白浩庭失笑的望著她认真的表情。

“不要光是笑，回答我！”范舒荷故意闹他，她很喜欢白浩庭笑起来的样子，既像个不成熟的大男孩，又像个稳健的男人，才不像刚才那种阴森森、仿佛想把人生吞了的样子，让她看了就倒尽胃口。

嘻嘻哈哈的笑著、开著，白浩庭觉得和她像对热恋中的情侣，他不懂自己为什么突然有这种奇怪的想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范舒荷是他长这么大以来相处最融洽的女孩，她始终眨著圆滚滚的大眼睛，好奇的探索这世界，开朗活泼的面对各种挑战。

她的活力对他而言有著莫大的吸引力。

韦湘湘脸色发白的，看著她心爱的浩庭哥挽著一名俏丽的女孩，有说有笑的走上回廊。

“浩庭哥！”她的心好痛，浩庭哥是她的。

范舒荷抬起带笑的臉，和白浩庭一起看向那位绝世美女。

“哇！你好漂亮。”范舒荷放开白浩庭，赞叹的走近那位美得惊人的女孩，然后回头羡慕的嚷嚷：“白浩庭，你的女朋友吗？好漂亮耶！”她的嚷声和赞叹声惹得白浩庭不知该气还是笑，倒是韦湘湘顿时松开了一颗忐忑不安的心。

“你好！我叫范舒荷。”范舒荷大方的介绍著自己，一点也没发现这女孩对她多少隐藏著一些敌意。

“她叫韦湘湘，是我的邻居，就像我妹妹一样。”白浩庭上前替她介绍，顺便解释两人的关系，不希望范舒荷误解。

韦湘湘不明白浩庭哥为何会这样解释，但是她不想听、也不要听。她一直不知道浩庭哥对她是什么样的感觉，现在知道了，她却无法接受。“我有事……先走了。”“湘湘，你没事吧！”白浩庭当然知道湘湘对他的感情，但无论湘湘如何的喜欢他，他就是只能把她当妹妹看，而且一直想找机会向她表明自己对她的情感只停留在兄妹情谊，今天正好藉著这个机会表白，省得误了湘湘，也让范舒荷误会。

含著泪水的韦湘湘不肯回头，她不相信浩庭哥对她没有男女之间的感情，她不会轻易认输的。揩去泪水，韦湘湘温柔依旧，就是不敢回头看白浩庭，“我有事先回去了。”“韦湘湘她没事吧！”范舒荷轻柔的看著她渐行渐远的背影，觉得她似乎很伤心。“白浩庭，你真的只把她当妹妹？”“是的！”白浩庭坚定、毫不犹豫的当著范舒荷俏丽的脸蛋回答。

她怎么觉得他的回答像在承诺些什么？范舒荷不想理会心里那股奇妙的感觉，但是白浩庭紧盯著她的那双认真的眼睛，却莫名的揪住了她的心。

第六章

“白奶奶，我是范舒荷，可以打扰一下吗？”昨晚白浩庭告诉她，他奶奶一大早含在茶院里插花，而且通常她这时候的心情最好。

依照白浩庭的指示，她找到了红色门框的茶院。昨晚白浩庭在她的逼问下，终于说出白家门框颜色的区分依照他的说法，金色是白家最机密的代表，任何人没他或白叔叔的许可绝对不得擅闯：再来就是红色，红色是白家泡茶、谈天的房间，但是因为白家主人卧室的颜色也是红色，所以规矩也是相当多：至于蓝色嘛，可能是范舒荷最感兴趣的了，因为蓝色代表天空，所以所有和运动有关的房间全属于这个颜色。

而据说自家有一间三百坪的道馆，一座室内网球场、篮球场、健身房、游泳池，和一座户外的高尔夫球场。还有一间私人的手术室，里面的设备一应俱全，甚至比台湾的各大医院还要来得先进。

改天她一定要好好的探索一下这个神奇的地方！她暗忖著。现在还是先办正事要紧……于是她特地换上正式的长裙，拿著合资的企画案来到茶院的外面，准备“上断头台”，因为她已经知道昨晚白奶奶不高兴的事了。

她低头看著自己一身淑女的装扮，大叹一声没想到好不容易逃离了老妈的“鹰爪”，现在却自投罗网的跳进了白家这个虎穴中，难怪老妈会答应让她住在白家。一位中年妇人出来开门了，“白老夫人请范小姐进来。”进到里面，只见白老夫人在聚精会神的插著花，可能因为花儿的关系吧，白老夫

人的面容果如白浩庭所说的亲切许多，但是犀利无情的嘴仍是紧绷著。

唉！范舒荷心想，这位老人家笑起来不知是什么怪异的模样，她真想看看。

“白奶奶，早。”范舒荷尽量让态度自己看起来很谦卑，跪在老夫人的前面，平常活灵活现的大眼再正经不过了。

莲要是看到她现在这种呆板的蠢样子，准会笑死！

“早。”白老夫人插著花，礼貌的和她道早。

难得听到她没有含火药味的声音，范舒荷喜不自胜，暗暗在心中感谢白浩庭的指点。

“你昨天很晚回来？”白老夫人神色自若的问著跪在她眼前的女孩。

“对，我去百货公司买……”范舒荷话还没讲完，就被白老夫人的冷言冷语给打断。

“女孩子家不要只想要贪图享受，你父母赚钱不容易。”白老夫人冷冷的训著她。

又来了，她到底对地有什么偏见？范舒荷简直郁闷透了，自己似乎怎么做都不对。唉，算了！咬紧牙根，忍一忍吧！

“我知道，谢谢白奶奶的教诲。”范舒荷违背良心的低声说道，内心却开始自责，为什么她该死的要跑到白家来受气？但是另一方面，她又不甘心不战而屈，这不是她范舒荷的作风。

她的语气随便听也知道是不情不愿，而白家老夫人最讨厌这种言不由衷的话，她认为范家的女儿不该是这种没有骨气的娃儿。

“拿来吧！”瞄到她放在地板上的卷宗，白老夫人冷冷、不客气的笑著：“这不是你鞠躬哈腰的目的吗？”范舒荷起先不明白她的意思，等看到白老夫人那副鄙夷的嘴脸后，才会意过来，霎时全身血液失去控制，开始逆流……够了！她觉得受够了。

“不是！”范舒荷只知道有一把火从肚子延烧到头顶，这口气她礁不下了。”我也没必要鞠躬哈腰得像只哈巴狗。从小父母就教我们做人要抬头挺胸，而且对待长者要敬老尊贤，所以我住进白家，一切都按白家的礼仪行事，而这一切的一切只为了这是白家的规矩，所以：我不知道白老夫人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怒发冲冠、满脸通红的范舒荷和白老夫人大眼瞪小眼，不懂她以前为什么觉得可以忍受这一切？“我不晓得自己哪里得罪了老夫人，但是从今天开始，我绝不会再拿土地的事来烦您，而让您看不起。我相信爸、大哥和小哥，他们不会有任何异议的，而且，我也相信范家不会因为没有这块土地就一蹶不振。”范舒荷不愿再低头让她耻笑，她站起来一脸高傲、居高临下的望著满脸怒容的老人家。“本来我应该按照礼仪像日本人般向您叩首的，但……为了怕您误会，我就省了这个动作，抱歉这些日子打扰您了。”一口气连珠炮的说完，范舒荷不愿再看白老夫人那副看不起人的嘴脸，转身就走……“站住！”白老夫人大声喝道，冷冰冰的眼底却无意间溜出她的赞赏。

范舒荷不愿回头，背著她问：“还有事交代吗？”“你是什么意思！？”白老夫人不客气而恼火的问她，这野丫头竟敢背对著她说话，算她有个性。

“意思是说，我不愿意委屈自己，也不愿再惹您心烦了，再见！”范舒荷不客气的答完后，顾不得礼貌的快速离开茶碗。

等木门“碰！”地大力关上后，白老夫人冰冷的脸上出人意料的露出了

一丝笑容。她转头对著多年的老仆人，也是唯一能看透她的好友贵嫂说：“她相当有个性嘛！”“老夫人为什么要这么做？”贵嫂不明白她的用意。

“我自有我的道理。”白老夫人雪亮的眼睛直盯著木门，“贵嫂，晚上多准备一副茶具。”“可是范小姐她不是……”贵嫂不明白个中乾坤。

“你多准备一副准没错！”老人家信誓旦旦的告诉身后的好友，脸上仍逗留著久久未散的笑意。

游完泳好舒服啊！

青狼穿著运动服，高兴的吹著口哨，一身清爽的用毛巾擦头。

咦？那个远远的像个火车头直撞过来的，不就是和他比试未成的范舒荷吗？青狼没发现她的怒气，不怕死的挡在范舒荷的前面和她打招呼，“嗨！范舒荷，还记得我吗？”怒火冲天的范舒荷紧抿著红润的唇瓣，眯著眼睛看著他。

“还记得我们的赌约吗？”粗心的青狼没嗅出她的火药味，仍“一派潇洒”的提醒她。

然而，怒气可以使人的动作更加灵活有力，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手势，范舒荷便扞倒了比她高出许多的青狼，然后掉头就走，根本没兴趣理那个什么赌约哩！

倒在地上目瞪口呆的青狼，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看不到她的踪迹了。

他现在终于知道范舒荷的心情不好，也知道生气而且有功夫的女人是惹不起的。

“就在这边，下个星期雄老大要在这个码头把人带上船，这次的人数据说有近百人，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巨幅的台中地图摊开在会议桌上，地图上做满了密密麻麻的记号，蓝虎一边说一边又在这五颜六色的纸上添上一笔红色小圈圈。

“一切都在监视当中，”黑豹冷冷、痛恨的说著。“我不会让他们溜掉的。”

“这件事绝对要保持机密。”白浩庭严肃的命令著，一反平常的斯文，脸上的柔和线条变刚硬，十足领导人的架势。“红狐，那批海洛英查得怎么样？”红狐的脸上出现厌恶的表情，“是雄老大干的，准备栽赃给”云天盟”。他还为三年前你解散他的“红木帮”记恨在心，而且据说他的妻子就是在逃亡中被他的仇家给杀了，所以他把这笔帐也一并算在老大身上，这些年他虽然在表面上归降，但实际却不是那么一回事。”“没办法，谁教他的手段老是那么阴狠？再说，谁又能保证他的妻子不是他自己杀的，然后再企图藉以博取道上兄弟的同情？”蓝虎毫不留情的批判著。

“这么说，孟克霖真的是来调查这两件事？”白浩庭向蓝虎确定，他和雄老大的恩怨总有一天要了结的。

“没错，不过孟克霖似乎不相信线报，他的聪明、睿智倒是相当少见。”蓝虎分析著。

“嗯……”白浩庭继续看著地形，雄老大交易的这些地方离“云天盟”的分部相当近，这条阴险、滑溜的蛇，他会逮到他的。

“对于这批海洛英，我们按照原订计画进行。至于人口贩卖这件事，黑豹、红狐，交给你们了，自己要小心些。”白浩庭叮咛著，他把里面的人都

当成了手足看待，绝不愿见到任何人因公受伤。

“嗨……大家好。”青狼蹒跚的走进会议室，慢慢的躺在椅子上。他的狼狽样引起了室内同伴的高度关切，就连一向看不惯他的蓝虎也不例外。

“青狼，你游泳游过了头，撞到墙了吗？”竟然是红狐先取笑他。

“你们女人真是惹不得，哎……哟……！”青狼呼天抢地的。

蓝虎的关心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爆笑。“不要告……告诉我，你……是被娘儿们摔的……”等到蓝虎点出，本来认真在研究地图的其他人才开始慢慢意会过来。

“是谁有那么大的能耐能摔得了你？”白浩庭含笑地看他还能开玩笑，就放心的转过头，继续研究手中的地图。

连老大也在取笑他？惨了！他一世英名全毁在范舒荷的手中了~青狼躺在椅子上，忍受著同伴的讪笑，没好气的嚷嚷：“不要笑了，要是你们遇到了那个气冲冲的范舒荷，我保证你们也会落得和我相同的下场！”“范舒荷气冲冲？”猛地抬起头，白浩庭急急的问著。不会吧！难道奶奶又给她什么难堪了？没留意到兄弟们关爱的眼神，他来不及交代就匆匆忙忙的离开了。室内的人都沉默的看著老大反常的举动，大家面面相觑。只有躺在椅子上的青狼哈哈的笑了起来。

“什么时候看见咱们老大这么慌张过……”青狼把手枕在底下，意有所指。

范舒荷把小行李塞得鼓鼓的，还来不及换下这身碍手碍脚的裙装，就气呼呼的背著小背包，提著行李，准备离开这个令人恼火的地方。

白浩庭远远的看到范舒荷提著行李，朝大门的方向走，他赶紧跑上前，抓著她的行李。

“范舒荷，你这是干什么！”白浩庭抢回她的行李，挡在她面前关心的问著。“很明显的，我正要离开贵府，如果你喜欢那个小行李的话，免费奉送！”范舒荷实在气昏了，她绕过白浩庭往外走，而且越走越快。

白浩庭放下行李，追上她，情急的拉住她的双手，“范舒荷！是不是奶奶又说了些什么让你难堪了？”别过脸，范舒荷拒绝回答。

白浩庭轻轻摇著她，“范舒荷！你这么轻易就认输了吗？”“什么意思？”范舒荷撑著眉，缓缓的转过头，面对著白浩庭。

“在来我们家以前，你就应该知道奶奶是什么脾气，而如果你现在就放弃，一定会被修伦取笑，人家也会认为你只是个懂得享乐的富家千金而已。”白浩庭慢条斯理的劝著她。当然啦，所谓“人家”，一定就是指白老夫人了。

范舒荷快烦死了，她泄气的望著白浩庭，“可是我不想住在这里，而且我也已经放话了，或许我去住我们家的别墅，情况会好些。”“不行！”白浩庭一口回绝，他绝不会让她一个女孩子单独住在别墅里，绝不能！

范舒荷因他口气中的坚决感到十分讶异，心情也突然变得好多了。她似笑非笑的瞅著他，紧咬著下唇，阻止自己笑出来。“白浩庭！你凭什么阻止我？”看不尽她闪耀著光芒的眼睛和美丽的容颜，白浩庭很高兴地的心情又回复了。“你住在白家，就是白家的责任。”“责任！？”范舒荷乌黑的眼珠子溜来溜去，似乎在思索著什么的频点头。”这么说，只要由叔叔答应，我就可以离开了。”“不行！”白浩庭仍是十分坚决。

“白浩庭，你没有别的话好说吗？”范舒荷瞪著他紧抓著自己的大手，看不出来他这么斯文，手劲却满大的，而且手掌也好大。

白浩庭不放开她，怕她拂袖而去，况且她柔软的心手握起来真舒服。“范舒荷，奶奶到底说了什么，让你这么生气？”白浩庭不想两人的谈话被听见，提起地上的行李，就拉著范舒荷往内庭走。

范舒荷不知道他要带自己到哪里去，只知道他打开了一扇蓝色门框的门。

哇？道馆耶！好大！比她家的还大，一股熟悉的感觉又涌上心头，范舒荷想起白老夫人那副刻薄的嘴脸，不知不觉地真的开始想家了。

白浩庭把她拉到墙角并肩坐著，细细的拟看她的表情，“怎么了？”“想家！”范舒荷真的很强烈的想家。想当初大学毕业时，和同学出去玩上十天半个月的，都没现在这么思家心切。“以前在家心情不好的时候，莲都会陪我过招，不然就是大哥、小哥或武哥，但是现在……”白浩庭失笑的想起青狼被她扞倒的模样，看来范舒荷真的有两把刷子。

“范舒荷，我来陪你！”白浩庭不想看到她愁眉苦脸的模样，因为看她这样，他的心也跟著难受，他还是比较习惯她灿烂的笑脸。

范舒荷圈著双脚，把头顶在膝盖上，无精打彩的看著前方，早上和那个老太婆大战，耗费了她不少体力。“陪我什么？”白浩庭见她不感兴趣的模样，真不知是该生气还是怜爱她。“陪你过招！你现在不是心情不好吗？”“你？算了吧！”范舒荷抬起头，看了一下身旁斯文的他，十分轻蔑的摇摇头。

“范舒荷！”白浩庭假装生气的丢出他的挑战，“冲著你这句话，我要求公平的对决，而且就在这里！”狐疑的盯著半认真的白浩庭，范舒荷眼里的戏谑开始活跃，“如果我赢了，就可以向你要求任何一件事？”“相对的，如果我赢了，也可以问你要求一件事。”白浩庭并没有被她自信的语气吓著，也许她能摔倒青狼，但她绝对扞不倒他的，白浩庭隐若泰山的承诺著。看他一副书生般的斯文模样，范舒荷担心的提醒他，“白浩庭，我下手是不会留情的，而且我的功夫底子真的不错，你……最好考虑一下。”“范舒荷，不要太小看人了。”白浩庭依旧柔和的、一瞬也不瞬的盯著她。

他是“云天盟”的少帮主，老爸曾告诉她，白叔叔有计书在今年退休，将“云天盟”全权交给白浩庭打理。如果这消息正确的话，白浩庭现在应该已接掌大部分的帮务了，那么“五色组”的青狼、黑豹、蓝虎、红狐及她最感兴趣的白龙，她有希望一睹他们的风采了“什么条件都答应？”范舒荷的精神又来了，她坏坏的笑著，盯著白浩庭的笑脸有著掩不住的诡异。

“当然！”白浩庭不知她到底在算计些什么，此刻却自觉自己好像被覬觐已久待宰的鱼。

“好！”范舒荷眉开眼笑的，连头发也好像跟著在笑。

“不过，不是现在，因为我这两天有事，可能要大后天才抽得出空。”白浩庭实在不想扫她的兴。

“没关系，没关系，哪一天都无所谓。”范舒荷连忙答著，她现在一心一意只想打赢白浩庭，别的反而都成了次要。

“那你现在是不是要把这些先提回去放了？”白浩庭逗趣的比著她还背在身上的小背包。

“嗯！”点点头，范舒荷想通了，姑且不论她和白老夫人的不愉快，白家现在的处境是四面楚歌，她不能抛下他们就走，这不是她做事的态度。而且，白叔叔和白婶婶如果知道她是为了白奶奶才离开的，一定会非常自责。更何

况，白浩庭这人挺不错的，她不能为了一只蚂蚁就打坏一锅粥，看来她只有暂时先委屈的住著。

好！就这么办了，那个老太婆如果看她不顺眼，她也没辙。

一旦松懈下来，范舒荷就觉得好累，今天为了一大早起来见白老太太，她三点就起来准备了，想当年参加大学联考也没像今天这么紧张过，没想到她还是不满意。

伸出手拉著白浩庭的袖子，范舒荷越想越累，频频打呵欠。不管了，白浩庭的肩膀好诱人，先暂时借一下吧。

范舒荷把头倚在白浩庭的肩上，渐入睡境，“抱歉，借我靠一下，我今天和你奶奶斗得好累……”白浩庭当然不介意，事实上，他希望能成为她永远依靠的对象。轻轻地、怜惜地把她纳入自己强壮的臂弯里，白浩庭希望她能靠得舒服些，范舒荷对他的调整百分之两百的欢迎，因为这样确实舒服多了，她舒服得已经快挣不开眼睛了。

白浩庭纳闷的含著笑意，轻轻的问著显然已经快睡著的范舒荷“你们到底都斗了些什么？”“唔……记不……起来了。”范舒荷喃喃的回答他。

“喔！”白浩庭忍不住的轻笑著，他渐渐的拢紧怀里的女孩，范舒荷实在困得没有意识了。

“白浩庭，借我……睡十分钟……”“气若游丝”的说完，她竟然就真的睡著了，白浩庭见状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得整间道馆都是他的回音，而且全身都在颤动，也没能影影响到她的睡眠。

看著范舒荷这么信任的躺在自己怀里，白浩庭不知道应该高兴地信任他，还是生气她不把他当成异性看。总之，她终于留下了。

看著她可爱的容颜，白浩庭忍不住倾身，在她细致的额头上轻轻的印下一吻……韦湘湘老远就听到白浩庭的笑声，她高兴的寻著声音的来源，找到了道馆。

找了他一个早上，韦湘湘就是要向他坦白自己的心声。自从昨天看到他和范舒荷亲密的样子，她就知道自己再不表白的话，一定会失去他的。

韦湘湘以为白浩庭是在道馆里和人比试，没想到她探头一看？白浩庭竟深情款款的亲著倚在他怀中的范舒荷，这幅深情感人的画面却令她肝肠欲断……不！浩庭哥爱的应该是她、疼的应该是她、亲的也应该是她！韦湘湘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她暗恋了二十几年的浩庭哥，等了二十几年的浩庭哥，竟然如此温柔的抱著另一个女孩。她边跑边哭，她受不了，真的受不了……青狼抓住韦湘湘，讶异她哭得这么伤心。“湘湘，你怎么了？”韦湘湘扑进青狼的怀里不说话，只是伤心的啜泣著。

“是为了老大吗？”青狼一反嬉笑的态度，正经、带著研究意味的抱著她。韦湘湘已经伤心得说不出话了，但是她会这么伤心，绝对只为了老大。难道……青狼老大哥式的拍著韦家的大美人，安慰著她，“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你何必这么执迷不悟？”韦湘湘抬起梨花带泪的绝色脸庞，讶异的看著他。

果然被他料中！唉，自古多情空遗恨……“看开点，这个世界不是单单老大一个男人。”青狼意味深远的劝著。

“但是这个世上只有一个白浩庭。”韦湘湘推开他之前，轻轻的丢下这一句，坚定的表白自己的态度后，强自维持尊严的走了。

“是呀！就好像世上只有一个韦湘湘……”青狼自言自语，声音里隐约

透露著痛苦。

还好跑得快，不然她今天铁定被那老太婆烦死！

坐在樱花树下喘气的范舒荷，因为逃避白老夫人的召唤而逃到前院来，大气都还没喘够，就看到前面迎面走来的韦湘湘。

“范小姐。”韦湘湘在范舒荷的面前站定。

那么她真的是来找她的罗！

“麻烦你告诉白奶奶，我这个好吃懒做的千金小姐，现在”又“在睡觉了。”范舒荷不耐烦的说道。

“请你别误会，不是奶奶叫我来找你的，是我有几件事想请教你。”韦湘湘彬彬有礼的澄清。

这些人讲话都一定得这么咬文嚼字吗？范舒荷听得耳朵真不习惯。

“好啊！请坐。”她客气的拍拍旁边的石头，虽然没和韦湘湘相谈过话，不过她那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个受家人保护良好的大家闺秀。

“这……”韦湘湘为鸡的看著自己秀气的套装，再看看范舒荷一身随意的牛仔装，不知如何说明自己的难处。

范舒荷当然了解她的意思，轻轻的叹口气，她认栽了！

“好吧！我们到前面去谈。”范舒荷爽快的站起来拍拍屁股，拉著她往石椅上坐。“可以说了吧！”“范小姐……”韦湘湘站起来背著她，吞吞吐吐的说不出话来，一头又亮又长的秀发漂亮极了。

“你有话就说，我不会介意的，不过可不可以请你叫我范舒荷，或舒荷也可以。”范舒荷欣赏著她的长发之余，也浑身不对劲的听她范小姐来、范小姐去的。

“你……喜欢……浩庭哥吗？”她悒悒著不敢转过身来。

白浩庭！她喜欢白浩庭吗？“我没想过这个问题。”范舒荷认真的思索道。

“我……”韦湘湘激动的转过身，“我喜欢浩庭哥，我爱他！”“这样很好啊！”范舒荷表情不动的望著她，内心五味杂陈，这是她唯一能想到的话了。

“不过爱人是痛苦了些，如果对方也有情倒无妨，对方若是无心的话，可能就不太好了。”没想到范舒荷的回答竟然是这样，难道她对浩庭哥真的没有一丝爱恋？“韦湘湘，你的表情好奇怪喔！好像有人抢了你心爱的玩具一样。”范舒荷取笑她。她呀！柔柔弱弱的，说起话来也轻声细语，又长得像个洋娃娃似的，让人看了就想疼她。

白浩庭……你的运气太好了，有这么个温柔的美女喜欢你。她忍不住想著。

“范小姐……”韦湘湘见她张大眼摇头的瞪著她，赶紧改口，“范舒荷，你……对浩庭哥真的没感觉？”“不是没感觉，是还没发觉。”范舒荷温柔的微笑。“白浩庭对我而言，嗯……就像个哥儿们。”不理睬心中的抗议，范舒荷认定白浩庭就是个哥儿们。

“你有没有可能爱……爱上……他？”韦湘湘一直想知道这个可能性。范舒荷太抢眼了，虽然她的个性比较大而化之，但是不可否认的，她的确有股纯真、自然的率性，这对异性是一大吸引力，也是她永远学不来的。

“这……”范舒荷难得的犹豫。思考了一下后，她坦诚的看著韦湘湘，“我无法向你保证，毕竟我和他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她心中对白浩庭有好感是

事实，虽然此刻她还没爱上他，但是如果继续相处下去，难保……韦湘湘听得眼泪夺眶而出，“你知道我爱浩庭哥有多久了吗？”难不成又是一个痴情的奇女子……唉，暗暗的叹了一口气，她好像又回到了莲和武哥苦恋的那段非常时期了。“多久？”“我几乎是自出生就在等他、爱他，已经整整二十四年了！你知道吗？我爱他二十四年了！”韦湘湘声泪俱下，看得、听得人为之心酸，唉！就不知道她的爱会不会得到回报。

二十四年“哇塞！她比莲更有看头……范舒荷不舍的拉著韦湘湘，如果她是白浩庭，她一定会爱上韦湘湘的。”你向他表白了吗？”“本来我想向他表白，但是……”韦湘湘又心痛的想起范舒荷和白浩庭在道馆的亲密，她突然跪在范舒荷面前恳求著她，“范舒荷，我求你不要抢走浩庭哥，我求你！”老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范舒荷没想到她会有这等惊人的举动，吓得立刻从石椅上跳起来，也跪在地上和韦湘湘面对面，“韦湘湘，你不要这样，我拜托你不要这样！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让我想起电视剧里，那刻薄的婆婆虐待媳妇，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你答应我，不要爱上浩庭哥，也不要让他爱你……”韦湘湘不肯起来，便拉著她，“范舒荷，你很漂亮，不愁没有人追，但是……我有的只是浩庭哥啊！”“你为什么这么傻？”范舒荷眼眶红了，她的心也跟著韦湘湘发愁。“你这么美丽，为什么不多看看这世间的男孩，而独独锺情白浩庭？如果他……我是说，如果他真的只把你当妹妹看呢？”范舒荷分明记得白浩庭坚决的语气！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韦湘湘一口否定了这个可能性。“他那天只是在开玩笑，只要……只要你不介入，浩庭哥绝对是爱我的。”范舒荷心痛的看著她，她真傻！“好，我不会介入你和白浩庭之闲，假如白浩庭对你真的有情的话。”“谢谢！谢谢！”韦湘湘感激的直磕头。

范舒荷同情的制止了她的举动，“韦湘湘，我能管住我自己，但是……你限制得了白浩庭吗？你就能保证他不会变上别人？”“不会！他绝对是爱我的。”韦湘湘自信的抹去脸上的泪水。

范舒荷拉起她，决心开导她，“世上没有绝对的事，你不能勉强别人来爱你，也不可能勉强自己去爱别人，感情是种很微妙的东西，你和白浩庭或许有缘，但是……也许他和别人更有缘分，这是你无法掌握的。”“你的意思是说你后悔了？”韦湘湘害怕的盯著她，她根本听不进任何话，此时她的心中只有她的浩庭哥。

“不，我说到做到。”算了！她根本听不进任何话，再多言只是白费唇舌。”你别担心，我在白家只待一段时间，过一阵子就回家了。”“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回去？”韦湘湘著急的问道，浩庭哥的心已经慢慢的向著她了，幸好范舒荷还不知道，她越早走越好。

她的语气是那么明显，范舒荷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惹人厌，自从住进白家以后，她已经尝遍这种滋味了。

“我也希望越快越好……”范舒荷望向万里无云的蓝天，心中无限感慨。

第七章

“他们一贯的伎俩，就是诱骗那些离家出走的女孩，先给她们吃好的、

穿好的，等到取得了她们的信任后，再以高价把她们卖到中东地区。”老何向搭档说著几个月来调查的结果。“这个人口贩卖的组织网相当精密，显然行有余年，说不定这次调查的这件案子，是有史以来最大宗的人口走私案。”孟克霖的眉头越蹙越紧，“反过来说，也是最难逮著的。”“对！”老何同意他的见解，“最近听说他们又有一批要送走，正确的人数不知道，只知道还差几个，而且由于他们的时间有限，所以他们可能会不择手段，强掳少女上船。我们必须先将这些蛇引出洞，才能抓得到他们。奇怪，『云天盟』本身就相当有钱了，为什么还要干这种卑鄙的事？”“谁不喜欢钱多。”孟克霖淡淡的说著，他不想反驳同伴，反正破了案就真相大白了。

“这两天再试试自己人，如果真的不行，可能就要麻烦范舒荷了。”他百般不愿意的说著，“对这些身怀巨毒的蛇，我们必须处处小心点。”孟克霖提醒同伴。

“那位范小姐没问题吧！”老何已经听孟克霖提过范舒荷自愿当饵的事，他虽然很高兴，却也感到担心。

“她本身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我在考虑是不是用她当饵。”孟克霖不到最后绝不让范舒荷冒险，而且这件事危险性相当高，丝毫马虎不得。

“也许这两天我们就能逮到这群人，别担心。”老何安慰著同伴，也安慰自己。

其实他们都心知肚明，那些人根本就摸清楚女警的底细，他又何尝不愿意用自己人，但是这个方法根本没用。

“但愿如此。”孟克霖朝伙伴无奈的笑著。

站在火车站前，她一脸迷茫的瞪著四周，身上的打扮更是土到了极点——一件红色的西装外套，搭著不相称的蓝色运动服，更离谱的是，她竟然穿了一双白色的淑女鞋！

天啊，她这身装扮已经很成功的引起过路人的注意了。

依照孟克霖的指示，范舒荷硬著头皮在车站附近绕一圈，呆若木鸡的表情下是颗愤怒的心。

该死的孟克霖昨天突然打电话告诉她，需要她的协助，她当然一口就应允了。

因为自从那天和白老夫人闹得不愉快之后，白叔叔和白婶婶为了表示歉意，竟然连续三天带她出去逛街。这还不打紧，更夸张的是，白婶婶三天帮她买的衣服，足够她开一家服饰店了，手笔之大直让她大感吃不消，只怕到了要回台北的时候，她得请一部货车来载了。

白天她逛街逛得快累死丁，但因为是白叔叔和白婶婶的心意，她也只好勉强接受。然而，一到晚上可惨了，那老太婆简直是明目张胆的表明要和她斗，她实在也很想和她唇枪舌战一番，但又怕白叔叔和白婶婶难做人，只好忍下来。

本来不管那老太婆怎么挑衅，她都为了那个令人兴奋的约定，硬是忍气吞声，她告诉自己，为了『五色组』一定要忍耐！

一直到昨天，韦湘湘的一番苦求，著实让她心烦，她实在快忍不住了……幸好孟克霖适时的电话救了她，她情愿在这里当傻子，帮孟克霖冒险，也不愿意待在白家！

“小姐，需要帮忙吗？”范舒荷告诉自己鱼儿上钩了，好戏即将开锣了！

调整好愤怒的情绪，她又恢复成一脸呆滞的样子转过身。

是位中年妇女，眼神闪烁不定，看起来就不是个好东西。范舒荷心裏冷冷的笑著，这种包藏祸心的女人，她绝对不会放过！

“我来台中找人……”学她操著一口台湾国语，范舒荷惊慌失措的点头。

“我是道地的台中人，这裏的路我熟得很，你把地址给我，我带你去。”妇人慈蔼、亲切的笑著，极力想表现出友好。

“真的！我好幸运，能遇到大婶。”范舒荷大声的捂著嘴感动的叫著，嘴巴却不住的冷笑。她敢保证，她的演技绝不会比电视或电影中的演员逊色。

“哪裏，我只是刚好路过，而且这地址离我家不远，正好顺路啦！”妇女被她感激涕零的模样说得洋洋自得。

路过！鬼才会相信，天底下哪有这种刚好路过又刚好顺路的美事？她真当她是白痴啊！

孟克森紧张的盯著范舒荷，唯恐他一个闪神她就不见了。

“喂！阿霖，范舒荷真的有一套，她一出马，鱼儿就上钓了。”老何全神贯注的望著前面。

“她的样子符合那些蛇的需求，而且她的演技也不错。”孟克森掩不住笑意地看她一身土里土气的装扮。

早上他帮范舒荷打理好一切，揽镜一照，两人差点笑岔了气。不过闹归闹，他还是担心的详细交代一番，包括这次行动的一些危险性。

“她坐上车了！”老何一看到蛇入洞了，立刻打电话回局里报告，孟克森则打开追踪器，萤光幕上马上出现一个移动的红点。这个追踪器可以追踪的范围涵盖全省，是目前最先进的科技结晶，除非范舒荷手中的戒指被拿掉，否则绝不可能追踪不到她们。

“听说他们明天凌晨三点行动。”老何向伙伴报告著。

“好，”望著追踪器，孟克森按兵不动，因为他知道这附近一定有人在监视著，如果他此时轻举妄动，就会危害到范舒荷的生命。“我们先回局裏，晚上再行动！”

哇，她要开进草堆里了！……原来这草堆后别有洞天，竟然是一片广阔的平地。

“大婶，这里怎么这么荒凉？”范舒荷担心的拉著旁边的人东张西望，心中暗自在探测这附近的地形，“你是不是走错路了！”她们绕著山路走了好久，那么……她们现在不是在半山腰，就是在山顶。

“闭嘴！你给我乖乖的坐好，把手铐铐上。”原形毕露了！

中年妇女拿出一把刀，抵在范舒荷的脖子上，再从椅子下面摸出一副手铐丢给她。

“大……大婶……”范舒荷挤不出眼泪，只好趁她不注意的时候以口水充数。

“快点！”她把刀子在范舒荷的眼前晃了晃，威胁著。

“不……不要！”范舒荷拿起手铐，直发抖的铐住自己的双手。

前面不远处有间砖造房，这间房子盖在小路旁边，如果没有刻意去看，路过的人绝对看得出来。

房子的前面有两名男子在站岗，这两名流里流气的男人一见到车子靠近，就警戒的拔出枪示意车子停下来，直到他们见到车子的人，才收起枪。

海浪声……这么说她们真的在港口附近罗！

“大姊，又找到货了。”这两个男人对下车的妇人必恭必敬，随后低头探进车裏。

“哇！还是大姊厉害，这个妞长得真不错。”两人垂涎的望著范舒荷，“大姊，反正晚上就要上船了，不如……”那名妇人伸手就赏他们各一巴掌，“住口！没用的家伙，她要是被你们用了，还能卖个好价钱吗？”“不……不……”范舒荷从车里跑出来，故意往另外一边跑，并在悬崖边停了下来。

这裏真的是山顶，而且有条小路直通下面……她还来不及看仔细，就被身后追上的人给抓住了。眼看著她就要被打，那位大姊突然喝道：“住手！你们手劲这么大，这一打下去不是淤血，就是红肿。告诉过你们几次了，这些女孩是我们的财神爷，碰不得的，怎么老是教不会！先把人带进去关起来，等人数够了就通知老大。”老大！难道真的是白家……“你们……快放了……我……”范舒荷知道他们不敢打她后，开始放肆的挣扎，“你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绑架，难道不怕警察吗？”那名妇女听了以后，竟然开心的大笑，“凭你这种青涩的样子，也想恐吓我们，你难道不知道『云天盟』天不怕、地不怕吗？”“云……天……盟！”范舒荷的心真的受到好大的打击。

“怕了吧！”这两名男人也乘机叫嚣，然后把楞住的范舒荷往回拖，而前面的人正得意的哈哈大笑……直到被推进一个满是哭声的房间内，范舒荷才慢慢的回过神。

在这三坪不到的小房间内，挤满十几个女孩，每个人脸上都是惊慌失措的表情，也都被铐住。

她走到窗边坐下，失神的望著外面，刚才的话带给她的打击太大了。呜……她好想哭喔！范舒荷把脸埋在膝盖里，难过得直想掉泪，她内心深处仍不相信白家会做出这种事。

“你没事吧！”轻柔的声音里充满了关怀。

范舒荷强打起精神，抬头望著蹲在她身边的女孩，无精打彩的道谢。“谢谢，我没事的”只是打击太大而已！她在心里备注。

“他们没对你怎样吧！”她仍关心的盯著范舒荷，彷彿想找出她身上有无任何的不妥，“真的没事吗？”范舒荷对于这女孩关心倍感温馨，因为里面的女孩人人自顾不暇，哭都来不及了，哪还顾得了别人的生死？仔细的看著面前的女孩，范舒荷相当惊讶的发现--她的眼里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害怕，反而显得相当冷静。“我真的没事，只是沮丧了些而已。我叫范舒荷，你呢？”范舒荷回应她的友善。

“我叫程彩依。”女孩平凡的脸上没有笑容，她平淡的自我介绍。

“彩衣！好美的名字。”范舒荷神往的念著。

“不是你想的那两个字。”她拉起范舒荷的手，在她的手心上轻轻的写上自己名字。

“这两个字也不错，反正是父母给的名字错不了的。”范舒荷暂时把心中的阴霾丢到一旁，正经的交起新朋友来了。

“是吗？”程彩依轻哼著。

“彩依，你知道我为什么叫舒荷吗？”范舒荷叫得很自然。

见彩依一脸茫然的摇著头，范舒荷进而神秘的低声说道：“我还有一个双胞胎姊姊叫舒莲，我老妈说她怀我和莲的时候，我家后院的莲花开得很茂盛，她常常坐在后院欣赏这些花，结果越看越喜欢，适巧她生了女孩子，于

是就把她的双生女儿，个别取名为舒莲、舒荷，她说希望我们能像那些莲花一样的自然、不做作，带给人舒服的感觉。”程彩依淡淡的露出微笑，范舒荷被她的笑容给迷惑了，她笑起来的样子并不像她外表这么平凡。

“我很羡慕你有个好母亲。”程彩依从眼角的余光，看到另一边的女孩不时往这边看，她似乎在防些什么。

也许程彩依的家庭并不像她家这么美满、幸福，范舒荷收起同情的眼光，因为她有种感觉，程彩依并不希望别人同情她，她很坚韧。

“喂，你怎么会来这里？”范舒荷怀疑她会这么容易被骗上车。

“为了父亲的赌债。”程彩依不愿看见范舒荷眼里流露出的同情，把眼睛瞟向外面，表示不愿意再继续这个话题。

该死！范舒荷怎么会在这里！

“浩庭，这次的计画没问题吧！”白宏父子俩坐在客厅里养精蓄锐，为晚上的行动先储备能量。

“放心，黑豹和红狐已经易容混进去了，就算是自己人看到他们，也未必认得出来。”白浩庭拿起茶优闲的喝着，眉宇之间轻松的神态让白宏宽心不少，这孩子办事相当仔细，如果他说没事就一定没事。

“浩庭，等这件事结束后，我打算正式退休，把“云天盟”交给你打理，你看怎么样？”白宏虽然在询问，但是两人心知肚明，这件事早已成了定案。

“你也该和老妈轻松的过几年舒服的日子了。”白浩庭其实早就把“云天盟”当成是自己的事业在经营了。

“是啊！如果能有个孙子玩玩就更好了。”黎静端了一大盘水果出来，放在桌子上，刚好听到儿子的话。

白浩庭听了只是若有所思的泡著茶，倒是黎静沉不住气了，“浩庭，你到底有没有意中人？你好歹也快点娶个老婆，让你爸和我安心的事个几年含饴弄孙的晚年。”白宏当然知道老婆的心，他洪亮的笑声充塞整间起居室；浩庭，湘湘这女孩不错，你们也挺合得来的，怎样？改天找个日子去向韦老弟提亲，你看如何！”白浩庭皱了皱眉头，“我只是把湘湘当妹妹看，从没有过其他的想法。”“湘湘太柔弱了。”黎静也赞成的点点头。

“她是没你妈这么强悍。”白宏调侃著老婆。

“老公！”黎静出声警告白宏。

白浩庭会心一笑，看著父母几十年来不变的恩爱，他要找的就是他父母这种历久弥坚的感情。

“老大！”青狼沉重的声音，礼貌的在外面喊著。

“青狼，进来吃水果。”黎静招呼他，她把『五色组』的成员都当成自家人般的照顾，所以他们和黎静也都十分亲近。

“伯母，你也在这啊。”青狼开门进来，他的表情相当严肃。

“发生了什么事！”白浩庭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青狼很少这么紧张的。

“是不是黑豹和红狐发生事情了？”“不是，是……”青狼为难的看著白宏和黎静，他不知道该不该当著他们的面说。“有事就说吧”黎静的心被青狼看得七上八下。

“是……是范舒荷！”青狼终于吞吞吐吐的说出来了。

“范舒荷！”三个人异口同声的喊著，其中尤以白浩庭最激动，他揪著青狼的领子，急切的逼问著，完全失去刚才悠哉的样子。“她怎么了？”白宏

和黎静被儿子失控的举动吓了一跳。

“刚才红狐紧急回报，指出范舒荷也在雄老大这一批人口贩卖中，而且她似乎是去卧底的，因为她不断的在衡量附近的地形。”白浩庭心裏的恐惧一直扩大，“卧底！”这才松开揪著青狼的手。

“红狐说他们现在已经准备移到船上了，她可能没办法顾到范舒荷。”青狼和白浩庭站得最近，所以他可以感受到他身上那股杀气。

“老公！”黎静噙著泪水，担心的看著白宏，“无论如何舒荷绝对不能有任何的损伤。”“浩庭，救舒荷为第一优先。”他何尝不担心，范舒荷是天哥的宝贝女儿，说什么也要誓死保护她。

“我知道！叫其他人准备行动！”白浩庭迅速的交代著，刻不容缓的站起来，他的心全被范舒荷的笑脸给占满了。“还有，叫黑豹和红狐要不计一切保护范舒荷的安全。”

时间差不多了，孟克霖应该已经埋伏好了。范舒荷藉著手电筒微弱的灯光，战战兢兢的走下山路，唯恐一个不小心就跌个粉身碎骨。她探头看著越来越近的海水，晚上四周黑漆漆的，根本看不出个所以然。她探得太专心，突然被凸出的小石子绊了一下，整个人往前滑，幸好后面的程彩依眼明手快的拉住她，她才得以逃过一劫。

“舒荷，小心点。”程彩依柔柔的叮咛著，她和范舒荷在短短半天的相处裏，很快的建立了友情，也许是患难见真情吧！

“彩依，谢谢你，要不然我真的要变成这崖下亡魂了。”范舒荷轻轻的捏捏她的手，以示感谢。她张口四望，见其他人和她们仍有段距离，赶紧压低声音告诉新结交的好友，“等一下情况若有什么不对，你要紧紧的跟著我走，知道吗？”程彩依本想问个仔细，无奈后面的人已经赶上了，她只好轻轻点个头。

“上船，快点上船！”一伙人像赶集似的被赶上了船。

进了船，范舒荷刻意把程彩依拉到一旁，“彩依，这刀子给你防身，不瞒你说，我是警方派来卧底的。”“警方！”程彩依大皱其眉，这么说……“我不是警察，只是在帮一个朋友的忙，而且也顺便查明一件事。”范舒荷想了半天，她不相信这是『云天盟』所为。

“什么事？”程彩依好奇的问道。

“我想证明这件事不是『云天盟』所为。”范舒荷既然已经把她当朋友了，就没什么好隐瞒的。

“可是这明明是『云天盟』做的。”程彩依试探的问著。

“不可能！”范舒荷答得很坚定，“这其中一定有鬼，反正我们很快就知道了。”程彩依的眼底迅速闪过一丝赞赏，她开始喜欢范舒荷了。

甲板上人声杂乱，好像发生了什么事。

“大姊，我们被警察包围了！”一个男人冲进舱房，紧张的对早上那位大姊报告，范舒荷看他吓得都快尿裤子了，真没种！

“警察！”那位妇人很快的随那个男人出去了。

程彩依见状立刻松开手铐。她把范舒荷的手铐打开后，很快的吩咐著，“你把里面的人先带离开这裏，我去解决上面的人。”然后她转身朝裏面将近百名的女子冷冷的命令著，“听著：不要再哭了，如果想活命就乖乖的跟著她走。”“程彩依！”范舒荷惊讶万分。哇！她的气魄真不是盖的，她到底是谁？程彩依离开前朝她真心的笑著，“范舒荷，很高兴认识你，希望能很

快见到你。”程依很快的踢昏舱门外唯一的看守，就离开了。

范舒荷愣愣的看了一会儿打开又关上的门，才回过神来，照著她的指示带领一堆女孩跳窗离开。

孟克霖紧张的盯著依序出来的女孩，就是看不到范舒荷。船已经在动了，在人质还没全部出来前，他不敢轻举妄动。

糟了，船快出海了！趴在窗户上，范舒荷紧张的想找寻逃生机会，突然，她看到了躲在一旁的孟克霖，而他也同时看到她了，范舒荷开心的挥手要他过来。

“孟克霖，你帮我接住这些女孩。”范舒荷说完就又缩回去，快得今孟克霖来不及回答。

范舒荷紧张的望著剩余的女孩，幸好大家都很信任她。最后一个了，范舒荷探头看看水位的深度，天啊！已经出海了，孟克霖还在海裏等著接女孩。

紧张的忙碌一阵后，范舒荷轻吁了一口气，呼--总算都顺利救出了。

“孟克霖，你先回去，我必须去救个朋友，别担心，我会游泳，等会儿见了！”范舒荷说完，又把孟克霖丢下就不见了。

“范舒荷！”孟克霖抓掠水中浮沉的女孩，一面紧张的大叫。

范舒荷蹲在桶子旁，一路上来都没看到程彩依的芳踪，只看到一堆被打昏的人躺在地上。程彩依没事吧！

咦？有说话声！范舒荷偷偷的、小心探头查看--是程彩依和那位大姊在说话，而程依被她用枪抵住了脑袋。

该怎么办才好？范舒荷苦思著。有了！声东击西：管他的，如今只有放手一搏了。范舒荷故意制造声音，随手捡起一把枪，赶快绕到另一边。

“谁？”那位妇人抵著程彩依，走到范舒荷刚才的位置。

幸好她的芭蕾舞跳得不错，范舒荷跟起脚尖很快的把枪抵住那位妇人，低声喝道：“把枪放下！”“我怎么知道你拿的是不是枪。”妇人全身僵硬，连口气也很僵硬。

“也许我先射你一枪，你就会知道了。”范舒荷冷冷的回她。

站在船舷旁，静静的观察著一切的黑豹，突然听到“滴答、滴答”像是定时炸弹的声音。他仔细的搜寻著，果然发现了一枚炸弹--已经来不及拆卸了，必须叫红狐赶快离开。他冷冷的看著前方的三个人。

“你.....”妇人被范舒荷的恫喝给吓著了。

“怎么样，要不要证明一下啊！大姊。”范舒荷甜甜的喊著，把枪更用力的抵著她，这种把戏她最爱玩了。

那位妇人只好认命的把枪丢下，程彩依反手抓住她，捡起手铐铐住她的双手，“这个手铐还给你。”范舒荷没有把枪放下，反而抵著妇人的额头，“告诉我，这件事是谁指使的？”“『云天盟』”妇人不屑的吐出这个名字。

程彩依接过范舒荷手上的枪，准确的在妇人耳下一寸处开枪，吓得那位大姊登时屁滚尿流。“你确定是『云天盟』吗？”“你.....是谁？”妇人惊慌失措的看著枪，深恐她一不小心又补一枪。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没回答我。”程彩依冷酷的扣板机，准备再次行动。

“好.....好，我说：是雄老大，这一切都是雄老大指使的。”妇人吓得花容失色，只求自保。

“谁是雄老大？”范舒荷好奇的看著程彩依，她一定知道的。

“白浩庭会告诉你的。”程彩依从头发里拿出一个极小的耳机，附在耳边像在接受指示。“我们快离开，这艘船快爆炸了。”“你怎么知……”范舒荷还没问完就被推到水里面，接著程彩依也拉著那个大姊跳下来。好冷！范舒荷落海后吃了好几口水，冷得直发抖，今天的温度好像特别的低。

“程彩依，你没问我会不会游泳就把我推下来，真不够意思喔！”冷归冷，她还是保持高度的幽默，和一臂远的程彩依打趣著。自从知道这件事不是『云天盟』做的后，她的心就跟著轻松了。

“因为我知道你会游泳。”程彩依面容不改的回道。

此时，崖顶上少说也围著数千人，他们是“云天盟”的精英分子，今天他们成功的擒获雄老大一帮人，得归功于站在最靠近崖边、火爆味十足的老大---白浩庭。

“老大，船被雄老大引爆了。”蓝虎和一堆人居高临下，望著那熊熊的烈焰。

“范舒荷呢？她有没有在船上！”白浩庭黝黑的脸上竟看不到一丝血色，他的心在听到蓝虎的报告后已经停止跳动了。

在场的一干人全被他的爆怒给吓住了，他们从没看过老大这个样子。

蓝虎清了清喉咙，藉以掩饰他的惊讶，“她和红狐在黑豹的协助下，已经离开那艘船了。”“她在哪里？”白浩庭非要看到范舒荷活生生的站在他眼前，他才能安心。

“还在那里。”蓝虎比比下面的海水。“放心，老大，有红狐跟在身边，而且孟克霖也在底下，范小姐不会有事的。”青狼戳戳旁边的白浩庭，把望远镜拿给他，“喏，孟克霖怀里抱的不就是范舒荷吗？”白浩庭不看还好，一看他的火气就更大了。又是孟克霖！她和孟克霖到底是什么关系？白浩庭心裏很不是滋味。

“叫红狐把她带来！”白浩庭知道范舒荷没事后，终于放下心，不过他会和范舒荷好好的算这一笔帐。当老大的口气冷如冰时，大家就知道最好乖乖照他的话去做，免得遭池鱼之殃。

包著毯子，范舒荷兴奋的拉著孟克霖，“你看，我就说不是白家做的吧！”“是，小姐英明！”孟克霖把她抱进车裏，“这里有一套衣服，你快换上免得感冒了。”“换衣服！你别开玩笑，这里的警察少说也有上百个，再加上那些闲杂人等就不只了，我才不要哩！”范舒荷誓死不从。开玩笑！她可不是民国豪放女哪！

孟克霖靠在车旁，好笑的把她从头到脚看过一遍，“你有什么值得人家看的？”“孟克霖！”范舒荷拨开仍在滴水的头发，恼怒的吼他。

“孟先生，”程彩依不得不打断他们，她把手中的一包东西拿给孟克霖，“这是雄老大的犯罪证据和海洛英放置的地方。”“彩依！”范舒荷从车子里爬出来，很高兴见到朋友。

孟克霖接过纸袋，锐利的看著她，“你为什么有这些？”“因为我是[云天盟]的人，这样你总该相信了吧。”程彩依无畏的迎接他的眼神。

“『云天盟』”孟克霖转头看向范舒荷，她也是一脸惊讶，这么说范舒荷也没见过她了。“我凭什么相信你？”“你想，如果不是“云天盟”插手管这件事，你们有这么容易接近这里吗？”程彩依不屑的暗示著。

的确，难怪他觉得今晚的行动似乎特别顺利。

“我可以走了吗？”程彩依拉著范舒荷转身往山上走，却被孟克霖挡著，“你要带她去哪里？”“你要是担心，可以跟著我们。”程彩依推开他，轻轻的拉著范舒荷。

“你们两个可不可以心平气和的说话？”范舒荷终于得以开口，她边走边为两人介绍著，“孟克霖，她叫程彩依，是我刚认识的朋友，麻烦你不要疑神疑鬼的。”紧跟在她们后面的孟克霖，果真有种，单枪匹马的跟著。

“白浩庭！”范舒荷高兴的喊著倚在白色跑车旁的人，这里总共有四部跑车。孟克霖循著她的视线，看到前方车旁穿著黑色衬衫和黑色牛仔褲的斯文男子，他似乎相当不高兴。

“老大，我先走了。”程彩依上了其中一辆红色跑车，临走前朝范舒荷挥手，就和其中两辆青色和蓝色的跑车一起开走了。

“孟克霖，这位是白浩庭！”范舒荷拉著孟克霖，一起站在白浩庭前面。“白浩庭，他是孟克霖。”白浩庭眯起眼睛，危险的打量和他一般高的男人，他在没有示警的情况下很快的出手，狠狠的朝孟克霖的肚子揍了一拳，然后警告他，“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么做了！”“白浩庭！你在干什么？”范舒荷尖叫的蹲在孟克霖旁边，她从来没想过斯文的他，出手竟然这么狠。

白浩庭把范舒荷拉起来，冷冷的看著孟克霖，“我只是在警告他最好不要再利用你，至于你……我们回家再算。”孟克霖捂著肚子，怀疑的看著前面的人，他脸上的怒气绝对错不了。奇怪，白浩庭素来以冷静、斯文出名，但是依现在看来，似乎不是这么回事，难道他对范舒荷……范舒荷被白浩庭强拉上车，转身看著车窗外的孟克霖，却发现他不但没有生气，还对著她调皮的送了个飞吻，然后就轻快的爬起来，一路吹著口哨走下山了。他发现了什么，怎么这么开心？！

“白……”范舒荷正想开口问白浩庭，就被他拿著一条毛巾给盖住了头。白浩庭叫她闭嘴后，竟然的帮她擦著湿答答的头发。轻轻的拨开遮住视线的毛巾，范舒荷怯怯的看著他毫无表情的英俊脸庞，他这个样子好可怕，黑衣黑褲又黑著一张脸，真像个复仇的撒旦。

“白浩庭，你……好像不太高兴。”范舒荷轻轻的试探著。白浩庭脸色阴沉得可怕，始终不说话，只是专心想弄乾她的头发。

范舒荷情急的拉住他忙碌的双手，“白浩庭，你到底在生什么气嘛：我好容易才向孟克霖证明了『云天盟』的清白，结果你……”“是谁教你去涉险的！该死！”白浩庭大声的吼道。

“我……我……”她被他『青面獠牙』的恐怖模样给吓住了，范舒荷嘴巴微张，不知要如何反应。白浩庭没让她把话说完，就把范舒荷猛地往怀里拉，低头吻住了她红艳艳、不住说话的嘴唇，悉数把她的话全吞进自己的肚子里。

自从知道她在船上后，他的心就一直悬吊著，害怕得不知如何是好，直到现在接触到她柔软的嘴唇，他才总算有了真实感。这辈子他再也不会放她走了！他要定这个整人的小女人了。白浩庭定定的、仔细的再看怀裏的女孩酡红的脸颊、娇羞的模样，忍不住又弯下身，用他性感迷人的唇轻轻的熨著她的唇。

要命！他抱得好紧，范舒荷被他温柔的吻给融化了，她紧紧的依偎在白浩庭的怀裏，接受他一次又一次亲密的接触，也轻轻的回应著他的吻。这种酥酥麻麻的感觉真好……范舒荷闭上眼睛感受著。

白浩庭占有欲十足的吻著她闭上的眼睛、柔软的脸庞、细致的耳朵，做了一遍巡礼后，又把他灼热的唇覆住范舒荷的小嘴，一遍又一遍轻轻刷著她的红唇，直到好久、好久……他显然忘了还有算帐这回事。

第八章

有点头昏昏、脑钝钝的，一定是昨天晚上那海水害她的，范舒荷躺在床上几乎不想起来，可是如果她再继续赖在床上，等会儿那老太婆一定又有话说了。

算了！范舒荷懒懒的爬起来，随便套了件毛衣和韵律裤，草率的梳了几下头发，就往白家的餐厅走去。

昨晚她回来时因为太累了，所以逃过被盘问的一劫，可是今早一定免不了这一关。一想到昨晚和白浩庭的热吻，她就脸红心跳，等会儿见到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一定又会脸红的。

范舒荷捂著发红的脸颊，不知道自己是因为发烧，还是想到白浩庭，反正她的心跳得很厉害。

“咳……咳……”青狼跟在范舒荷的身后，轻咳了几声，“范舒荷！”范舒荷回过头，很高兴看到他，她清脆的声音在这四处无声的早晨里，显得特别响亮。

“原来是你这个手下败将啊！”“嘘---”青狼把食指比在嘴巴上，可惜已经太迟，从角落里走出来的白浩庭和另外两个人已经听到了。

“手下败将！惨了，兄弟，这个遗恨将永远跟随著你了。”蓝虎状似同情的搭著青狼的肩，其实其中消遣的成分居多。

“对不起啦！我不知道你后面有人。”范舒荷闪著恶作剧的可爱脸庞，根本没有丝毫歉意。

连黑豹都感染到些许笑意，可见范舒荷的魅力足无远弗届的。

白浩庭温柔的看不尽她可爱清新的容颜，更加为她活泼爽朗的气质所倾心。

范舒荷多少也感受到白浩庭灼人的凝视了，她的心因为他的拟视而开始发烫，直到看见韦湘湘才冷却下来。

惨了！她忘了对韦湘湘的承诺了。

“湘湘，你今天怎么这么早！”白浩庭有礼的招呼她。

“浩庭哥，听爸说你们昨天晚上有项危险的行动是吗？”韦湘湘担心的投入白浩庭的怀抱，看得范舒荷整颗心都快痛死了。

她僵硬的走入餐厅，假装没看到，她答应过韦湘湘的，绝不能再食言了。

白浩庭皱著浓眉，不满的看著范舒荷冷漠的态度。

“浩庭哥，你没事吧！”韦湘湘抬起头，看著心不在焉的白浩庭。

“没事。你还没吃饭吧，一起进来吃。”他轻轻的拉开两人的距离，催促著她。

以前范舒荷都是坐在白浩庭旁边，但是今天多这么多人吃饭，想必是有事要宣布吧！所以她乾脆坐在黎静的旁边，在白浩庭的对面，把原来的位

子让给痴情的韦湘湘。

“舒荷，你没事吧！”黎静拉著范舒荷关心的问道。

“我没事，对不起，让白婶婶担心了。”范舒荷感慨的看到白老夫人不悦的老鹰眼又扫向她，看来又免不了一场唇枪舌战了。

“知道人家会担心，就不要做蠢事。”白老夫人果然不出所料的出声揶揄她。

“妈，舒荷是为了洗刷我们的嫌疑才会涉险的，您就不要再责备她了。”白宏也怜爱的看著范舒荷。昨几个深夜听完红狐的报告，他的心里对这娃儿的疼爱又加深了几分。

“我看是爱玩吧！”白老夫人轻哼。

“奶奶，舒荷昨天为我们做那么多的冒险，您就别再说了。”白浩庭舍不得的护著她，他不满的语气顿时惹得全部的人侧目。

“反了！反了！我说一句，你们顶一句，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底？”白老夫人非常不悦的板起脸孔。

“好了！”范舒荷大喝一声，“不要再说了，我今天就收拾行李回家，反正我的事情已经办完，我先告退了。”“范舒荷，给我坐下！”白老夫人的声音更大，而范舒荷很惊讶先留她的人竟然是这老太婆。“在我准你回家以前，你给我乖乖的待在这。如果你走了，就表示你认输了。”范舒荷简直气得快发昏了，不知道白奶奶为什么要强制留她。“认输？”在座的每个人都担心范舒荷会火山爆发，谁知她不知哪根筋不对，竟然盈盈的笑出来，她的笑容让白浩庭看得直发呆。“我不会中计的，但是我也不会让您看扁了，留就留，谁怕谁！”范舒荷突来的笑容化解了大伙紧绷的心。

白浩庭在桌下轻轻的踢了踢范舒荷，表示他的支持。他其实很想狠狠的吻她、抱她，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只能踢踢她。该死的，如果她今天是坐在他身旁，他一定会紧紧的握著她的柔荑，不会让她觉得自己是孤独的。

纵使如此，范舒荷却觉得已经够了，她低头扒著饭，嘴上淡淡的“秀”著幸福的花朵。

然而，他们的小动作全落在韦湘湘和黎静的眼底。韦湘湘愁苦、不是味道的吃著饭；黎静却是暗自欣慰儿子的好眼光，因为她爱极了范舒荷的坚强和善良，巴不得她是自己的女儿。

“舒荷，下个月五号我和浩庭的交接宴会里，天哥和小倩会来，到时候如果你要和我们一起回家，白叔叔绝不勉强。”白宏好意的留她。

“下个月五号？还有一个月那么久！”范舒荷轻轻喊出声，她的叫声因为白浩庭的怒视而梗在喉咙里，再也出不来了。

真不知道当初那个斯文有礼、风度翩翩的白浩庭跑哪去了，范舒荷回他一记白眼，心里直嘀咕。

“范小姐，老夫人请你到茶院。”贵嫂叫著缩在棉被里的范舒荷。唉！尽管身体不舒服，还是逃不掉。

“等一下就去。”范舒荷慢慢的爬起来，有些头晕目眩，很困难又若无其事的答著。为了不造成白家的麻烦，她没敢向他们说自己不舒服，只好以睡觉来养病，谁知却越来越严重，她觉得全身发冷……范舒荷慢吞吞的走到茶院，动作迟缓的开著门，然后礼貌的朝裏面的人缓缓点著头。韦湘湘也在！范舒荷自动自发的坐在白浩庭旁边，也是房间里唯一的空位，搞不懂他们干

嘛每晚都要喝茶。

白浩庭敏锐的眼睛很快的发现她的脸色不太好。

“你没事吧？”他关心的问著。

“没事！”范舒荷没好气的回著。

看著眼前的茶碗里已有一杯茶，正好她口好渴，伸手就拿起来咕噜咕噜猛灌，难得一次把茶喝得精光。

这种喝法才舒服嘛！范舒荷满足的坐著。但是，她的喝法却惹得白老夫人怒气冲天，其他的人则目瞪口呆。

“野丫头，你到底要我说几次，喝茶重在品尝，而且要心平气和、神情愉悦，不是你这种急躁法。”白老夫人威严的训诫她。

“我只知道茶是用来解渴的，我现在口渴了，喝了正好，况且我是很心平气和、神情愉悦啊！”舒荷非常无辜的眨著大眼。

“你一点都不懂得喝茶的艺术，只会白白糟蹋我的茶！”白老夫人震怒的吼著。

“喝茶哪有什么艺术？在我的感觉里，它还不就是茶而已。”范舒荷甜甜的说道。在场的人都爆出了高高低低的笑声，此举却更惹毛了白老夫人。

“你给我出去！以后茶叙不要再让我看到你。”白老夫人下了逐客令。

“谢老夫人恩典！”范舒荷高兴都来不及，求之不得呢！

但是她在站起来的一刹那，突然步履不稳，剧烈的摇晃了一下，幸好眼明手快的白浩庭适时接住她，不然她一定跌个人仰马翻，丑态百出。

“你到底怎么了？”白浩庭发现她的身子冰冷，伸手关心的采了探她的额头----好烫！

“你发高烧了！一定是昨晚落水的缘故。”“可能有一点吧！”范舒荷虚弱的笑了笑。

还有一点？！他真想掐死这个令人担心的女孩！白浩庭光火的一把抱起她，快速的朝他房间走去，因为他的房间离这里最近。“爸！麻烦你叫蓝虎到我的房间来一下。”“喂！我自己会照顾自己，不用到你房间。”范舒荷瞄到韦湘湘苍白的脸孔，忆起了两人的约定。

“闭嘴！你这叫照顾自己吗？”白浩庭搂紧她，不在乎其他人的注视，大声的斥责。

紧跟在他们后面的黎静和韦湘湘也听到白浩庭的回答了，黎静好笑的听著儿子的斥责，明白他对舒荷一定很关心，从没听他这般心急过。

白老夫人更是老神在在的笑著，莫测高深的看著孙子一脸惊慌的模样，心想这小子八成恋爱了！过去哪一次见他为什么人这般心慌过。

用食指戳著白浩庭结实的胸膛，范舒荷轻声的嘟囔著，“你的修养真是越来越差了。”白浩庭好笑的看她翘得老高的小嘴，要不是碍于身后的人，他早就低头吻她柔软的唇“都是因为你的关系！”白浩庭突然走得好快，和后面的人拉开一小段距离，才低头用挺直的鼻子轻轻的磨著她小巧的鼻子。

范舒荷被他亲密的动作给磨蹭得说不出话，她乾涩的硬挤出声音，“别.....别这样。”白浩庭打开一道漆有红色门框的房间，把她放在自己的床上，趁著后面的人还没进来，快速的在她发热的红唇上印下一个吻，“别怎样.....这样呢？”“白.....白浩庭！”范舒荷结结巴巴的看著白浩庭深情的眸子，弄不懂他到底哪根筋不对，尽逗著她玩，而且.....他现在的眼神好奇怪喔！

“舒荷，你没事吧！”随后进来的黎静不知情的喊著，因为范舒荷的脸好红。

“没事。”范舒荷避开白浩庭的凝视，转头对她笑著，同时她也看到韦湘湘不悦的表情了。“我可以回自己的房间吗？”“不行！”白浩庭霸道的拒绝，他的语气让一旁的韦湘湘听得花容失色。黎静了解儿子的心，她也蹲下来抚著范舒荷的脸颊，“你先在这里休息，这房间离我们比较近，大伙比较顾得到你。至于浩庭，他可以睡在道馆，反正道馆的门直通他的房间，我看这小子可能也不放心留你一个人在这。”“是啊！对她，谁放得下心！”白浩庭疼爱的抚著范舒荷的头发。

“浩庭哥！”韦湘湘硬拉起白浩庭，她眼神冷冷的射向范舒荷，不再是那温柔的可人儿了。“我留在这照顾范舒荷吧。”范舒荷听了差点发病，韦湘湘明明对她怀著恨意，为何还要这么做？难道她是怕白浩庭和她单独相处吗？唉！她的头好痛。范舒荷心情沉重的闭上眼睛。

“不用了，时间已经不早，韦叔叔会担心的，你还是先回去好了。”白浩庭好意的婉拒。

“可是……我……”韦湘湘不放心的看著他。

“湘湘，谢谢你的好意，舒荷由我们来照料就行了，你别担心。”黎静也同意儿子的话。

“既然这样，那我就先回去了。浩庭哥，你可不可以送我回去？”韦湘湘撒娇的拉著白浩庭。

范舒荷拚命的告诉自己别介意，韦湘湘早向她表明过她的心意了呀！而且她也答应不介人的。

“这……”白浩庭为难的看向紧闭著眼睛的范舒荷。

“白浩庭，你就先送韦湘湘回去，我没事的。”范舒荷睁开眼睛，恳求的看著白浩庭，希望他赶快送她回去。

“是谁生病了？”青狼最喜欢凑热闹，他和提著医药箱的蓝虎一起跨入老大的房间里，“原来是女金刚啊！”“谁是女金刚！”范舒荷杏眼圆瞪，“你这个手……”青狼见她又要掀出他的糗事，连忙飞快的捂住她的嘴，“好、好、好，我不叫你女金刚，麻烦你也留点面子给我。”“喂！人家的手下败将，让开一点！”蓝虎替范舒荷说完，就蹲下身替捂著嘴百笑的范舒荷诊断。

“完了！我真的无颜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青狼装模作样的哭天喊地。

黎静真疼极了这宝贝蛋，她知道儿子很宝贝范舒荷，决定把这儿让给他们了。“湘湘，伯母和你一起回去，我有事想和你妈谈。”她替儿子做了个顺水人情。

“好。”韦湘湘心不甘、情不愿的放开如释重负白浩庭，无奈的跟著黎静离开了，她的无奈，范舒荷看得分明，唉！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老大，她发高烧，有转为肺炎的可能，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的看顾，而且必须四小时吃一次药，等一下我会叫人把药送过来。”蓝虎叮咛著白浩庭。

肺炎！白浩庭听得心惊胆跳。“好，谢谢你，蓝虎。”本来正担心要打针吃药的范舒荷，一听到白浩庭叫眼前这个冷静刚毅的医生蓝虎，顿时瞪大眼睛，手伸出棉被直比著蓝虎，“他……就是五色组的蓝虎。”她高兴的咽了咽口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

正在谈话的两人，及在一旁直看著外面的青狼皆回过头，奇怪的看著

她兴奋得雪亮的明眸。

“那你呢？你是谁！”比著青狼，范舒荷突然想起来，他们连同白浩庭四人经常在一起谈事谈事、吃饭、聊天，平时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

“我？”青狼虽不知道她在高兴些什么，但是他当初和她比试的赌注就是介绍自己，现在她总算有兴趣了。“我叫青狼，请多多指教。”一曲身，他里礼貌的向躺在床上的人儿行礼。

“哈！”范舒荷用力的拍了下手，“那另外一个一定是最俊美的黑豹了，哈哈！我终于见到『五色组』的成员了。”范舒荷心中的喜悦是笔墨所无法形容的。

“这么喜欢『五色组』？”白浩庭放柔了声音坐在床边，见她抹红了脸的漂亮脸蛋，直散放著快乐的气息。

范舒荷猛点头，完全忘记了身体的不适，“打从高三的时候，听人说『五色组』频频为『云天盟』建立奇功，我就一直心仪他们到现在，已经有六年了。”六年！“这里面你最喜欢谁？”白浩庭好奇的问道。

“当然是白龙啊！他行事果决、又足智多谋，最重要的是，他的功夫是『五色组』中最顶尖的，所以找最喜欢他，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范舒荷神往的看著白浩庭。

青狼和蓝虎两人皆不停的咳笑著。

“唉！可惜人家最喜欢的是白龙。”青狼搭著同伴的肩相怜。

白浩庭盯著范舒荷，神秘的笑著，像有著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

“当然啊，”范舒荷不明白为什么他好像话中有话似的。“谁教你的功夫这么差。唉！

我对青狼的欣赏，从现在开始----已经消失殆尽了。”蓝虎捧腹大笑，同情地看著脸一阵红、一阵白的兄弟，“我真同情你失去了这么一位漂亮的崇拜者。”“我自己也觉得满可惜的，事实的真相竟是如此的伤人！”范舒荷状似可惜的摇头。

白浩庭也哈哈大笑，一双多情的眸子不住的盯著范舒荷。

“老大，我要先离开了，再待下去，我可能会忍不住杀了这个妞。”青狼心碎的拉著仍笑个不停的蓝虎，伤心的走出房间。

等他们离开了，范舒荷才恳求的拉著白浩庭，“告诉我白龙是谁嘛！”

“我们不是还有个比试吗？等你赢了我再告诉你。”白浩庭终于等到四下无人了，他头越来越低直寻著她的红唇。

范舒荷半起身回避著他。他进一点，她就退一点，他进一步，她就退一步。

“白.....白浩庭，我.....感冒了，别.....太靠近我，会传染的。”范舒荷已经被逼到墙角，没路退了。

白浩庭不明白她的躲避，他伸出一双手固定在她的脑后，贴近她的脸，温柔的呢喃著，“我很强壮，不怕被传染。再说，如果你把感冒传给我，你就会快点好了，不是吗。”他不介意，又温存的堵住她的嘴。

范舒荷每次被他抱著、珍惜的吻著，她就说不出任何话，脑筋一片空白了。

“白浩庭，等.....等一下！”范舒荷轻轻的用手抵住他的侵略。

白浩庭用额头靠在她的额头，她好像又发烧了。“你又不舒服了吗？”

“你.....对韦湘湘的感觉如何？”范舒荷真的不想伤害柔弱、多情的韦湘湘。

“我只当她是妹妹。”白浩庭的口气没有丝毫的犹豫。

“你难道不知道她对你的感情？”范舒荷把头偎在他的肩膀上，无奈的说著。

“我只知道我对你的感觉。”白浩庭抬起她的脸，和自己的脸正对著，认真而温柔的倾诉。

范舒荷被他那双温柔、深情的眼睛给催眠了，她伸出手轻轻划著白浩庭时而温存、时而霸道的嘴唇，正想说些什么，就被突来的敲门声给吓得整个人抽离了白浩庭的怀抱，快速的滚回棉被里安分的躺著。

白浩庭又好气又好笑的看著她，只见她整个人以棉被包得只剩一双不安分的眼睛。

“进来。”他站起来离范舒荷远远的，以免又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这野丫头没事吧。”白老夫人口气冷淡的被白浩庭扶进了屋裏。

范舒荷一看见进来的人后，眼珠子差点蹦出眼睛，真是破天荒了！这个老太婆的心真是难捉摸。

白老夫人从她的表情就知道她在想什么。“你还真是弱不禁风！”又来了！范舒荷实在不想和她老人家计较，但是她偏偏喜欢和她挑衅。

“是啊，比不上您老人家健朗嘛！”范舒荷乾笑著。

还能拌嘴，表示没什么大碍，刚听到青狼在那说什么肺炎的，害她吓了一跳。“你就是茶喝太少了，身体才会这么差。”“我就是茶喝太多了，才会弱不禁风的。”范舒荷皮笑肉不笑的答道。

本以为老夫人会勃然大怒，谁知她不但没生气，反而笑得开心极了。“浩庭，好好的照顾她。”一直到老夫人走好远了，范舒荷仍一头雾水，直看著似笑非笑的白浩庭。

“你奶奶怎么了？”她真的搞不清楚了。

唉！她已经窝在床上两，三天了，自从那天白浩庭看顾了她一整夜后，整个白家上下好像真把她当病人了，不准地做这、不准地做那的，逼得她快『花轰』了。

不过是个小感冒，瞧白浩庭紧张成那个样，好像她已是癌症末期似的，真受不了。

乖乖躺在床上休养的范舒荷，很难想像如果她受了重伤或什么的，白家会乱成什么样子。白浩庭的房间虽大，但还是自己的房间舒服。每次韦湘湘来，看到她还在白浩庭的房间休养，脸色就变得很难看，她看了实在难过。而且每天和白浩庭相处，本来不动心的她，也在他的柔情攻势下渐渐的投降了，再不离开这儿，她恐怕很难对韦湘湘交代。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范舒荷没精打彩的拿起来听，“喂，我是范舒荷。”“范小姐，一线有位孟先生找你。”是贵嫂的声音。

“好！谢谢。”幸好白浩庭不在，不然他一定不让她接孟克霖的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她一提起孟克霖，白浩庭就会变得非常不可理喻。

“喂！”范舒荷没好气的打招呼。

“我们的范小姐精神好像不太好喔！”孟克霖在彼端取笑著。

“你还说，要不是为了帮你，我也不会感冒。”范舒荷恨恨的骂著。

“感冒！我想没什么大碍吧，瞧你还有精神骂人呢。”孟克霖的笑声低低的传到这边来。

“孟克霖！”范舒荷不高兴的警告他。“你是闲来无事，打电话来取笑我不是？”“当然不是，我是打电话来道谢的，顺便请你帮我谢谢那天那位冷漠的小姐，她的证据非常的充分，我们已经发出通缉令，正在捉雄老大。”孟克霖一连串的说著，“另外，有一件事你要留意，据说这雄老大为人相当阴狠，而且跟白家父子有很深的过节，这次白家又插手帮了我们，我怕雄老大狗急跳墙……”范舒荷一个心卜通、卜通跳得很急，“你的意思是他会对白家的人下手？”“聪明！所以你自己要小心点，我也会密切注意。”孟克霖不放心的交代著。

“我知道了。好了，不跟你罗唆了。”范舒荷二话不说的挂上电话，她急著找白浩庭。

“范舒荷，等等！”韦湘湘喊住四处张望的范舒荷。

范舒荷不用回头也听得出是谁的声音，这种轻柔的声音，除了她大概别无分号了。”韦湘湘，什么事？”“你答应过我，绝不介入我和浩庭哥之间的。”韦湘湘一脸的责备和心痛。

范舒荷叹了一口气，她为了白家的安危已经忧心忡忡了，韦湘湘还在这裹责备东责备西的，心里的无名火真是一路发。“我也说过，如果白浩庭对你有情，我绝不介入。但是白浩庭确实只把你当成是妹妹而已。”她实在不想伤害她，但是如果韦湘湘再这么执迷不悟，只会害了自己，没啥好处的。

“你胡说！因为你嫉妒，所以破坏我们的感情。”韦湘湘不相信。“你说话不算话！”“我没有，一切都是白浩庭他……”范舒荷把话便在喉头，硬是说不出口，她怕韦湘湘若知道是白浩庭主动向她示爱的话，会受不了。

“是浩庭哥怎样？你说啊！心虚是吗？”韦湘湘咄咄逼人。

“你……”范舒荷实在被她气死了，她从不知道嫉妒会让人变得这么丑陋。“好！从今天开始，我会和白浩庭保持距离，请你也管好你的浩庭哥。”负气的说完这句话，范舒荷好像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我希望你不要又忘了自己的承诺。”韦湘湘冷冷说完后，就优雅的离开了。

范舒荷气忿的走到前院，她最爱的枫树林下坐著。

“你怎么了？”程彩依望著一脸落寞的范舒荷。

范舒荷抬起头，奇怪看著眼前的人。没看过她呀！“我认识你吗？”程彩依被她一问，才猛然记起那日和她相处时是易容的，难怪她不认得自己了。洒脱的一屁股坐在她旁边，不由分说的拉过她的手，轻轻的在她手上写著---程彩依。

“彩依！”范舒荷惊喜又纳闷的拉著她，“但是……你变漂亮了！”范舒荷记得彩依约五官是相当平凡的，不像她这么冷艳、美丽。

“听老大说你很喜欢『五色组』，不知道你对红狐的印象怎么样？”程彩依幽默的自我介绍著。

“你……真的是红狐！”范舒荷捂著嘴巴，惊喜的叫著。“你那天是易容的，对不对？”红狐露出个狐狸般的笑颜，轻轻的点头。

“那程彩依是……”她质疑的问著。她知道『五色组』的成员从不让外界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以确保自身安全。

“我的真名！”红狐坚定的回答，“虽然红狐名满道上，但我还是希望我的朋友能叫我的名字。”“真……真的：你真的当我是你的朋友。”掩不住高

兴的，范舒荷快乐的抱著红狐。红狐是继白龙之后，她最欣赏的人，有幸成为她的挚友，教她怎能不兴奋？“当然，不然我绝不会告诉你我的名字的。”程彩依认真、诚挚的推开她，“你刚刚怎么了，好像不太高兴？”范舒荷的笑容因为她的话而暗淡，讷讷的避重就轻说道：“没什么，只是在屋里闷太久了。”“听青狼他们说你生病了，没事吧！”程彩依关心的看著她。

范舒荷精神奕奕的比画著，“没事了，我现在是个非常健康的宝宝了。”“是吗？健康到可以和我出去兜风吗？”程彩依斜著头，认真的估量她。

“当然可以！”范舒荷说什么也不能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你确定不要紧吗？”程彩依和范舒荷踏著夜色回到白家。

她们今天轮流驾著程彩依的红色跑车一路玩、一路逛，两个人疯得跟大孩子似的。就是因为玩得太疯了，所以程彩依担心大病初愈的范舒荷会负荷不了。

“当然不要紧，我还可以跳舞给你看。看好喔！”范舒荷果真轻快的跳起舞来。

她举手投足间都充满了优雅，让一旁观看的程彩依大呼过瘾。原本一直以为她只是个爱玩的千金小姐，经过几次的相处后发现，范舒荷不但不是她所想像中的样子，反而善良、充满正义感，而且多才多艺得让她刮目相看。

等了范舒荷有一会儿的白浩庭，也看到范舒荷美妙的舞姿了，他惊讶并沉溺在她曼妙、忘我的舞蹈里，久久不能自持。她的舞技不输给一个职业的舞者。她真是个百宝箱，永远有挖不完的宝藏。

范舒荷转著转著，不小心转进了白浩庭的怀里。

“哎呀！”范舒荷轻轻的喊出声，还没来得及抬头，就听到程彩依的声音。

“老大。”程彩依朝抱著范舒荷的白浩庭点头。

范舒荷雀跃的心忽然从云端里跌了下来。在她的心裏，白浩庭和韦湘湘已经画上了等号，只要由浩庭出现，她就不由自主会想起韦湘湘那副嘴脸。

她冷漠的拉著程彩依，看都不看白浩庭一眼。“彩依，我还有话问你，走吧！”白浩庭也嗅到她身上所散发出的冷淡，立刻火大的拉著范舒荷，并示意程彩依先离开。

“说吧，你为什么生气？”白浩庭的铁爪紧抓著范舒荷挣扎的手臂。

“没有，我只希望你不要再靠我这么近。”范舒荷硬是不看他。

白浩庭却不放过她，恼怒的低吼著，“范舒荷，你到底怎么了！”“我累了，想睡觉，可以了吧！”范舒荷不耐烦的瞪著他的胸膛。

白浩庭闻言，担心的抱起她端详著，溺爱的语气裏有掩不住的担心，“既然人不舒服，就不要到处乱跑。”“白浩庭，我希望你不要这样抱著我，我怕有人会误会。”范舒荷依旧冷淡的说道，她不想再和韦湘湘来一次对决，那太累人，也太伤感情了。

“谁会误会！”白浩庭不懂她的态度为什么突然间变得这么冷漠，口气酸酸的质询著。

好酸的语气，难道他在吃醋？吃醋：有了--“孟克霖，我怕孟克霖误会。”

“孟克霖？胡说！你们只是朋友。”白浩庭打翻心里的醋坛子，低下头找寻著范舒荷的唇，想证明她说谎。

范舒荷扭开了头，不希望他再吻她。

因为他的吻容易让她沉溺其中，她悲伤的想忽视心里对白浩庭的爱恋，

但是太迟了，范舒荷发现自己的心已经占满了白浩庭，再也容不下任何人了。

“孟克霖是我……爱的人……”这种有气无力的说词，连她自己都很难相信。

范舒荷随著白浩庭不发一词，越走越快，而且以他僵硬的脚步来判断，唉！这个聪明一世、胡涂一时的白浩庭恐怕相信了。范舒荷偷偷的瞄著他，糟了！他的脸快要变黑了！

“放我下来！我希望你不是个死缠烂打的人”她口是心非，心里百念阿弥陀佛。

她的心其实苦不溜丢，但是她又不想再被人指责是违背诺言的小人。

白浩庭重重的放下她，狠狠的抓著她，他不懂为什么才经过一天而已，她就变了，而且变得这么残忍！

“你真的认为我是这种人！”白浩庭冷冰冰的抬起她的脸，他要看清楚这个折磨人的小女人。

“我……”垂下眼睑，她就是没办法对著白浩庭洞悉一切的锐利眼神说谎。

“你说啊！”白浩庭恨得咬牙切齿。

“浩庭哥！”韦相湘又阴魂不散的出现了。

范舒荷听到她的声音，脊椎倏然僵直。她心一横，抬起头冷冷的看著白浩庭，“是！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吧！”范舒荷用力挣开他的双手，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种想嚎啕大哭的感觉，她只知道她现在很想掐死那个装模作样的韦湘湘。

“快去顾著你的浩庭哥吧！”范舒荷走过韦相湘的身边时，冷淡的讥讽著。她回头望了眼仍愣在原地的白浩庭，心里有万分的不舍。

“我知道！”韦湘湘趾高气昂的走向白浩庭。

“范舒荷！”白浩庭突然转身吼著范舒荷，吼声震惊了全台中，连韦湘湘都吓得发抖。

范舒荷本来已经踏进回廊一半，也被他野兽似的叫声给吓了一跳，不过她可不是个柔弱的女子。她半回过身，正想开骂，就看到一大堆人从屋子裏跑出来，害她只得硬生生的把到了嘴边的话吞进肚子里。

“范舒荷，刚才我好像听到老人在咆哮。”青狼依旧不怕死的嘻嘻哈哈，其实他一看到院子裏的三个人，心里多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眼神不由自主的瞟向韦湘湘。

“浩庭，发生什么事了？你的脸色很差。”慈母就是慈母，首先注意到的永远是自己的宝贝儿子。

黎静匆匆的走到儿子身边，想伸手量他额头的温度，却被他给挡了下来。

“妈，我没事。”白浩庭克制住怒气，便挤出笑容。

“浩庭，你真的没事？”白宏也担心儿子的失常行为。这孩子从小到大一向斯斯文文的，很少看他生气，现在却……怒火狂烧！

“没事。”白浩庭虽然轻描淡写的带过，但是愤怒的眼神仍摆明了他心口不一。

“聚餐吗？今天是什么日子。”蓝虎手上捧了一大束各色的玫瑰回来，很惊讶的发现院子裏这么多人，他扫了大家一眼，很高兴看到范舒荷，“喂！范舒荷，有人托我拿东西给你喔！”范舒荷本想趁人多的时候偷偷溜走，谁

知那驽钝的蓝虎好死不死这时候回来，还高喊她的名字！

唉！天将亡她也……范舒荷大大的叹了一口气，认命的转过身。转过后来，才发现自己已成为大家的目光焦点了。

“什么东西？”她不感兴趣的看著蓝虎，只想早点回房，省到扫到台风尾。蓝虎把花拿给范舒荷，声音非常响亮的说道：“孟克霖托我把这些玫瑰带给你。”完了！完了！这下子可好了，她和孟克霖的关系真的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该死的孟克霖！什么时候不送花，偏捡在这个节骨眼送。

“你怎么会认识他？”范舒荷接过花，只想把话题带离她身上，但是天不从人愿……“为了人口贩案，今天我去协助警方调查。”蓝虎简短的解释。

“好！谢谢。”范舒荷拿了花就想走，谁知那个慢吞吞的蓝虎像在折磨她似的又叫住她。“喂！范舒荷，他还有话要我转述。”蓝虎不知道她为什么生气的瞪著自己。

“你有……”范舒荷差点脱口溜出“屁”字，“……话就快说好不好！蓝虎先生。”蓝虎不懂她为什么在生气，他说：“亲爱的荷娃，谢谢你的鼎力相助，你的大恩大德无以为报，来日定会以身相许。”荷娃！天啊！孟克霖是故意和她开玩笑的，但是在场的人绝不会明白，尤其是白浩庭更不会！她要掐死孟克霖，而且绝对要教他死得很难看！

“荷娃！”青狼一听，竟然哈哈大笑，“是你的乳名吗？”“荷娃是她父母帮她取的小名，只有她的家人会这么叫她。”黎静也不明白这个孟克霖和舒荷的关系。

“是吗？”白浩庭死冷的看著范舒荷，这么说她和孟克霖真的是……“我还记得她来的第一天，还拚命的叮咛我们不要这么叫她，看来舒荷和孟克霖的关系不浅喔！”白宏没发现儿子的异样，一迳的取笑著范舒荷。

白浩庭被伤害了。

他没有办法把范舒荷让给别的男人，但是事实摆在眼前，她和孟克霖明明就是情侣。他现在只想也让她尝尝心被撕裂的感觉！

“湘湘，陪我出去走走。”白浩庭不顾众人的异样眼光，亲密的搂著韦湘湘往外走。太好了！孟克霖不费吹灰之力，就让白浩庭误会他们了。如果气可以杀人，她恐怕早死在白浩庭的怒气下了。范舒荷眼睁睁的看白浩庭亲热的和韦湘湘边走边笑，她直想一头埋进花堆裏，再也不起来了。

她的心真的好痛、好痛……

第九章

最近白家上下笼罩著乌云，有时还会打雷。本来和乐的家里，现在是风声鹤唳，如临大敌，谁都不敢喘一声，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大家就会吓得鸡飞狗跳。而这一切都是拜白浩庭之赐！

一向斯文俊雅、令人赞道的他，最近不仅变得常发脾气，而且动不动就暴跳如雷，更令人忧心的是，他竟然常流连风月场所，彻夜不归。

难怪连和他亲如兄弟的五色组成员也经常哀声叹气。就连白家奶奶也不敢相信，她最引以为傲的孙子会变得如此。

范舒荷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她当然不敢以为白浩庭的改变全是因为她，但是她好歹该负一点责任。她必须做些什么来赎罪！

此刻，白浩庭远远的走过来，而且非常难得的只有自己一个人。好机会！

“白……白浩庭。”范舒荷喊住了擦身而过的冷漠男子。

“什么事，范小姐。”白浩庭礼貌而生疏，冷淡的伫立在原地，不肯转过身。

意思是叫她过去了？好吧！谁教她先理亏在先。

范舒荷慢慢的踱到他跟前，不知如何启口。

“到底什么事？请快说，我时间有限。”白浩庭冷酷的提醒这令他朝思暮想的人儿。

“好吧！那我就长话短说。我希望你能回到以前那个白浩庭。”范舒荷实在不知道如何表达她的意思。

“你希望？”白浩庭不可思议的瞪著她，“你以为你是谁？”“我是范舒荷！”范舒荷被他轻蔑的态度给惹火了。

“是啊？你是那个伟大刑督孟克霖的爱人嘛？”白浩庭提起这个名字就想杀人。天作孽犹可活，谁要她自作孽不可活！

“不是这样的？”她真是百口莫辩。

“反正那是你的事？”白浩庭的冷漠依旧，“如果你没什么重要的事，那很抱歉，我有要紧的事先走了。”“白浩庭……”范舒荷想息事宁人的道歉，但是一看到韦湘湘高傲的走过来，她是宁死也说不出口了。

“浩庭哥，电影快开演了。”她嗲声嗲气的炫耀著她的幸福。

这就是他所谓要紧的事！？“抱歉，耽误你宝贵的时间。”范舒荷也冷冷的笑著，“祝你们玩得愉快。”从没想过自己会有恨韦湘湘的一天，她现在巴不得痛宰韦湘湘，以泄心头之恨。

“是你的因素吧？”程采依已经听她叹了一整天的气了。聪慧的她当然知道老大心情不好的因素。

“什么？”范舒荷烦恼的望著好友。

“我说去和老大讲和吧？不要为难大家了，也不要一天到晚叹气。”程采依坦白的指出她的烦恼。

“你在胡说些什么。”范舒荷口是心非，以笑容掩饰内心的愁苦。

“舒荷，你们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现在道上的人都知道烟酒不沾的老大，已经变得吃、喝、嫖、赌样样通，大家以前对老大的敬重也一点一滴的消失了，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可能会失去『云天盟』，你愿意看他如此吗？”程采依分析其严重性给好友听。

虽然她是夸张了点，但是不这样说，范舒荷绝不会主动去找老大。而做老大现在的脾气，他也不会轻易拉下脸的。

她又何尝愿意？歉疚又心疼的她好几次想找他谈，但是白浩庭的冰冷与讽刺，实在让她不知如何是好。

“我……”范舒荷也很想和他和好，但是……“别担心韦湘湘了，老大根本不喜欢她，不管她怎么说，老大永远不可能娶她的。”程采依知道她的顾忌。

“可是我曾经答应过她，不主动找白浩庭的。”范舒荷为自己的誓言苦恼不已。

“那也要看老大心里喜欢的是谁啊！如果老大不喜欢她，即使你把她推

到他怀里，他不接受还是不会接受。”程采依笑笑的推推好友，“依我看，老大是爱惨你了，所以他和你呕气之余，才会找韦湘湘来刺激你。”白浩庭最近是常当著她的面和韦湘湘出双人戏，次数之频繁已经到白老夫人直嚷著要去韦家提亲的地步，害她几次伤心得想提了行李就走人，要不是采依的循循劝导，说不定她早回到家里，以泪洗面的度日子了。

像刚才，她走过白浩庭的房间，就不小心看到他亲密的搂著韦湘湘，一双眼睛还示威性直勾勾的瞪著她看。

该死的白浩庭，分明是做给她看的，不然他不会故意让他的房门大开，害她失魂落魄的飘来飘去，要不是采依实在看不过去，把她拉回房间里，她现在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

“你要是看到他们亲热的样子，就不会有这种无聊的想法了。”范舒荷对她的话嗤之以鼻。如果昨天采依告诉她这些话，她或许多少会信，但是在经过自己亲眼目睹后，她说什么也不相信白浩庭爱的是她。

“舒荷！”程采依实在对她的固执没辙。

“好了！不要再谈白浩庭了。唉，真痛苦，还要在这捱到下星期天。”范舒荷巴不得插翅飞回台北，眼不见为净。

“你还好意思说！你再两个礼拜就解脱了，我们呢？托你的福，还要捱上好长一段时间。”程采依悻悻的不平著。

如果她是要引起范舒荷的内疚，那么她做得非常成功，因为她真的非常自责。

“好……好吧，今天晚上我会找他好好谈一谈，但是如果谈判破裂，你可不能再怪我了喔！因为我怕自己忍不住，会和他起冲突。”范舒荷先把丑话说在前头。

“只要你肯出面，我们就偷笑了，还敢奢求些什么？”她笑得真贼！

“他今晚不会出去吧？”范舒荷无奈的问道。

“只要你和他说一声，他就不会出去了。”程采依自信的向她保证著。

当晚，范舒荷破天荒的自动自发参加老夫人的茶叙，她当然知道大家非常的惊讶。其实她并非爱喝那慢吞吞的茶，只是这似乎是找白浩庭最方便的时间。

呀，今天幸好没有那个缠人的韦湘湘在旁边。

随便的冲著茶粉，心不在焉的喝著，一边想，也许她该在门外等他们茶叙完，再找白浩庭谈。但是她想看看他今天的心情如何，再伺机而动。她可不是笨蛋，才不会做那种拿著热脸去贴入冷屁股的蠢事。

但是，白浩庭从她进来到现在，连看都懒得看她一眼。不行，必须让白浩庭主动来和她说话，她才有机会。

好！来点刺激的……“野丫头，今天吹的是什么风，难得你对喝茶有兴趣。”白老夫人替她起了头。

“我今天是专程来告别的。”范舒荷若无其事的宣布。

果然，白浩庭立刻愤怒的转过头，直瞪著她。哼！她就不信他这么无动于衷。

“不是说好待到交接宴会再走吗？”黎静当然不希望范舒荷这么快走，她多少知道儿子是为了她，才会变得这么阴阳怪气的。

“对不起，起先我也是这么想，但是我发现每天在这裏没事做，也挺难过的。况且白奶奶又不肯和我谈土地投资案，所以我想回家，帮忙老爸他们

打理事业。”范舒荷振振有词的说道，心里正阴阴的笑著。“我毕业已经有一段时间，也该打算打算了。”“抱歉，白叔叔最近忙著打理一些帮务，没时间招呼你，不然明天叫你白婶婶带你去逛一逛。”白宏也忙著挽留范舒荷。

“请别这么说，我并不是为了这个才离开的，最主要的是我想家了。”范舒荷假装思家心切的模样，“我车票已经买好了，下星期我再和爸妈来打扰白叔叔和白婶婶。”“什么时候！”好不容易白浩庭终于开了金口。他铁青的脸色，任谁都看得出来他快火山爆发了。

“什么！你是在问我吗？白先生。”范舒荷学他，连看都懒得看他。

“范舒荷！”白浩庭低吼，最近才染上的火爆浪子脾气又要发作了。

黎静看看范舒荷再看看儿子，她总算知道范舒荷的用意了。

“是啊！什么时候，白婶婶好去送你。”黎静也帮著范舒荷演这的戏。

“明天早上八点。”范舒荷脸不红、气不喘的撒著谎，“而且不用劳烦白婶婶了，明天会有人来载我。”明天！白浩庭不敢相信她说走就走。她是要跟孟克霖回去吗？是因为孟克霖要回台北，所以她觉得留在他家无趣了。

“对不起，失陪一下！”白浩庭向房里的人告退后，用力抓起范舒荷，不由分说的拉著她往外走。

范舒荷眼见目的达到，暗地裏偷偷的笑著，急急的跟著不知情而爆怒的白浩庭走。

其实不仅她在笑，连黎静也安慰的看著他们，希望舒荷这回能让这宝贝儿子回复本性。

“浩庭又怎么了！”白宏当然也知道儿子最近脾气很大，而且动不动就发怒，像一条受伤而拒绝人家接近的龙。

“你难道看不出来你儿子喜欢那个野丫头吗？”白老夫人对儿子的迟钝也感到不可思议。她的口气虽然不好，但似乎只针对儿子的后知后觉……“白浩庭，你到底闹够了没有！”范舒荷大力的甩开他的“铁钳”，“你要和我打架啊！不然你拉我来道馆做什么！”“到底是谁在闹！”白浩庭不敢相信她竟然恶人先告状。

“好！算我在闹，反正我明天就回去了，以后我再怎么吵、怎么闹也不关你们的事了。”范舒荷把双手交替在胸前，看他怎么说。

“休想！”白浩庭斩钉截铁的否定了她的决定，阴穆的眼睛里有著无比的坚毅，好像在警告她这辈子都别想离开白家。

“休想！？”范舒荷提高了音量，“难道你真以为你阻止得了我吗？”“你试试看啊！看你能不能走出白家。”白浩庭冷冷的挑战著。

范舒荷的修为没白浩庭好，她果然气冲冲的就往门外冲，但是她还没来得及摸到门，就被白浩庭轻松的抱住，再也动弹不得。

“放开我！放开我！”范舒荷使尽了吃奶的力气，徒劳无功的奋力挣扎，可是那白浩庭像存心和她耗上似的，就是不肯松手。

他把她织细柔软的身子转过身，和他的身体密密的贴著。他的鼻息轻轻的搔著范舒荷颈侧，令她脸红得比热番茄还红。“你真以为你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因为和他过分的亲近，范舒荷紊乱的心早忘了他的挑衅，追个色狼把人家抱这么紧，害她连头都不好意思抬。

“白……白浩庭，咱们来场公平的比试，你忘了和我约定的比武了吗？”范舒荷好不容易才记起这回事。

既然她一直低头不看他，好……白浩庭霍地把她抱高，和自己平视，

他不怀好意的看著她酡红的双颊，“你没忘了赌注吧！”“没……没忘！”范舒荷不喜欢白浩庭一副赢定了的模样。

“好！我希望你说话算话。”白浩庭轻轻的放开她，若有所思的沉吟著。

“你也一样！”范舒荷把外套脱掉，幸好她今天穿的是伸缩牛仔裤。白浩庭可惨了，他穿著一整套的西装，待会儿看他怎么活动。

白浩庭当然知道她偷笑的意思，他的心因为她的诡计而开怀，多日来的阴霾似乎被扫走了不少。“不要高兴得太早！范舒荷，我的穿著对一般人来说虽然不便搏斗，但是对我却没有任何影响。”“你倒满自信的嘛！”范舒荷爱看他这种自信满满的样子，也不愿看他老是黑著一张脸，好像随时都想揍人似的。

“好说，小姐先请。”白浩庭脱掉外套，袖子还没卷好就请范舒荷先。

范舒荷恼怒的瞪著他，他分明是看不起她嘛！好，先就先！

她跳起来朝他的头踢过去，动作相当俐落，但是白浩庭闪得更快，他只是轻松的挡开她，范舒荷现在才知道，白浩庭的斯文和他的功夫简直不成正比，没想到他能轻易的躲开她。范舒荷不但没有气馁，遇到高手的她反而兴奋莫名，她一向欣赏功夫比她好的人。

但是，她根本碰不到他！

几个回合下来，范舒荷自知输了，因为白浩庭从头到尾都只是防守，并不攻击。他是怕伤了她吧！

很有风度嘛！范舒荷虽然喘吁吁的，但是她的心里在暗自偷笑，她又不是输不起的人，输了就输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技不如人而已。

她必须找个方法逼白浩庭出手，他一出手她一定输，这样他们的比试才能结束。

其实白浩庭心里是颇讶异范舒荷的功夫这么好，他是他所见过女孩裹手脚最俐落的，甚至和红狐有得拚。

然而红狐是因为环境的关系，但她是个千金小姐，功夫竟然也这么好，实在令他不得不佩服，心里的爱恋不知不觉又提高了几分。

衡量她和他之间的距离后，她决定使出凌空飞踢。

范舒荷突然冲向白浩庭，她的目标是白浩庭的头，她出招快、狠、准，逼得白浩庭只有出手回踢。他这一踢害范舒荷惊叫出声，眼看著就要撞到地面了，白浩庭动作敏捷的拉著她，让自己的身体垫在她下面。

没事！范舒荷撑起身子，这才发现她整个人趴在白浩庭身上，而他则正嘴巴大开的看著她。

真丢脸！她刚才竟然尖叫。范舒荷把脸埋进白浩庭的胸膛里，惭愧得不想活了。

“你没事吧！”白浩庭把她拉上来，面对著自己。

“我输了。”范舒荷依旧不肯抬头，闷闷的理在他的怀里说道。

白浩庭整个胸膛都在振动，他开心极了。“你倒挺识相的。”“白浩庭！”范舒荷不晓得她和白浩庭靠这么近，近到她一抬头，嘴唇就碰到他的脸。

她不管了，张口报复的轻咬一下他的脸颊，却不知道她的报复举动有多让白浩庭动心。

白浩庭把手悄悄的移到她的后脑勺，一双修长的手指穿梭在它的发中，把她的头压低，轻轻的、一点一点的舔著她的嘴唇。

范舒荷放弃心中的抗拒了，她已经给韦湘湘太多的机会了，也许白浩

庭喜欢的人并不是她……不管怎么说，她已经心碎一次了，再也经不起第二次……对不起了，韦湘湘。范舒荷也学白浩庭一样，轻轻的伸出舌头舔著他的，两个人放肆的缠绵，再也不想理什么顾忌了。

白浩庭狂野、需索的热吻著他心爱的人儿，他发现自己的克制力正一点一滴的消失，如果范舒荷不是这么热烈的回应著，也许他还能控制住自己，但是……他轻轻的和范舒荷换了位置，就著她的唇、她陶然半眯的双眼，他轻轻又多情的哑著嗓子说：“舒荷，你知道吗？从第一次见到你，我的心就不再是我的了，你知道我有多希望像这样每天把你抱在怀里，我有多爱你吗？”范舒荷饱含激情而微腿的双眸因为他的告白而睁大，但是很快的她又放弃了一样深情的双眸，朱唇含笑的回他一记温柔似水的亲吻，心中对韦湘湘的歉意终告瓦解。

白浩庭又高兴又感动的频频吻著怀裏的人儿，他轻轻的抱起她朝自己的房间走。把她放在床上后，白浩庭用眼睛在征求她的同意，他绝不愿意勉强她。

范舒荷的回答是，伸出双手拥著白浩庭，紧紧的不愿意放……白浩庭的自制力因为范舒荷的柔情而荡然无存，他温柔的褪去她的衣服，温柔的吻遍了她，也温柔的使她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让自己也成为她的一部分，两人的生命从此交叠，再也不分你我……夜，是那么宁静、撩人，除了几声轻轻的微喘和爱语外，似乎再没有任何声音了。

好冷！范舒荷下意识的偎向温暖的地方……嘎，温暖！她突然睡意全消的张大了眼睛，错愕的望著白浩庭沉稳俊秀的睡脸，一时无法反应过来。他没穿衣服，她也没穿衣服，他们俩睡在一起……这不是摆明了她……和他发生……关系了……全身酸痛是最好的证明了，范舒荷紧紧捂住嘴，怕自己失声叫出来。她细细的回忆昨晚发生的一切……都是该死的白浩庭，那该死的告白！才会让她一时意乱情迷就……就……献身了……他说他爱她！

放下手，范舒荷凝视著睡得正热的白浩庭，她的第一个爱人。他是如此的英俊慑人，如此的斯文儒雅，而他也是“云天盟”年轻有为的帮主……他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会爱上她这个野丫头？把视线移到他结实、健壮的胸膛，范舒荷讶异的发现……白浩庭的体格不输给一名健美先生哪！她一百以为他是瘦巴巴的，没想到……“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在偷笑！”白浩庭睡眼惺松的把笑得正开心的她揽进怀里，低头就给她一个狂热、窒人的吻。

确定棉被把他们的身体盖得很妥当，范舒荷才放心的回吻著，但是他们不著半缕的身子却是密密的贴合著，害她边吻边想起昨晚的百般恩爱，而躁红了脸。

“你这么会脸红真使我为讶！”好不容易才放开她，白浩庭取笑的亲吻她的额头。

范舒荷抡起拳头，重重的撞了他一拳，娇嗔道：“你是说我脸皮厚！”白浩庭真爱极了她这副俏皮的娇模样，“岂敢！小姐的功夫这么好。”这一说，可又引起她的好奇了。范舒荷抓著棉被撑起身，兴致高昂的看著白浩庭。

“白浩庭，你的武功真棒，在哪裏学的？”范舒荷一副羡慕死了的口吻，听得白浩庭哈哈大笑。

他把范舒荷拉到肩窝躺著，亲密的把嘴巴靠在她耳边说著：“改天我再教你不就好了，还有别忘了你的承诺。”“什么承诺？”范舒荷全身松软的偎在他身上。

“我赢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白浩庭无奈的说著。

“好嘛，我可是很有风度的。”范舒荷大方的承诺，“说吧！你要我做什么事？”“我要你离孟克霖远远的。”白浩庭口气森冷，说出他早就想要求她的事。

范舒荷一听，整个人弹离了白浩庭的怀里，“恕我办不到！”没想到白浩庭会提出这么匪夷所思的要求。

白浩庭简直气壤了，她已经是他的人，竟然还敢和孟克霖来往，她该不会真认为他有这么好的气量吧！

“难道你对他还有什么留恋吗？”白浩庭气愤的摇著紧抓著棉被的范舒荷。他气得把她拥进怀里，恨不得将她揉进自己的身体里，“你是我的！”范舒荷作梦也没想到，白浩庭是因为她的缘故才不喜欢孟克霖，她一直以为他讨厌孟克霖是因为他的身分。

望著他充满挫折、痛苦和占有的表情，范舒荷高兴极了。“你在吃醋？”“对！我不喜欢你处处冒著生命危险帮他，不喜欢他接近你，不喜欢他送花给你，不喜欢你为了他而确开白家，更不喜欢他叫你荷娃！”白浩庭痛苦的搂著她。

“我也不喜欢他叫我荷娃啊！”范舒荷慢慢的抬起手，环著白浩庭的脖子，她含笑的贴近他的耳旁，轻轻的说著：“况且我才不会为了他离开白家，我和孟克霖根本只是普通朋友，他是故意气我才会叫我荷娃的。而且啊！昨天那一番话全是假的，谁教你脾气爱得那么差，像个暴君，吓得白家上下人人自危，只好派我这倒楣鬼出面和你调停。谁知你理都不理人家，更别说谈判了，所以找只好出此下策，我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如果我不上当呢？”范舒荷亲口证实了她和孟克霖的关系，总算让他真正释怀了，这一释怀，整颗心也跟著放轻松了。

“那.....我只好滚蛋了。”范舒荷委屈的坦白著。

“你敢！”白浩庭把她压在身下，亲昵的沿著她美丽的脸庞往下亲吻著。经过了昨晚，范舒荷当然知道他眼中炙热的欲望代表了什么.....那代表她将再次属于他！

过了好长一段沉默，范舒荷满足的偎在白浩庭的怀里，心折的望著他汗湿的脸庞。

“如果你赢了我，你会要我帮你做什么事？”白浩庭整个心都给她了，不管她有什么心愿，也不管她输或赢，他都会为她做任何事的。

“我想见白龙啊！这是我最想要你帮我做的事。”范舒荷憧憬的说著，彷彿白龙已经占据她的心。

“见白龙！？就这么简单也值得你这么拚命！”白浩庭简直不敢相信。

“你是说你会帮我引见？”范舒荷兴奋得两眼发直。

“当然！如果白龙知道有人这么崇拜他的话，一定会很高兴。”白浩庭神秘兮兮的摸著她光滑的肌肤。

“你.....这些日子和韦湘湘相处后，有没有.....我是说.....对她的感觉如何？”范舒荷很难不想起她哀求的脸。

“你总算也会在意。”白浩庭点了点她的鼻子，高兴的把头靠著她的头。

随便他怎么想，反正她知道白浩庭始终是爱她的，不过她的心里也的确有点不是滋味。

“到底怎么样啊！大情圣。”“你知道我爱你！从你来到白家起，我的视

线就全被你的倩影所萦绕，再也装不下别人了，不管你的心意是怎样，反正这一生我是跟定你了。”白浩庭信誓旦旦，惹得范舒荷眼泪汪汪。

这个傻瓜！她当然是爱他才会把自己给他啊！

“我惹你伤心了。”白浩庭手足无措的找著她的泪，他从没想到顽皮、爱笑的范舒荷会哭。

范舒荷伸手搂著他，被他的深情感动。她切切的责备著他，然后坚定温柔的说出了白浩庭等待已久的话，“傻瓜！我当然爱你啊！”“真的！？”白浩庭抱著她的手突然“筋挛”，他不敢相信的喃喃道，那呆愣的样子显然是无法相信。

范舒荷被他傻愣的模样给惹得破涕为笑，“难道要我录音存证啊！”“如果你肯，那当然是最好！”白浩庭高兴得露出一口雪白牙齿，抱著她疯狂的吼叫。

那声音之大，让范舒荷不得不用双手捂著他的嘴，以免将白家老小都“吓”到这里来探个究竟。

恐怕连瞎子都看得出来 白浩庭变了！

他不仅又是以前那个白浩庭，更甚的是，他比以前更快乐、更常谈笑风生了。他满足得像是拥有了全世界，再无所求。而这一切仍是拜范舒荷之赐。

范舒荷也很惊讶自己对他的影响竟有这么大，莫怪乎那白老夫人直嚷说白浩庭对她这个野丫头著迷了。

虽然老人家话中总带些讽刺，但是范舒荷知道她并无恶意，经过这一个多月的相处，她和白老夫人从针锋相对，进而惺惺相惜，纵然她们都好胜、好强，不愿先示好，但是范舒荷仍感觉得出老夫人的敌意已不再。

不过……“想什么？”从身后搂住沉思的她，白浩庭充满爱意的抱紧她。

白浩庭找了她好久，果然又发现她呆坐在樱花树下，她似乎很喜欢这前院的景致。

范舒荷侧过头，朝他嫣然一笑，“没什么，只是想到明天就可以看见老爸和老妈，心里很高兴而已。”往后倚著他，范舒荷吱吱喳喳的像只小麻雀，“你不知道，我真的想家了，我甚至想念起常气我的小哥。唉！他要是知道我在你家待这么久，事情都没谈成，一定又会取笑我的……”白浩庭被她的笑靥给迷住了，“舒荷 嫁给我！”“嘎！”尚在烦恼的范舒荷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说，你愿意嫁给我，永远陪伴在我身边吗？”白浩庭斯文得令人心疼的绕到她前面，庄重、渴望的向她求婚。

“不……不行！”范舒荷嗫嚅的喃喃自语，随后又大声而清楚的重复，“不行啦！我不想那么早嫁……而且……”在白浩庭那双锐利眼睛的瞪视下，她差点说不出话了。“而且老爸和老妈也舍不得我这么早嫁，你看我能胜任帮主夫人这个位子吗？更何况我……”白浩庭捂住她的嘴，不让她继续说。“事情就这么决定，明天我就向范伯伯提亲！”她心急的扳下他的手，根本不想这么早嫁。“不行啦！白浩庭，我说过我不嫁！”“舒荷！”每当他开始发怒的前兆，就是压低著嗓子警告，就像现在这样。

“不要逼我嘛……”范舒荷偎进他的怀里撒娇，经过几次试验，她发现

这招最有效。

“你不会以为我会任我们两个分隔两地吧！”白浩庭眯起眼睛打量著她，她一脸的愕然。那么，她果然是这样打算的……“范舒荷！”干嘛打雷了！范舒荷掩住耳朵，心虚的望著生气的雷公，“我会常来台中的……她绞著手，有气无力的解释著，不明白这招怎么失效了。

“后天就是新旧帮主交接的宴会了，我会乘机宣布我们的婚期。反正你跑不掉的！我绝不会让你回去。”白浩庭独断的宣布道，随即含笑的搂著她，“你绝对够格当我这个老大的夫人的。”“可是我……”白浩庭飞快的堵住她抗议的嘴巴，范舒荷再一次折服在白浩庭的人的亲吻中，久久无法自己。

那是种幸福的感觉，不知不觉的笑意悄悄地占据了范舒荷的心，一直扩大、扩大、再扩大……

第十章

“老大！明天他们在餐厅宴客。”说话的人一脸恨意的提醒眼前的雄老大。里面的几个人也鼓噪著，“老大，明天好好的干他一票，让白家人颜面扫地。”一个接一个的向始终不说话的雄老大献计。

阴沉的雄老大早就想好了计策，他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自从几年前被“五色组”毁了心血以后，他就一直伺机复仇，再加上他的海洛英和人口贩卖的生意又折兵损将，损失不可谓不惨重，本想在这两桩生意上好好的报复白家，谁知道竟被他们识穿，新仇加上旧恨，如果他不能毁了白家……也要和他们同归于尽！

“老妈！”范舒荷高兴的抱著苏倩又叫又跳，“一个多月不见，好像又漂亮了不少，保养品用得不少吧！”苏倩对她的口无遮拦大感吃不消，尴尬的看著笑得正开心的白家人，“你好像太久没被我教训了！”范舒荷偷偷的吐吐舌头，识相的投入一脸笑意的范楚天怀里，故作神秘的附在范楚天的耳朵旁边大声讯，让在场的人听得一清二楚，“老爸，老妈还是那么凶！”范楚天大笑的搂住女儿，向她道歉，“都怪老爸太疼她了……”“荷娃！”苏倩好笑又好气的揪著她细嫩的脸皮，便把她从老公的怀囊拖出来，“越大越没规矩。”白浩庭舍不得的看她直揉著被苏倩捏红的脸颊，真想上前替她揉一揉。

“你如果不喜欢她，把她让给我们当媳妇好了。”黎静巴不得范舒荷永远留在白家。

“对啊！这丫头我喜欢，不如把她嫁给浩庭如何！”白宏替儿子说亲。

苏倩注意到白浩庭轻柔的看著女儿的眼押，那是只有在面对心爱的人才会流露出的温柔和疼惜的眼神。这么说””黎静说他们家傻小子爱上咱家的女儿，是真的罗！

浩庭一表人才，配咱们家荷娃当然过得去，只怕是荷娃高攀了人家，而且白家的礼节这么多，白老夫人对荷娃的印象又似乎不太好……她担心的看著孤僻的白老夫人，“只怕她会替白家惹麻烦，而且她还太小，我想她还不太适合出嫁。”苏倩委婉的拒绝。

范舒荷拚命的点头，表示赞成。她知道白浩庭一定会不高兴，但她就是不想太早嫁嘛！

白浩庭没想到苏倩会拒绝，挫败的发出一声低吼，“伯母，我……”“这

件事再说吧。”白老夫人拉著孙子示意他冷静下来，他恐怕是爱那野丫头爱昏头了。“阿倩，走！陪我泡茶！”“好啊！好久没陪您泡茶了。”今人讶异的，苏倩竟和那个怪异的白老夫人亲密的挽著手离开了。其他的人似乎不觉得奇怪，也跟著她们一起走了，只留下了仍无法相信的范舒荷和一脸阴森的白浩庭立在原地。

“白浩庭……你……”范舒荷拉著白浩庭，正想问他对这件事的感想，却发现他的神情似乎不对劲。“嗯！你没事吧。”“你是我的！你是我的！”白浩庭发狂的咆哮，“我绝不会让你离开我！”“我都说了，老爸和老妈一定不会让我这么早嫁的，你又不信。”范舒荷轻轻说著，怕他一怒不可收拾。

“你姊姊和你同年，她难道就不算早嫁！”白浩痴狂哮著，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理由。

“那是因为她怀孕了，不对……那是因为她爱武哥……不对……吸呀！反正那是……”范舒荷一时也说不清。

“难道你不爱我？”白浩庭阴沉沉的逼问她。

“我当然爱你！”范舒荷没有丝毫犹豫不决。

“既然爱我就嫁给我！”白浩庭不能理解她拒绝的原因，其实他内心有份恐惧感，怕她回到台北就会遗忘了他。她太耀眼了！不行，他绝对不能冒这个险。“你是你的人了，而且令姊早把你许配给我。嫁给我，荷！我爱你，真的好爱你，嫁给我好不好？”白浩庭已经把他和莲发生的事告诉她了，她也知道莲曾戏言要将她许配给他，莫非这一切真是天意难违？他这份痴心爱恋确实打动了她，其实她并非不想嫁他，只是怕老爸、老妈孤单，但是：唉！看样子只好对不起老爸、老妈了。

范舒荷搂著焦急、苦恼的他，轻轻的贴在他结实的胸膛，叹了口气说道：白浩庭，如果你真的认为我不会给你们家添麻烦，你就把我娶回家吧！”她抬头面对著他的深情，轻柔的允诺。

“你是说……”白浩庭的焦急、不安在刹那间化为乌有，他的心现在只有兴奋与狂喜。

“我是说我愿意嫁给你了！”范舒荷白了他一眼，肯定的重复著她的誓言。

“哟喝！”白浩庭快乐的抱起她直转圈子，这回范舒荷来不及阻止他的大嗓门，也许……她是想让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快乐吧！

果然，白家人和范家人全应白浩庭的吼声而跑出来，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向冷静、温和的白浩庭发狂似的搂著笑吟吟的范舒荷直转圈子，而四周缤纷的落花像音符一般，在他俩身旁飞舞。

“准备婚礼吧！小倩。”范楚天搂著湿了眼眶的爱妻，有感而发。他看得出这小子对女儿的心，他会好好的保护、爱惜她的。

“嗯！”纵然有千万个不舍，她也知道女儿已经心有所属了。

“阿倩，别担心，她相当倔强，不是吗？”白老夫人打破沉默淡淡的说著，话里是掩不住的欣赏。

黎静知道婆婆是打心里接受那孩子了，但是，她态度的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老大，今天雄老大可能会有动作，你要小心点！”青狼不习惯的拉著领带。

“我知道，你叫其他人注意，绝不能出任何差错。”白浩庭冷静的在会议

示里看著雄老大的录影带”他那天在人口交易时出现的录影带。日前室内只剩他和青狼，其他“五色组”的成员已经先行到会场部署和侦察了。

“对了，听说昨晚你和范舒荷的婚事已经敲定了，恭喜了！老大”青狼拍著兄弟的肩，诚心的向他道贺。

“不”！”一阵心碎的尖叫，惹得他俩侧目而视。

“湘湘！”白浩庭站起来，看著站在门口的韦湘湘。

“我先出去了。”青狼心痛的看了一眼韦湘湘，就迈开步伐走了。

“浩庭哥，不要！不要娶范舒荷，我爱你啊！我爱你好久、好久了……”韦湘湘投入白浩庭的怀中哭诉著。

白浩庭轻柔的拉开她，“湘湘，不要这样，等一下给舒荷看到了不好。”“舒荷！舒荷！她到底哪一点比我好！”韦湘湘怨恨的瞪著他。

“感情的事不能勉强，我爱舒荷，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湘湘，你很美，也很善良，有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你心仪的人。”白浩庭坦白的劝著。

“既然我美、我善良，为什么你还是喜欢范舒荷？而且我心仪的人是你啊！范舒荷太卑鄙了，明明答应不介入我们之间的，却出尔反尔，我恨她！”韦湘湘痛恨的哭喊。

“你说什么？！”白浩庭抓著她，生气的问著，“难道前一阵子舒荷对我冷淡，是因为你的关系！”“对，是我哀求她不要介入我们之间的，但是她说话不算话！我爱你啊！浩庭哥！”韦湘湘满怀希望的想抱他，但是白浩庭的心已经冷了，他没想到韦湘湘会这么做。

“不可能的，即使没有舒荷，我也不可能爱上你的。”白浩庭冷漠、残酷的说道，“我希望你不要再为难舒荷，她的心地太好，所以不忍心拒绝你，但是我绝不会容忍这种事再发生……”“浩庭，不要再说了！”范舒荷泪流满面的走进会议室，她了解韦湘湘的心，虽然她也曾恨过她，但是如果站在同样的立场，她也可能会这么做。

“范舒荷，别在那里充好人了，我不屑你的同情，我希望你死掉！”韦湘湘恶毒的诅咒“住口！”白浩庭扬手就给了韦湘湘一巴掌，打得她嘴角渗血。

范舒荷捂著嘴，不敢相信韦湘湘会这么恨她。她转身就往外跑，只想找个地方静静的里舐伤口，白浩庭心疼的就要追出去。

临走前，白浩庭冷冷、怨恨的看著他一直疼如妹妹的韦湘湘，“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打女人，而且是我一向视如亲人的女孩，就像我从没想过你是这么恶毒的女孩一样。”他心痛的说完，就急忙追著范舒荷。韦湘湘无法接受这种打击，随即倒在椅子上，掩面大哭，令人闻之心酸。

“湘湘，”青狼不知何时又出现在她身边，轻轻的把她拥进怀里，“别伤心了，老大不是故意的。”“不，浩庭哥真的恨我，他真的恨我。”韦湘湘呜咽个不停。她抬起头，急切的想向青狼解释，“我不是故意要诅咒范舒荷的，真的！我不是故意的，你帮我告诉浩庭哥好不好？青狼……”“好，好，老大不会怪你的，他只是-时心急，口不择言，你不要再伤心了。”青狼忍住心中的痛苦，轻轻的向她保证。

“舒荷，你在哪里，快出来……”白浩庭急急的呼喊著范舒荷，她到底跑哪去了？眼看著交接典礼就要开始了。

范舒荷把身子更缩进花丛中，她现在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包括白浩庭。

白浩庭又绕到别的地方找了，范舒荷心灰意冷的窝在花丛里不想出去。幸好整个白家只剩白老夫人、她及白浩庭在家，其余的人都先到会场了，不

然这下子一定又热闹滚滚，有戏可看了。

韦湘湘狠毒的话仍盘旋在她心中散不去，她是不是做错了？范舒荷自艾自怜的抹开泪水，她到底该怎么办？她失神的望著外面，无精打彩的看著白老夫人庄严而过分僵硬的走进她的视线。

不对啊！她怎么会走侧门？范舒荷警觉的半蹲起身，暂时忘了方才的不愉快。

果然！白老夫人的后面有两、三个人拿枪抵著她。这些人是谁？范舒荷爬出花丛，偷偷的跟在他们后面。

不行！她绝不能跟他们硬拚，不然老夫人的性命难保，这……该怎么办呢？唯今之计只有……看看身上的黑色礼服，她今天的打扮拜老妈之赐，够冷、够艳、够当白浩庭心爱的女人。如果对方了解这点，那么她便能代替老夫人：如果不行，至少她也能在老夫人的身退保护著她。

“你们要干什么！”范舒荷假装惊慌失措的柔弱模样站出花丛。

“不要叫！”果然马上有一个人过来用枪比著她。

“你……你们是……谁？”她吞了吞口水，再颤抖著声音，模仿电视上那些没事就尖叫的无聊女子。

“你又是谁？”其中一个人垂涎的看著她美丽的脸蛋，和玲珑的身材。

“你们不要乱来，我是白浩庭的未婚妻。”刚好有了藉口，显示她的重要性。

“太好了，把她也一起带走，雄老大一定会很高兴的。”这个人如获至宝高兴得很。

“别听她乱说！谁说她是白家的孙媳妇的？”白老夫人不屑的反驳她的话，也泼了这些小人一身冷水。

“奶奶，您还在生我的气啊！我不是已经向您赔不是了？”范舒荷装模作样的搂著老夫人，像是很愧疚，并乘机拉拉白老夫人要她别多说话。

白老夫人怎么会不知道她的心？她只是不愿这野丫头陪她冒险罢了，况且浩庭那孩子对这丫头中意得很，要是她有个三长两短，她的宝贝孙子一定会痛不欲生。

“好啦！废话少说，两个都一起带走，看老大怎么决定再说。”随即她们都被押上车子。范舒荷趁他们不注意时，偷偷的按著她戒指的钮，这个戒指和孟克霖的呼叫器是相感应的，幸好孟克霖忘了要收回去。

范舒荷沉默而担心的望著车外。奇怪，这条路怎么越看越熟悉……没错！这条路就是上次她被骗上车走的那条。这么说，雄老大他们肯定是窝在她和采依相识的那间小屋了。

这个雄老大竟敢藏匿在这个地方，实在胆识过人，她得提高警觉，因为通常这种人都特别阴险、狠毒，也可以说“他是规死如归了！”

车行一段路后，小屋又渐渐出现在她的视界中……真的是这间小屋！

“下车！”车里的人赶著她和白老夫人下车，范舒荷见到一名五短身材的男人坐在屋子的前面，显然正等著她们的大驾光临。

“欢迎！欢迎！真难得请到你这位贵客啊！白老夫人。”雄老大阴寒的死鱼眼实在看不出有任何欢迎之意。然后他注意到范舒荷了，“这位娇客是？”

“老大！她是白浩庭的未婚妻。”这些个不起眼、没能耐的心襟罗，别的不会，就会邀功——“喔！那真是稀客。”他的声音柔得让人发麻。

“你认……认识……浩庭？”范舒荷偎近白老夫人的身边，显得十足的

娇弱。

“我怎么可能不认识他？我们的交情很深。”雄老大不怀好意的暗示著。

“少废话，谁跟你这樟头鼠目的小人交情！”白老夫人冷冷的，维持一贯的犀利作风，毫不留情的骂道。

“老大！”雄老大的手下听不过。

但是雄老大示意他们安静，“等到白浩庭来，我会好好的和他叙一叙老交情，带她们进去，小心不要伤了她们。”雄老大脸上所浮现的恨意，足够教她们提心吊胆了。

“老大，这怎么办？”蓝虎把雄老大的话转述给脸色凝重的白浩庭，为原本庄严的会场增添了不少愁思。

“荷娃不会有事吧！”苏倩偎在范楚天的怀里又惊又怕，早已泣不成声。

“小倩，对不起，都是我们保护不好，才会教舒荷给雄老大抓了去。你别担心，浩庭一定会拚命把舒荷救出来的。”白宏自责心情相当沉重，一个是他妈妈，一个是他未来的儿媳妇，两个都损伤不得。

“黑豹查出来了吗？”白浩庭心急的问了好几次，结果每次的答案都一样。雄老大太狡猾了，人家是狡兔三窟，他这条蛇何止有三窟，他是故意让他们心烦气躁，好等待机会下手。

该死！白浩庭从没这么无助过，他的两个至爱都在那杀人眨眼的雄老大手中。当他听到蓝虎告诉他，舒荷和他奶奶被雄老大抓走的那一刻起，他的心就跟著遗失、掉落了。她们绝不能有事，绝对不能！

“白浩庭！”孟克霖急匆匆的冲进来，“快跟我走，我知道范舒荷在哪里！”孟克霖这天大的消息为他们带来无限生机。室内的一班人，立刻浩浩荡荡的出发救人去了，台中街道这时的热闹，已不是耶赛车场可比的了。

另一方面，范舒荷也伺机而动，等了好久，盼了好久，如果她猜得没错，白浩庭必定已经快到了，而雄老大想利用她们牵制白浩庭。姑且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反正这雄老大必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害怕了？真没用。”白老夫人一点也不在意的闭目养神。

“现在没空陪您老抬杠了，奶奶，等会儿如果我叫您跑时，请务必合作一点。”范舒荷早就测量过了，她唯一的机会是从后门沿著小路做掩饰，最好是还有一把枪来保护。

范舒荷不知不觉的脱口叫她奶奶，白老夫人微微的睁开眼笑著，她听得很受用啊！“要走你自己走，我才不怕那个小人。”其实她是怕自己动作迟缓，会拖累了这野丫头。

范舒荷愤怒的压低声音，避免被里面的三个人听到，“奶奶！我不是胆小，而是为了浩庭。您想想看，如果雄老大以我们当筹码逼浩庭死，他会不从吗？”一心只想护著这丫头，倒真忘了这一点，白老夫人赞许的瞪著她。

“这里面有三个人，外头少说也有十几个人，你要怎么摆脱他们？”白老夫人根本不相信她有办法。

“反正请您老等会儿跟著我走就是了。”范舒荷早想过了，一定要用色诱，等他们三个一窝蜂涌上来，她的机会就大多了。

“哎呀！这是什么……吓死我了……这虫……钻进我的裙子里了！”范舒荷在老夫人恐怖、不赞同的瞪视下，顾不得一切的把长裙掀高，露出一双雪白、修长的大腿，假装害怕的找虱子。

室内约三个男人一看到她那双匀称的大腿，果然像苍蝇见到糖似的直

扑向她。自从上次那两件案子被条子盯紧后，他们就好久没碰过女人了，更何况是这等美艳的女子。

“小姐，别怕！我们来帮你抓。”“是啊！小姐，这种事我们很内行的。”这几个好色的男人，一个比一个更热心的围住范舒荷。

机会来了不容犹豫，范舒荷拿起放在地上的木棍，狠狠的击昏一人后，再迅速的出手，用力且毫不留情的踢昏另外两人。

她搜寻著他们的手枪，拿起其中一把，“奶奶，我们走！”范舒荷拉著白老夫人马不停蹄的狂奔向另一边。小径太危险了，而且下坡容易拖延时间，她必须找到遮蔽物，一直支撑到浩庭来。

小土堆！够了，够她们俩藏匿了。

“射死那个老的，年轻的让她受点伤！”雄老大一伙人紧追在后，并冷血的下了缉杀眼看土堆只在一臂之遥了，范舒荷回过头，心惊的发现那对准老夫人的枪口，立刻奋不顾身的扑向老夫人护住她，随即两人迅速仆倒，一同滚进土堆后面。

她中枪了！

范舒荷只觉得肩膀灼热、难受，她看了眼倔强的老夫人，幸好她没发现自己受伤，衣服的厚度应该可以抵挡一阵子吧！

她不想老夫人难受、自责，拉老夫人卧倒在土堆后，往外看著雄老大他们逐渐逼近。这么多人怎么办”看来只好拚一拚了，不然不只是她和老奶奶，就连她心爱的浩庭也会有生命危险。

“奶奶，您不要出来，”范舒荷轻轻的向老人家诀别，“等一下浩庭就来了。”“野丫头，你要干什么！”白老夫人驾讶的拉住半起身的范舒荷。

“没事的，他们不敢对我怎样的，您放心吧。”肩膀好痛，视线开始模糊，范舒荷用力扣著自己的脸，试图清醒些。

“你们无处可逃了，出来！”雄老大喝令她们。

范舒荷从土堆后面站起来，带著冷冷的笑容，把枪抵在自己头上，死冷的和雄老大对峙苦。

“你在干什么！快把枪放下。”雄老大被她的表情和动作吓著了。

“奶奶已经死了，如果我也死了，你说浩庭会放过你吗？白家会放过你吗？只怕这“云天盟”倾巢而出，你就得死无葬身之地吧！”视死如归谁不会，只是有没有那种情况和环境的逼迫而已。

雄老人一班人显然被她的威胁给吓到了。

白浩庭和孟克霖在远处理伏著，当他看到他心爱的女人拿枪抵著自己的头时，他差点就要冲过去，要不是几十个兄弟拚了命的拉住他，他绝不会放她孤零零的独自作战。

“这丫头有种！”黑豹不容易称赞人，但是范舒荷却真的让他佩服。“她把白老夫人藏在土堆后面，自己独自涉险。”黑豹把他研究的心得报告老大。

“红狐带几个人过去？”白浩庭不会让范舒荷涉险的，即使要赔上他的命，他也不会议她涉险。

“五十个！”蓝虎一直听著耳机，“慢著，老大，红狐说老夫人已经安全了，而且丝毫无损，要老大放心，而且老夫人说务必毫发无伤的救回范小姐。”“黑豹，叫狙击手准备，千万不能伤了舒荷，谁伤了她我就要谁死！”白浩庭几乎失去理智的命令著，冷酷十足的脸，瞬也不瞬的紧盯著牵动他的心的人儿，深怕稍有个什么闪失就失去她。

上一秒钟，雄老大和仙的喽罗们还在威胁地放下枪，谁知下一秒钟，一阵枪林弹雨打得他们全倒在地上，呻吟个不停。

总算来了，范舒荷冷汗直流，她已经快撑不住了。

她好像看到白浩庭发疯似的跑向她，后面的人已经没威胁了，“云天盟”的人已把他们团团围住，他们想再做什么无谓的抵抗也没用。

“你没事吧！”白浩庭把她搂进怀里，细细的看她惨白的脸孔。

“奶……奶，没事吧？”范舒荷虚弱的问道。

“她没事。舒荷，你的脸色很难看……”白浩庭发现自己的手稠稠的，举起一看，整个手掌都是血！

“你受伤了！”白浩庭总算发现她的肩膀都是血。该死！她穿黑色的衣服，如果她不说，根本没人看得出来。

然而她根本没有在听他说话，因为她已经陷入昏迷状态了。

“不！”白浩庭痛苦的呐喊。

范舒荷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个书面，是白浩庭痛苦的呐喊！

“杀了他！”白浩庭死死的看著雄老大，下了一道命令，就抱起她不停的往回跑。

“不！白浩庭，把他们交给我，这是你欠我的。”孟克霖对著他的背影喊著。

白浩庭顿了下脚步，头也没回的交代黑豹，“照他的话做！”的确是他欠孟克霖的，毕竟孟克霖帮他找到了舒荷和奶奶的所在，这次就暂且放过雄老大。不过雄老大落人督察手中，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毕竟作奸犯科太多了。

一切以舒荷为重！

“舒荷！告诉我你没事，快和我说话啊！”白浩庭一直呼唤著怀里不省人事的范舒荷。

“可恶，快和我说话啊！舒荷！”“老大，青狼开直升机来了，请快上去。”蓝虎把白老夫人也一并扶上直升机，他顺手想接过白浩庭怀里的范舒荷，白浩庭却不肯松手。

“老大！范小姐失血过多，必须尽快医治。”蓝虎忧心忡忡的说出他的判断。

“她不会有生命危险吧！”白浩庭的热泪突然涌上眼眶，他哀求的拉著兄弟，“不要让她抛下我。”“浩庭，振作点，这丫头不会这么轻易就认输的。”老夫人合著泪，轻轻摸著范舒荷那没有血色的容颜，她真看不惯她这么安静。

“这丫头太好强了，替奶奶挨了一枪，怕奶奶担心，硬是咬著牙不说，这么倔强的孩子，老天不会要她的。”“是啊！老大，范舒荷不会有事的。”青狼安慰著已经乱了分寸的老大。白浩庭听了奶奶的话更心痛，他狂乱的亲著范舒荷，强忍著的眼泪还足忍不住滴了她满脸。“谁也别想从我手中夺走她，即使是死神也不例外！”白家一向安宁的宅院，因为范舒荷的受伤而添了不少哀愁……范家的一家大小全都忧心的坐立不安，范修尧和范修伦也为小妹的安危而连夜飞车南下，他们分别拥著哭得已经说不出话来的苏倩，心里也焦急万分。

范楚天、白宏、黎静和白老夫人全都心酸的盯著手术室。

美丽、优雅的范舒莲则躲在陆武的怀里伤心著，冷漠得不近人情的陆武在面对爱妻的伤心，及疼如妹妹的范舒荷的生命垂危，也不免要露出难得

的担心与心疼。

“武哥，荷……会不会有事？”范舒莲不安的偎向陆武。

她的话正中大家的心声。

白浩庭失魂落魄的抓著头，闻言抬起头，看向那张和他心爱的女人一模一样的脸孔，狂乱的咆哮著，“不会！她不会有事的！”陆武皱紧眉头搂著妻子，他是头一次看到白浩庭，他现在的样子绝不像是“云天盟”的当家。

连“五色组”的其他成员也都忧心的等待著。

稍后，蓝虎出来了，他的笑容和缓了大家紧绷的神经。

白浩庭冲上前抓著他，眼睛无神、精神涣散，“舒荷她……”“没事！范小姐没事了，但是这几天可能要看著点。”蓝虎向老大保证著。

“我就说那丫头很坚强，没事的。”白老夫人用手绢拭著眼角的泪珠，“我的孙媳妇可不是豆腐做的，楚天和你们两个，早点去休息，明天才有精神和我谈土地合资的事情。”老夫人比比范修尧和范修伦。

“老大人是说……”范修尧驾喜的看著白老夫人。

“这块土地是先夫真的第一块上地，我早就打定好主意，要送给我的孙媳妇当见面礼，并不是为了这丫头救我。好了！全部回去休息，这里让浩庭顾就好了！”白老夫人注意到孙子已经不在这里了。

他恐怕早已跑进去看那丫头了……

尾声

全身酥麻的……这里是白家的手术室吧！范舒荷醒来后东瞧瞧西瞧瞧的。很大嘛！

咦？什么东西压著她？范舒荷侧转过头，发现形容憔悴的白浩庭面向著她睡著了。

范舒荷心疼的望著他，他睡得好熟，怕是累坏了吧！

她吃力的望向窗外现在是深夜吧，夜深露重，他又只穿了件衬衫而已，范舒荷想把毯子分他一点，但是却怎么都使不上力。没办法！她只好伸出手轻轻的摇著白浩庭。

白浩庭警觉性相当高，范舒荷一碰到他，他就醒了，双眼直觉的望向范舒荷，发觉她正温柔的对著他笑。

范舒荷充满爱意的扯著他新生出来的胡碴，取笑著，“你的样子好丑！”“谁教你吓坏了我……”白浩庭感动、又宽心的把脸颊轻轻的靠著她的脸。

“这床够大，上来吧！”范舒荷轻轻的拉著他。

“你确定你的肩膀没事？”白浩庭担心的踌躇著。

“没事！”范舒荷举起另一只手发誓道。

白浩庭这才放心的挤进她的身边，他的大手横过她的腰，整个人抱著她直发抖。

“白浩庭，你会冷吗？”范舒荷弯下身，仔细的凝视著窝在她肩测的白浩庭。

“你知道吗？当你昏倒在我怀里的时候，我的心就死了！我怕你真的会抛下我，我好怕，真的好怕！”白浩庭鼻息粗重的靠著她。“到现在我仍无法真正的放心，你真的吓坏我了！”范舒荷知道他真的被她吓坏了，他全身不

停的颤抖。她不敢想像，如果自己真有什么不测，他会怎么样……“别傻了，还没当上帮主夫人前，我怎么可能轻易的死””范舒荷“死”的音还没说完全，就被白浩庭厚实的嘴唇给堵住了。

“不！不要说！”白浩庭放开她，痛楚的抱著她，那种心被撕裂的感觉，他绝不愿意再尝试一次。

“好，一切都依你，可以了吧！”范舒荷合著泪水，抚著他受尽煎熬的瘦削脸颊。

“你要答应我，不再冒险，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白浩庭哑著声音，几乎是恳求的，“你的命已不再是你自己的了，请为我保重。”“你也是！”范舒荷不停的轻吻著他，“浩庭，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我爱你！”白浩庭温柔的、一遍又一遍的吻著她。“浩庭！”“嗯……”“不要怪湘湘。”范舒荷望著窗外，想起了韦湘湘恶毒的诅咒。

白浩庭默不吭声，因为他无法不把舒荷生命垂危的事，和韦湘湘的诅咒联想在一起。

“你别想那么多了，好好休息吧！”“你……还在气湘湘。”范舒荷把头压在他的臂弯里。

“你差点……”白浩庭激动得说不出话。

“我没事，所以不准你再想东想西的。如果你不答应我原谅她，我就不嫁给你了。”范舒荷语带威胁。

“你……”白浩庭拿她没辙，“好”“好，一切都依老婆大人的指示，可以了吧！”他把滑落的棉被拉上来，仔细的盖著她。

“这才差不多嘛，老公！”范舒荷甜甜的叫著他。白浩庭真的被她随口一声“老公”给叫得感动莫名，这比得到任何的奖赏、荣誉更令他高兴。

两人沉默的相拥著，享受著平凡、无波澜的世界……隔了好久，白浩庭突然轻笑出声，他卸下脖子上的项链，轻轻的挂在她的脖子“，”“你不是很想知道白龙是谁吗？”范舒荷好奇的拿起项链看了一下，就被白浩庭的话给吸引住了。

“想啊！当然想！”范舒荷灵活的眼睛又开始恢复好奇的光彩。“快告诉我嘛！”“想知道就快点好起来！”白浩庭戏弄著她。

“白浩庭！”范舒荷的娇嗔和著白浩庭爽朗的笑声，在这宁静得闷死人的夜里，飘得很远、很远……那些被他们的笑声和叫声所吸引的落花，纷纷乘著轻柔的夜风，轻轻的盘旋在手术室外，不停地舞著，轻盈而快乐的舞著……

